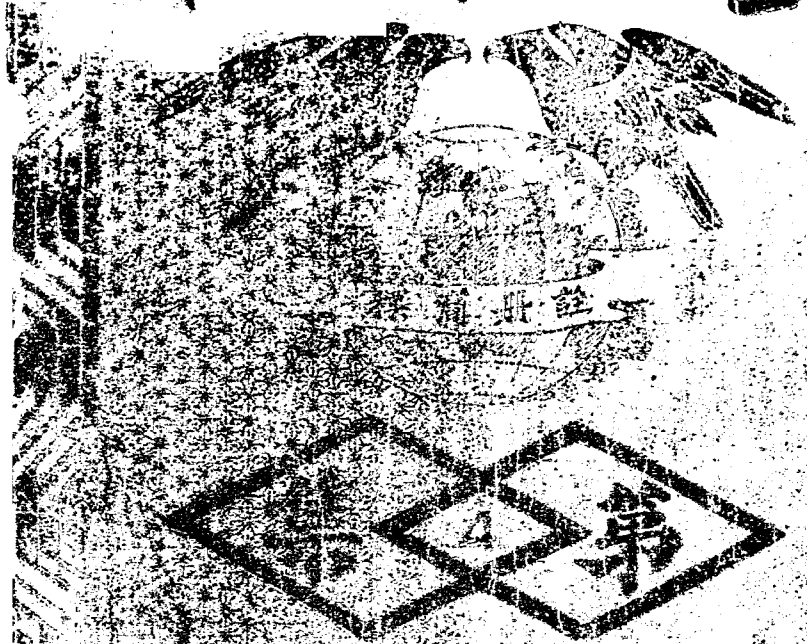


英 義 會 勝 金 刀



天津新聯會出版發行

高陽縣北門外



MG  
I246.58  
8

武俠小說

四卷

勝英金刀會七義

景  
清  
釋

天 津

新聯合出版發行



3 2285 0113 0

先生你看過三俠劍嗎？三俠劍上那個勝英是七十多歲啦。這金刀會七義上的勝英，是少年英後時代。他怎麼學的藝？他怎麼與明清八義結拜。怎麼成立松棚英雄會。怎麼開設十三省總鏢局子。八義反目鏢打秦天豹。怎麼訪的孟肅二俠。怎麼號稱三俠劍。他所作所爲的一生事跡。可惜京津兩市。未有勝英這一口金刀會七義的書來販賣。做社不惜重金特邀。著雍正劍俠圖的。常杰森老先生之高足。蔣君珍庭。撰著這部勝英金刀會七義。純用北京語言。將勝英俠肝義胆。濟困扶弱的事蹟。一字不落。合盤說出來。警世會奸詐之輩。引起國人好武衛的真精神。誰說是一冊野史小說。或能扭轉國人心理啊。這部勝英金刀會七義。現已出版。每冊定價四角。每月出書一次。預約三角二分。各省各大書店。均有代售。全天津市。各大書店。各書攤未有不代賣的。還有幾句口號是？

## 注 意

要知道。勝英怎麼學藝下山。成名爲俠客。不可不看勝英一口金刀會七義  
要明白。勝英怎麼會的兄弟八位？怎麼結的拜。更不能不看看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成立松棚英雄會。號爲明清八義？又不能不看看金刀會七義  
要明白。怎麼設立十三省總鏢局子？更不可不看看。勝英一口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明清八義反目鏢打秦天豹？又更不能不看。勝英金刀會七義  
要明白。怎麼遇見孟肅二俠。如何稱爲三俠劍？尤其的。不可不看金刀會  
七義

總發行所

天津城內鄉詞  
東門牌十五號

新聯合出版社

尹萬方



秦天豹

李金星

賈斌久



武俠  
小說

# 勝英金刀會七義

著者 蔣珍庭  
校正 葛博學

## 第四回

勝子川初會秦天豹  
賈斌久頭探摩雲山

九月中秋霜降 行人路上淒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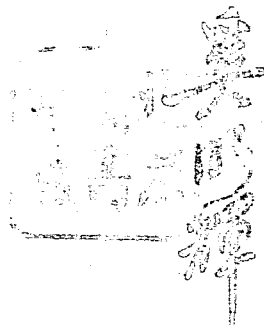
小橋流水桂花香 日夜千思萬想

心中不得寧靜 清晨起寫文章

十年寒苦在南窗 方顯才高志廣

### 詩曰

幾句殘言念能。書接上集。話說夏侯商元正與蘇氏弟兄酣戰之際。恰有伍昌。伍占鰲趕到。要與震三山轄五嶽。趕浪無絲鬼見愁大頭鬼王夏侯商元動手。回頭又衝着那個和尚說道。師父你老先往我大哥那裏去。他就是本山大寨主黑面行者大力神胡允胡照一。那老和尚點了點頭。提着軍刃大踏步來到胡允近前。二日圓睜。口念彌陀佛。原來是大寨主。胡允聽了這位長老叫着自已大寨主。樂了他個了不得。方才聽賢弟伍昌叫他老人家師父。不問可知。當然是世外高人，伍昌的恩師。今天既有他老人家在場。這個事我看倒有點把握。看起來我兄弟伍占鰲。這才叫與我有交情了。知道山中沒有高明人。暗地裏請老方丈輔助。這才叫天賜佳



吉。怎麼這麼巧呢。書中代言。這位老方丈可不是今天到的。自從那胡允定託。月之十六做壽。下了兩份請帖。一份是請黎孝侯。那一份請麒麟峪大寨主。八背哪叱夜叉神伍昌伍占鰲的。黎爺的帖只是呈帖。伍昌這份帖。內有一封書信。到了伍昌這裏。拆書一看。暗自好笑。心說。好哥哥們。你們走我先步了。我恨老兒黎孝侯已入骨髓。無法來懲治他。皆因地點險要。這一次你要到大廳上壽。你還能帶多少人嗎。我借着這個機會。將你治於死地。正在高興之際。有人進來報道。外面來了一位出家方丈。要見你老人家。不知你老兒不見。伍占鰲聽了道。這位和尚法號怎麼稱呼。嚶卒回答道。我會問他叫甚麼。他說你就提吾是老和尚他就知道了。用不着提名字。伍昌聞聽忽然想起。連忙問道。他老人家現在那裏。待我出去迎接。嚶卒看見寨主這樣舉動。知道這和尚小不了。趕緊頭前帶路。一直往外走。走到了山口架小舟來到江面。遠遠看見山峯站定一個和尚。肩膀上担着九耳八環杖。後面帶着棕圍。站在那裏飄飄欲仙。伍昌這麼一看心中歡喜非常。敢情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恩師賽達摩過江多手佛清法長老。跟自己十幾年未見面了。今日得見。喜悅非常。就在船頭上雙膝跪倒。高聲叫道。恩師在上。不屑弟子伍昌。我這裏有禮了。說着話。連忙往上行禮。大拜了八拜。小船兒往前走。趕來到近前。只聽老和尚哈哈大笑說道。伍昌平身。自己爺們不要行此大禮。今天我見着你。我心中太痛快了。想我自有生以來。沒有多少徒弟。就是你一個人。今天我見着你了。我想住些日子。伍昌聞言逐笑道。老師。請上船吧。徒兒我沒有落腳之地。那



就沒有說的了。現在住守麒麟峪。我常在外面打聽。無奈你老人家性情與平常人不同。好動不好靜。不在城市常在外面。不與世人接近。請想這幾年讓我那裏去訪。今天老師到此。我太喜歡了。老恩師快快上船。那老和尚見自己弟子行禮。不由高興的了不得。這才叫人老惜子女。和尚老道愛徒弟。今日伍昌伍占熬與老師十年未曾見面。連他都高興的不得了。要談這位出家的和尚。收伍昌教功夫。一句話半句話。說不完。這地方有一段倒筆書。書中暗表。這位出家和尚。不是此地人氏。久居山東東昌府。有一座小廟。名叫關帝廟。他老人家自幼兒出家。歸爲三寶乘教沙門。磨頂受戒。在廟中早晚捧經。得異人真傳。水旱兩路。文武兩科。談到了拳脚。非常驚人。手中軍刃一柄月牙方便銼。一招變八招。八八六十四手。南七北六到處爲家。得會高人。二次學藝。學會六支飛刀。二次又闖蕩了多年。得了個外號。叫賽達摩過江多手佛。皆因他會打暗器。年在四十左右。他就動極思靜。僻店小廟。不與他人接近。也就是盡其和尚之責。清晨起來打掃殿房。淨手焚香。俸佛念經。雖然是個年青的和尚。到是正悟參修。後來又收了兩個徒弟。清法和尚。沒有事的時候。教給他兩個活動活動身體。說道武術這功夫就是這個樣兒。只要你們打算練。就可以引人入勝。兩個小和尚。一個叫清風。一個叫明月兩個人越練越高興。說話的光景。就練了六年多了。每天吃完了晚飯。兩個人在後院裏。溫習功夫。哥兒倆對打過操等着老師父教二五更功夫。這一天兩個人正在後面。練着正高興之際。就聽得外面有人喊倒好。這一喊不要緊。清風明月兩個人掛

不住。止住了手脚抬頭一看。就在短牆外面。大概是一堆土坡。在上面站着一個人。年歲就在二十左右。武裝打扮。二位小和尚一看。知道這個小子也是練家子。要不然他不能武裝打扮。清風看了。未曾答言。明月他可壓不住氣兒了。皆因看那個人也是個練家子。他要是平常人到不怎麼着。他是練功夫的可不該。明月一時壓不住氣兒。連忙點手。口中念佛。遂說道。甚麼人大膽。竟敢在此偷看我們練功夫。你老實着看。不完了嗎。還揚揚得意。給我們叫好兒。你這是捧我們。還是笑話我們。月明這句話還沒落下去。就聽那人說道。小和尚。你道我喜愛你們呢。叫好兒是叫的倒好。我這是有氣。這句話不要緊。招惹得和尚明月火兒上冲。大聲叫道。好孽障。竟敢說此狂言大話。有胆子你下來。那人聞聽含笑。遂說道。下來怎麼着。下來就下來。那人說着話。雙手一按牆頭。片腿就躍進來了。來到當中月台上面。留神各處觀看。清風明月二人一看，這個人的長像。不由得有氣。生長來。黑黑。翠翠。熊熊。彪彪。半截黑塔一片烏雲。這麼個黑小子。明月看罷。遂說道。黑小子。看你這個樣兒。還是真不含乎。打算比比的話。就進手吧。我在這裏奉陪。那人聞聽哈哈一笑。遂說道。進一招就進一招。你當我還怕你不成。別走你就着這下子。小子說着話。左手一擡。右手就是一拳。打明月面門。小和尚一看。人家招來了。跟着往旁邊一閃。那個意思要進招。不會想。黑小子底下使了個掃腔腿。只聽撲哧一聲。明月來了個跟斗。跟着雙手一按地爬起來。羞的面紅過耳。清風一看師弟被打。走到近前。一句話未說。雙手一合。打黑

小子太陽穴。人家往下一矮身。右手一按。左手一拳。耳輪中就聽。嘖嘖一聲響。一拳打在了清風肩頭。小和尚着急。兩個人一齊往裏進手。人家黑大個。指東打西。把這兩名佛門弟子清風明月。打的東倒西歪。兩個人站起來又倒下。倒下又站起來。像個搬不倒似的。深夜之間。兩個小和尚這樣狼狽。說不說就有一個多時辰。老方丈清法長老。在禪堂吃茶。聽見這種聲音。未免就是一怔。心說。這是怎麼回事。拿着我這清靜寺院。是人人全知道的。晝夜之間。發現有這種聲音這是怎麼啦。老方丈越聽聲音越大。聲音是從後院來的。這才站起身來。往後够奔。將然轉過角門。遠遠就看見了在月台當中站定一個黑小子。把自己兩個弟子。打的東倒西歪。狼狽難言。老方丈觀看。不由有氣。這才大聲念佛。兩個小和尚一聽。師父到了。趕緊跳出圈外。訴說前情。這工夫黑小子滿不在乎。連連說道。老和尚。我打小和尚。看你這個樣兒。八成是不願意。那也沒有別的說的。你要有胆子過來。我是一個樣的打。老方丈多手佛開言。心中未免不悅。遂說道。何方小輩。竟敢黑夜之間到此攪鬧。打我的徒弟。還敢在我的面前說橫話。你是自尋其死。老方丈這句話還未落下去。就聽那黑大個兒說道。和尚。小太爺我姓伍名昌。號兒叫占熬。你說我自尋其死。還是真說對了。我活着也沒有多大用了。身上就是這麼點武術。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練了這幾年。還真未打過勝仗。想不到今天我可勝了。老和尚你要是給我徒弟報仇。我的功夫要不敵你。你只管用力往我身上打。打死我。死而無怨。千萬別叫我帶傷。老方丈聞聽說道。打死你也當不了



甚麼。不過我這是清靜所在。不能傷害人命。咱兩個人賭個誓。誰要勝了誰是師父。你看怎麼樣。黑大個伍昌點頭答應。彼此一過招。伍昌他打小和尚沒有費多大事。打的東倒西歪。現在老和尚與他動手。他費了很大的力氣。也沒進了三招。自己着急的了不得。忽然一失神。被老和尚一脚。蹣了個仰面朝天。這時伍昌也真算是有信用。雙手一按地。叩頭叫老和尚師父。清法僧一看。心中歡喜。他這個爲人真是言而有信。於是收留做了個弟子。過了兩三天。便傳習武術。說不說一年多的光景。各種拳法完全學會。兩個小和尚一看師父不願教了。兩個人自退。留髮還俗。老方丈並不挽留。老老實實教伍昌功夫。轉眼已過十二年。身上拳脚。堪稱絕手。會打二十四把飛刀。白天打紅點。夜晚打香頭。百發百中。令人難逃。老方丈看着高興。有心再教些年。怎奈伍昌野心已動。要到外面闖蕩江湖。老和很不喜歡。無奈。只可叫他走。也就是了。到外面被人打了。再想回來照樣練。我就不教他了。等伍昌走後。老方丈賽達摩過江多手佛。清法長老。肩担八刃神鎗。雲遊四方。所爲教伍昌找不着。也就是五六年的光景。伍昌真回來了。打算二次練武。再找老師影踪皆無。自己無法。後來住在麒麟嶺。還不斷的打聽清法長老。老和尚這個當兒。也知道。說不說就是十幾年的光景。未與伍昌見面。這一天老方丈遊至此處。也是真想伍昌了。這才叫人往裏回稟。直到伍昌出來。給他叩頭。老方丈覺着不合適。不應當與自己的弟子。十數年不相逢。自己暗自說道。從今往後。我徒弟沒有幾個了。倘被人欺壓。我是管不管。今天伍昌叩頭。見老師說話

那個樣兒。與當年不同。他也是高興了不得。把老師接到裏面。成天陪着他老人家。不敢說句大言。老師說怎麼着。就點頭答應。所以才把胡允壽日。害黎孝侯這件事給耽誤了。到了十六這一天。在老師面前。告了好幾次假。老和尚不允。說咱不能做這個事。得不去就不用去了。誰想大寨主派人來請。伍昌無法。當面和老师一說。這不能不去了。老方丈點頭說。要是這麼着。我陪你一同前往。看看他們有多大功夫。伍昌聽了歡喜。這才隨着劉章來在磨盤山。分賊聚議大廳。老和尚高聲念佛。伍昌大聲喊喝。這時動手衆人完全撤下。就看他們老爺倆的了。這時伍昌撲了過來。高聲叫道。夏侯商元。你就拿命來。某家要你性命。除去綠林中大害。還不過來受死。你等待何時。這工夫夏侯商元不由得火往上冲。用手點指叫道。好小子。你這是瘋了。今天敢在我的面前。說這麼大的氣話。你不怕閃了你的舌頭。有膽子你就過來。往我身上招呼。別看你那麼結實。就是我這枯瘦如柴。不動手。也可以當你兩下子。夏侯商元說着話。就看伍昌伍占熬。左手一恍。右手照着商元頭頂。帶着一陣風就來了。夏侯商元並不慌忙。看小子來到。微往旁邊一閃身。口中說道。好手。就是有一樣兒。對不住。你打不着。看我這一下子。打你的太陽穴。夏侯爺巴掌照着伍昌而來。伍昌見自己招走空了。人家手來了。跟着往左一上步。使用了個單鞭式打夏侯商元右肋。大頭鬼王趕緊撤身。躲開了這一招。二次往前上步。跟着說道。打你小子的肚子。伍昌留神看。真奔肚子來了。往旁邊一閃。夏侯商元二次入手。兩個人就打在一處。伍昌抖起精神。加着十二分

小心。自己知道。夏侯商元的名頭耳朵裏早有。今天跟他會上面。兩下過手。又有我師父他老人家在傍邊看着。千萬別落敗。一者給老師看看。二者給全山人等瞧瞧。我伍昌不是無名之輩。八臂哪叱夜叉神伍昌他這麼一想。才加了小心。大英雄夏侯商元留神一看。不由心中也佩服。總算這小子不含乎。知道他的功夫贏不了我。加着這麼大的小心。我也別大意疏神。倘若我偶一失神。這個小子打我準下毒手。我也要留着他一份神。聽說這個小子。會打飛刀。還是百發百中。我倘若不留神。叫他飛刀打上我。我這一世英名。就算付於流水。我別儘自跟他遲延時間了。要是功夫大了。累的我身體倦乏。回頭那個和尚上來。還得看我的了。指着我那兩個兄弟。他們也不成。黎老頭成不成。還不敢說一定。夏侯商元想到這裏。再要進手可就說瞎話了。在先前說那兒打那兒。到現在口中說道。打你的項上人頭。伍昌一顧及腦袋，老英雄就照着底下來了。指東打西。又是十幾招。把一個伍昌伍占鰲直累得渾身是汗。自己知道大事不好。趕緊把身形縱出圈外。一伏身暗發飛刀。要打夏侯爺的面門。你想夏侯爺早有預防。伍昌一伏身出去。大英雄就知道要發暗器。仔細定睛觀看。只見飛刀奔自己而來。老人家往旁邊一閃。伸手接住。往地下一擲。連着三四把。一把未中。伍昌不由臉兒通紅。這地方就得說夏侯爺高了。要是換一位。如何能成。就在這般時候。就聽那老和尚。高聲念佛。遂說道。彌陀佛。伍昌。急速退下。待爲師看看他有多大能爲。夜叉神聽了。不敢違背。答應了一聲。閃在一旁。夏侯商元留神觀看那個和尚。見他手擎月牙方便鏟。走

至自己面前。大英雄連忙問道。來者這個和尚。手拿這種凶器。站在我的面前。不知你意欲何爲。夏侯商元這句話尙未說完。那和尚用手點指說道。夏侯商元。你不用在老僧面前逞強。不用說是你。就是你老師艾蓮池。老僧何懼。今天既然我到了。你就該揚常一走。以保你的性命。如若不然。講究動手。量你還能取勝嗎。夏侯商元聞聽此言。上下看了看和尚。連忙說道。我說大師夫。你說了半天橫話。未領教你是誰。當面對我講來。你要是真有功夫的主兒。我馬上就走。他們事有你在。你如要是無名小輩。誰勝誰負。誰死誰活。那得另說。老和尚聞言。兩手合十說道。問老僧我。住居不在此處。我的法號雙名清法。人送外號賽達摩。江多手佛。清法長老說出這些話來。夏侯商元暗自點頭。江湖路上有這麼一位出家和尙。身上功夫可比劍客。等閒之人難以近身。今天我和他遇着。也算我時運不好。事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到現在說不上不算來。冒冒險我要看看清法和尙有多大的武功。夏侯商元想到這裏。這才高聲說道。我當是誰了。原來是你。我這就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就拿着你那個鐘。往我的頭上打。我要是皺皺眉。就不算英雄。清法僧聞聽此言。不由得火往上冒。抖軍刀嘩啦啦一響。口誦佛聲阿彌陀佛。遂大聲叫道。小兒夏侯商元。休要口出狂言。跟我動手要走三招。從比我挽髮爲道。身入玄門。夏侯爺聞聽此言。微微一笑。連忙說道。和尚。這個話可是你說的。我在你面前走三招。你從此棄却沙門。這個話還是空口一談呢。還是你甘心情願呢。清法和尙聞聽。連忙說道。老僧向來就不會打詭語。

。今天同着這些位英雄。也不用老僧我起誓。只要你過了三招。那就算我輸。夏侯商元聞聽。嘿嘿冷笑。接着說道。噯呀老和尚。君子一言。如白染皂。今天老夫在你的面前敷衍過了。三招。那就算我得勝。別的話也不用說。老和尚。你就成了老道了。那麼你就進一招吧。清法長老聞言。手擺軍刃剛要動手。夏侯商元連忙說道。老方丈慢來。今天動手老夫我赤手空拳。你就應該徒手不拿軍刃才對。今天你拿着軍刃。就是三招以內。把我贏了。你却不算世外的高人。清法聞言哈哈大笑。把兵刃放在一旁。連忙說道。老僧不拿軍刃。又該如何。夏侯商元聽了。不由暗想。今天和尚跟我動手。人家身份可比我高。我的軍刃是鋼膽一對。他的軍刃是月牙方便鐘他要打算贏我。軍刃又長。分量又沉。我的軍刃。不過是暗器一樣。也可以打平常普通之人。今天跟清法動手。他又比我高的多。我的軍刃吃虧。想要得勝。那算萬難。大英雄想這個。把主意拿定。我要取勝於他。必須教他把兵刃放下。要談到過拳脚。三招未必輸給他。夏侯商元心中這樣想。老和尚清法僧把軍器放下。夏侯爺心中歡喜。連忙說道。老和尚。請你進招吧。不才我夏侯商元奉陪。清法僧聞聽此言。不由的心裏也是打轉。心說夏侯商元。這地方我還不能不佩服他。知道他的功夫不行。不敢大意疎神。教我把軍器放下。現時入手。我還不能先進招。倘若入手他要是輸了。管不他又有的了。老和尚心中想。才聽得夏侯商元教他進手。他奉陪。老和尚聽罷。連忙擺手。遂叫道。夏侯商元不要如此。還是你先進手。我給你接接。夏侯商元聞聽說道。既然如此。我就要無禮了。商



元話到招術也到。使了一個雙撞掌。打老和尚的頭頂。清法僧觀看真真切切。招法離着自己遠。絲毫未動。到了離着自己已切近。才把身形往左一閃。伸右手捋夏侯商元的胳膊肘。上左步。左手往裏一伸。用了一手單撞掌。清法僧意思准知道這一手就能够見輸贏。誰知夏侯商元把身形滴溜一轉。躲開了清法的單撞掌。用手點指連忙說道。老和尚。這招我可躲開了。你看我這手。跟着把雙拳一分。打和尚的太陽穴。清法觀看。趕緊縮頸藏頭。借着這個勁。使用一招雲手雙撞掌。奔夏侯商元胸膛打來。夏侯商元看的明白。雙掌帶着一團風。真要自己躲不開。不用說打在了胸膛。就是略微挨上一點。也得來個跟斗。夏侯商元不敢大意。往裏一縱。縱到和尚身後。用了一手窩裏發砲。照着清法僧右肋而來。清法僧看自己招法走空。夏侯商元單拳打自己的右肋。跟着用右手往外一擄。巴掌往上一撩使用這招。名目叫作撩陰。照着夏侯商元石門穴打來。夏侯商元見人家招到。左腿一抬。右腿一跳用了一個張飛片馬。清法這招又空了。夏侯商元遂往外一縱。抱拳說道。老和尚果然武術超羣。技術絕倫。今日與我動手。言說教我進不了三招。不成想也不是我的功夫長了。也不是你的能耐沒在家。三招已過。我也沒怎麼樣。但不知往下你還比不比。你不用去當老道。就算老和尚承讓了。我也就算露了臉了。清法長老聞聽此言。不由火往上冒。後悔不及。方才說話太過。我這地方就叫輸口。夏侯商元功夫要是平常。到今日看他功夫比普通俠客高的多。今天當着這些人。他這樣一奚落我。真教我無臉見人。清法僧想到這裏。火往上冲。哈腰拾起軍刃。惡狠

狠照着夏侯商元欲要進招，就在這個時候。猛然間由外面進來一名嘍卒。飛跑到了大寨主面前。顏色更變，裏結結巴巴的報道。回稟寨主爺得知。大事不好。來了一個猛怔的黑大個。直奔後寨。功夫不大。不知因何起火。所有後山房舍。現在已燒去了過半。我等防救。不能得逞。越拿水救。火着的越旺。黑大個攔住了後寨口。不叫裏面人等。一名逃脫。自報名姓。家住大名府。姓鐵，雙名天勝。外號人稱黑面尉遲。現時後寨頭目率領兵卒。未在交戰中。請大寨主爺作一個準備。抵擋鐵天勝。大寨主胡允胡照一。聽了嘍卒報告。不由心中駭怕。這抖銀髯擦拳磨掌。束手無策。眼睜睜應前動手尚未解決。後面火起真叫無法。胡允着急。這才驚動了旁邊的勝英勝子川。鎮九江屠燦。二位英雄聽說後寨來了鐵天勝。二位心中歡喜不盡。自從火焚雙義標局。鐵大弟追賊半月有餘。音信皆無。生死存亡不知。現在聽了嘍卒報道。後面現有拜弟鐵天勝。被嘍兵寨主圍住。恐怕大弟逃出虎口又入龍潭。這才回頭叫道。大哥。現時鐵天勝已在後面。倘若是他隻身一人。勢力單薄。咱們給他打個接應才對。大爺點頭。出了過廳。神鎗華子遠。老英雄黎孝侯。一看屠勝二人要往後寨。二位不約而來。隨着身後也就跟下來了。這工夫大寨主胡允胡照一。恐怕他們去到後寨大事有變。他才擎軍刃。隨後追趕。四位在前。胡允在後。四位英雄路途不熟。往前走不多遠。就看見黑面尉遲鐵天勝。手擎軍刃。擋住了衆人。也有拿鎗的。也有拿刀的。軍刃不等。老少不一。不下十餘名。圍住了鐵天勝。黑面尉遲站在了當中。指東打西。不亞如虎入羊羣。勝爺看罷才高聲叫

道。鐵大弟千萬不可着急。爲兄我在這裏。勝爺一聲大喊。就見黑面尉遲鐵天勝。縱身跳出圈外。背棍留神觀看。一眼看見了神鏢將勝英。鎮九江屠燦。不由得哈哈大笑。連忙叫道。二位兄長。可把傻兄弟我想壞了。現在二位哥哥也不必駭怕。我腰中帶着一種寶貝。把小子後寨引着了。想着叫他那着。就叫他那着。你若不信。望這看。鐵爺說着話。由打兜囊中取出一種物件。捏了不點往西面房舍的木頭上一抹。眼睜睜看着。見着風就着。工夫不見甚大。直奔屋頂。霎時間黑煙亂串。鐵爺用手拉住了勝英的手兒說道。各位兄長。此地不可久留。你老人家也不知道這物件的厲害。沾風就着。越拿水救越旺。燒着人准死無活。勝爺又驚又喜。跟着鐵天勝往外走。連忙問道。鐵大弟這些天你往那裏去了。因何得了放火的寶貝。鐵天勝聞聽勝爺問他。連忙說道。各位兄長。這些天小弟我敢說是九死一生。死裏逃活。救我的恩人。乃是一個道人。住家離此不遠。大概你老也有個耳聞。鐵爺這才不慌不忙的細說了一遍。書中代言。自從火焚雙義鏢局。鐵天勝追趕放火的賊人。小瘟神胡茂。行至在鴛鴦嶺。被十二魚困住。兩下裏交戰有數十個回合。余氏弟兄仗人多勢衆。鐵爺當場受傷。眼看就要不成。正在危急之時。來了一位老道。豐彩可愛。背後背着大葫蘆。趕走了十二魚。鐵爺行動艱難。多虧仙長摻摻架架到了他的廟宇。鐵爺臥床不起。危在旦夕。老道請內外科大夫。外科大夫治療鐵爺身上的傷。內科大夫開方打藥先給鐵爺安安神。說是過力受驚。傷口疼痛。大概在十幾天內就可復舊如初。仙長點頭。遂說道。大夫。這是我知己的朋友

。事後我也不再請你。每天你老就來。請你大發慈悲。救他不死。好教他回歸大名。大夫點頭。每日午飯過。到廟中診治。十幾天的工夫。鐵爺身上的傷。才取了口。行動稍見自由了。茶飯也增加了。鐵爺要走。不放心兩位兄長。仙長開言說道。鐵施主千萬不可着忙。傷痕雖然痊癒。你還得靜養。鐵爺一聽無法。每天跟老道在這裏盤桓。也就是近其所好。談談武功等等。後來鐵天勝問道。前者打十二魚弟兄。葫蘆可以出火。這個機關在甚麼地方。仙長聞聽含笑。葫蘆裏打火球還不足爲奇。還有兩種小鴿子小鳥。翹能煽火。嘴能噴火。你要愛的話。我可以傾囊相授。一樣兒也不留。全教給你。鐵爺聽了歡喜。問仙長姓名。老道用手一指自己。含笑說道。出家人我俗家姓孔。道號華陽。別號人稱火德真君。鐵爺聞聽哈哈大笑。連忙點指着說道。我說你會往外打火呢。原來你就是火德真君火神爺呀。鐵天勝失敬了。蒙你老人家大發慈悲。救我不死。實在教我沒齒難忘。我想要不在你老這呆着了。打算回奔九江錢塘。不放心我那兩位哥哥。仙長聞言。連忙搖頭說道。鐵施主請放寬心。屠勝二位也是當世的英雄。我打算跟他二人近乎近乎。無奈其中缺少人介紹。我打算教你再住些日子。咱倆人一同前往。現在屠勝二位也沒在九江錢塘。聽人傳言。說是還有神鎗華子遠。三個人去到磨盤山了。鐵天勝一聽。吓了一跳。連忙說道。道爺我更不能住着。他們三位弟兄奔往賊巢前去冒險。我鐵天勝在這裏自在逍遙。實在呆不下去。道爺說道。鐵施主你不用忙。咱明天一同前去助他們三位一膀之力。你看如何。鐵爺聞聽還是不能即時就去。只可

點頭答應。心中自思。事是我們弟兄的。還仗他人不成。遂於夜間乘人不備。偷帶火藥不放鬆而別。隻身由火神廟出來。背着一對喪門螺絲棍。信步前行。又在黑夜之間。他那知道甚麼地方是磨盤山。直走到東方發曉。猛看前面有一個人扎入了樹林。鐵天勝心說。路上有了行人。我跟他打聽打聽磨盤山在甚麼地方。這才來到切近留神觀看。只見樹林裏有兩個人。探頭縮頸。鬼鬼祟祟。鐵爺明白。天在這般時候。定非良善。遂大喊一聲。吓壞了樹林裏面的兩個人。跟着跪倒身形。連聲叫道黑爺爺。鐵天勝問道。你二人在此作甚。莫非欲起不良。兩個人聞聽說道。黑爺休要錯想。我姓劉名能。外號叫千里腿。他姓李排行在七。外號叫野鷄溜子。我們兩個人是磨盤山大寨採盤子的小夥計。奉了我們寨主爺之命。在此打探消息。黑面尉遲鐵爺聞聽。遂說道。劉能。你們寨主教你二人在此打探甚麼消息。要你實話實說。如有半句虛言。怒惱了我。一拳把小子你的頭顱打碎。劉能聽了說道。黑爺爺您千萬別着急。小子我跟你實說。鐵天勝聞言道。快說快說。劉能這才把勝爺等到螺絲峪。被巡山嘍卒窺見。回稟三位寨主知曉。後來二寨主獻計。給大寨主黑面行者大力神胡允胡照一假做壽日。約請螺絲峪老莊主。展翅大鵬黎孝侯。入山作壽。二寨主。再入凡塵鐵拐仙。蘇仁蘇榮山。他在酒裏暗下蒙汗藥。把老人家賺進山來。打算生擒活捉。也算寨主們賊星發旺。黎孝侯失策。當場被擒。現在屠勝來到。在裏面殺得地覆天翻。黑爺爺您沒聽四外鑼響嗎。鐵天勝聞聽。果然山裏面鑼響。借着山水聲音。聽了個滿真。遂大聲叫道。小子。既然如此。黑爺爺

我姓鐵。跟屠勝二位是把兄弟。我不能看着我不管。既然小子你跟我說實話。姓鐵的不能虧負你。事畢之後。跟二位兄長說明。在鏢局裏給你維持點事做。也比你當小毛賊強呀。劉能開聽笑道。黑爺爺。您多美言吧。劉能說着話。又聽鐵爺叫道。小子。我好心與你。你拿好心對待我才對。我有心進山。給二位兄長去打接應。無奈前面是一片汪洋。我鐵天勝水性不通。如何進去。你得想法子。劉能開聽連忙說道。黑爺爺。您要打算進山。這也算有個機會。我們倆個人出山時節。駕着一隻小船。爲的是打聽甚麼消息。好往裏回稟。就靠在前面湖涯。鐵天勝聞言歡喜。哈哈大笑。遂說道。要是這麼着。你們倆個人是好小子。快快幫忙渡我進山。劉能聞言擺手說道。黑爺爺。那可不成。不用說。現在跟雙義鏢局鬧了事。就是尋常登山之人。身上不穿本山號坎。山口隱藏長箭手。亂箭齊發射死勿論。說做麼的話。你老人家亂箭射死。也算死得其所。常言說的好。爲朋友則生。爲朋友則死。我們兩個人可不成。領着你老到了裏面。被喫卒看見。報告大寨主。說我們引奸細入山。輕者也得頭屍兩分。以鎮山規。重一重推到後山屍骨不全。鐵爺聞言接着說道。好小子。你給我出個主意。怎麼才能人不知鬼不覺的進去呢。劉能聞言沉了半天。然後接着說道。你老要進去也成。除非我們倆人去一個。勻下一件號坎給你老穿上。登山才能平平安安。野鷄溜子李七在旁道聞聽。心說領着黑小子進山。倘若事機不密。有個風吹草動。項上的人頭難以保全。還不如把我的號坎給老鐵穿上。我在這裏等候。他們進山如若被人看出了破綻。我聞風也可以逃脫。野

鷄溜子心想着。跟着把號坎兒脫下。連忙說道。鐵爺。您穿我這件。我在這裏等候。鐵天勝聞言歡喜。伸手接過。二次進前。底下一腿。上頭一巴拉。李七來個仰面朝天。鐵天勝不問三七二十一。解下身上扎腰繩。把李七捆好。野鷄溜子見此光景連忙說道。黑爺爺。您這是怎麼的了。我好心好意脫下號坎。您怎麼還把我捆上。天勝聞言笑道。李七。你就多避屈吧。我走之後。恐怕你進山報告。不但網上你。還得把你咀塞上。鐵爺說着話。扯下李七衣襟。把口塞好。野鷄溜子連連搖頭。口中哼咳有聲。心裏這個難受就不用說了。不談李七。單說千里腿劉能。觀看鐵天勝把野鷄溜子捆好。他才連忙的說道。黑爺爺。您就隨我來吧。只可渡過水面。我指給您山口。我就走了。鐵爺點頭。跟着劉能往前走。不消一刻來至湖沿。留神觀看。果然水面挽定了一隻船。劉能在頭前登舟。鐵天勝在後面跟隨到了小船上面。鐵爺哈腰墩在船艙。千里腿提描索撒跳板。稿挽子點湖沿。船打駁頭。劉能搖動了雙槳。船往前行。功夫不大來到對面。劉能搭跳板。二人棄舟登岸。千里腿頭前領路。耳聽得串鑼齊响。聲音振耳。鐵天勝心急緊往前走。劉能止住脚步遂說道。黑爺爺。我不送你了。再往前走不多遠。就看見山口了。兩旁有嚶卒把守。只要你有能耐。嚶兵擋不住。進內可通聚義廳。鐵爺聞言高高興興。回頭再看千里腿劉能。順着山道就走下去了。鐵爺觀看未敢喊。怔够了好半天。不見劉能轉來。他這才大邁步往裏走。將然來在切近。就看兩旁有八名嚶兵把守。各拿着長短兵刃。一眼看見鐵天勝由外面進來。不亞如半截黑塔一般。晃動身軀往前直奔。

不由得個個心疑。大家一看這個人。若說是奸細。身上又穿着本山的號坎。若說是本山的人。大家看着又面生。後來是李頭兒。走向近前大聲說道。朋友你是那裏來的。鐵爺聞聽一聲未言語。伸出手來一巴拉。李頭兒就來個坐墩。趕將近前一把。不成想李頭兒並沒閃躲。鐵天勝又是有功夫。打臥塵埃。大家一看知道不好。個個向前。鐵天勝憑兩隻手指東打西。好像生龍活虎一般。功夫不大。個個兒掛彩。叫苦連天。衆人等抵擋不住。鐵天勝來至在二道寨門。守門人聞風躲避。報告廳裏大寨主。鐵天勝撤出軍刃一伏身。擺棍往裏就闖。應該一直向前就到了聚義廳。鐵天勝因爲聽見四外鑼響。錯走了路途。來到後寨。自己猛然抬頭看。對着面有一所樓房。雖然是不十分講究。到顯着幽雅異常。鐵天勝心說大概這樓上就是聚議大廳。這才登樓觀看。將然走上了五級。就覺着腳底下一軟。及乎要翻。鐵爺心中害怕。用手摀住了左邊扶手。身形略微一穩。腳底下如踏實地。便把一個鐵天勝直嚇得木雕泥塑。進退維谷。自己呆够多時。不敢上去。暗中交代。要說這座樓。是大寨主胡允拿出錢財來。請能人修蓋。裏面完全裝設着西洋八寶消息埋伏。所爲的怕有官人拿他。今天鐵爺到了這登四級不覺怎麼樣。到了第五級。就覺着一軟。這地方就顯出攤消息的人是高人。只要你。見這種消息。你要是不動。一點事情不礙。你要是在上走。那就是翻板。今天鐵天勝就算是走對了。摀欄杆呆了好半天。後來急中生智。想起放火藥來了，由腰裏拿出點來。往上邊一摸。眼睛睜睜看着。見着風就着。鐵爺害怕。纔抖身往下一縱。腳踏實地回頭再看。樓梯引着。火光



一片。鐵天勝不由歡喜。才知道放火藥是無價之寶。跟着又拿出兩塊。往房舍一抹。跟着風也着了。鐵天勝看着很有趣。遂又連三併四放起火來。不一時火勢熊熊。金蛇飛舞。不可遏止。這時就聽上面人聲大亂。叫苦連天。鐵天勝見此情形不敢久居。轉身形邁步往外走。這時有守後寨頭目姓孫名洪。別號閃電流光。看後寨煙火四起。這才率嘍兵八名。各拿長短兵刃。一窩風跑出來。各處觀看。一眼就看見鐵爺了。頭目觀看高聲叫道。呀。甚麼人大胆。竟敢跑在了後寨。快快通名上來。鐵天勝聞聽此言。舉目抬頭留神觀看。但見由後寨出來九個人。當中爲首的五短身材。重眉毛。大眼睛。獅子鼻子。火盆口。兩個扇風耳朵。光頭未帶帽。是一個油光光的禿老美。身上穿着青色短衣。綁身瘦袖。兜襠滾褲。打着裹腿。穿着矮屨靴子。手中擎着一把鋼刀。未曾說話揚眉吐氣。把禿腦瓜兒搖的像撥浪鼓似的。兩旁這八個人。個的個穿着號坎。絹帕包頭。各拿花槍棍棒不等。鐵爺看罷。跟着一撇嘴。怪聲叫道。我當是誰啦。原來是大禿老美。來在我的面前意欲何爲。問我名姓告訴你。黑爺爺姓鐵。雙名天勝。別號人稱鐵面尉遲。禿子孫洪接着說道。好小子。原來你就是鐵天勝。莫非說火是你放的麼。鐵爺聞言手拍胸膛怪聲道。禿小子。不錯。火是我放的。你還敢把黑爺爺怎麼樣嗎。頭目孫洪聽了心中惱恨。接着說道。黑小子別走。嘍兵們給我拿。孫洪說了一聲拿。八名嘍卒各自向前。擺軍刃進手。鐵天勝觀看哈哈大笑。擺喪門棍敵擋衆人。功夫不大。八名嘍卒。東倒西歪頭破血出哼咳不止。禿子孫洪一看不好。擎軍刃加入戰團。戰了十幾

個回合。還是敵擋不住。鐵天勝站在人羣當中。不亞如虎入羊羣。就在這個時候。勝爺。屠爺。華子遠。黎孝侯。他們四位就趕到了。首先勝英勝子川高聲喝道。鐵大弟。勿要着急。愚兄在此。鐵天勝聞聽說話的聲音透著耳熱。側目觀看。不由心中歡喜。大聲的叫道。勝大哥。你可把我想壞了。這才抖身形跳出圈外。衆賊人趁此機會逃走。鐵天勝連忙說道。各位兄長千萬不可駭怕。我腰中帶着放火藥了。後山已然引着。據兄弟我看。煞時就能够前後相連。此處我看也不可久留。倘若火着到這裏。水火不容情。路途又不熟。再想脫逃就來不及了。還是早走開事非之所。另尋安身地點。日後再來報仇。勝英聞聽遂說道。兄弟。全山火起。賊人大勢已去。本應當走。日後再捉拿賊人。無奈一節。大師哥夏侯商元。現在聚義廳賭鬥羣賊。倘若大衆一走。前後山火着一處。未見師哥一個面兒。倘若他老人家不能脫險。那未免顯着不合適。還是先到一趟聚義廳。把大師哥喚將出來。然後再走不遲。鐵爺開言尚未答話。就聽後面展翅大鵬黎孝侯連忙的說道。勝大弟。據孝侯我看。前後火起。夏侯爺不准還在聚義聽。就是你我之輩。尚且打算脫險。難道說夏侯爺他老人家就不了嗎。夏侯商元那是多高身分。再說火着的這麼大。連大廳內各位寨主。也不准久居。凶僧清法。一定也要脫逃。還不如趁着衆賊救火之際。咱們大家回轉我的螺絲峪。從長計議。另尋妥當的辦法。勝爺聞聽還要搖頭。旁邊的屠爺鎮九江。遂勸道。勝大弟。千萬不要如此。老人家黎爺言講有禮。快快隨黎同黎老英雄回奔螺絲峪。勝英聞言只可點頭。大家才順着山道往前行走。

。展翅大鵬頭前領路。也搭他老人家道路純熟。功夫不大。來到螺絲峪口。到了裏面黎宅。這時天可就亮了。紅日東昇。進裏面到前書房。各自入座。有從人打洗臉水。擲去身上塵土。淨面吃茶。各位閒談。討論對各位寨主辦法。有老英雄黎孝侯含笑說道。此次火燒磨盤山聚義大廳。也算天假其便。我看火着的那樣凶湧。要再刮上點西北風兒。不用說胡允前後寨。就連麒麟峪。伍昌的住所。也在火勢危險之中。勝爺聞言遂說道。老英雄。如此說來螺絲峪不要緊嗎。黎爺點頭道。螺絲峪無碍。方向是在磨盤山山北。麒麟峪在磨盤山山南。當中是胡允聚義大廳。火往麒麟峪着。樹木可以接連。往螺絲峪燒。兩處相隔一道山溪。一點妨碍皆無。這就是上蒼不絕黎孝侯。大家聽了個自點頭。後來黎爺復又說道。各位英雄。我看咱們大家竟談會子話。也顯着很寂寞無聊。家中還有遠年花雕。大家同坐一起。略飲幾杯。以助大破磨盤山告成。衆人等聽了點頭說。好。這才有黎府莊丁。調擺桌椅。把現成酒菜擺上桌案。燙得了酒。各自入座。酒過了三巡。菜過了五。大家正在高興之及。何見又把守峪的莊兵進來報道。老人家有人下書說是要面交勝爺的。黎爺聞聽說道。他是被熟人所差你問了嗎。莊兵說道。他是從馬家集來的。有書信面交。黎爺聽罷一擺手。回頭向勝爺道。勝大弟馬家集你有朋友嗎。怎麼有人與你送信。勝爺聞聽說道。馬家集我並無朋友。咱不免將下書人叫過來問個明白。有甚麼事。是回頭再說。於是叫莊兵將下書人代進來。家人聞聽抹身形就走。去了功夫很大。足有喝兩杯茶的功夫。才見他轉來。來到大家面前連連說道。下書

人現在門外。黎爺聽道。叫他進來。家人聞聽高聲呼喚。話音未落。起扉風雨外面走進來一人。來到大家面前。挨着位的請安。口中連連說道。各位英雄在上。下書人給各位英雄行禮。大家聞聽一口同音的說道。罷了。下書人站起身形。大家都要被此留神觀看。但只見來者這個人。年紀也就在四十幾歲。精神百倍。身穿青緞子短衣襟。藍中衣。青緞快靴。外面閃披青色緞子大氅。青追風的帽子。往臉上觀看。粗眉闊目。大獅子鼻子。方闊海口。大耳有輪。大家看罷。勝爺說道。先把下書人代在下面。叫他吃點兒甚麼。候說看完了信聽吩咐。衆人答應。這纔點手。叫道下書的。你跟我到這裏來吧。不表下書人。單說勝爺。手擎書信。眼看衆人說道。諸位仁兄請來觀看。大家是齊聲說道。勝大弟。也有叫勝大哥的不必客氣了。請你快看吧。到是怎麼一段事。你念出來。我們大家聽聽。勝爺聞聽說道。既然如此。勝某抖胆了。說着話。急忙打開了書信留神觀看。由頭至尾看完了。不由得一縐眉。遂說道。諸位。看見了沒有。信上寫得明白。離此山西南四十五里。馬集村裏面住着一位姓馬的。名叫馬青馬玉川。外號鐵背龍。有要緊事。叫我到他的村子去。諸位請想。我可跟他並不認識。你們大家有認識這個馬玉川的嗎。齊聲說道。我們可不認得。既然離此不遠。也許是找黎爺。也未可知。話未說完。黎孝候接着說道。不錯。我們這四十五里地的街坊。馬玉川到有這麼個人。聽說沒在家。在外面闖蕩江湖有幾年了。怎麼他來了。就讓說有事。他也找不着勝爺。再者說來。我們還不錯。我想裏面一定有事。到不如把下書人叫上來。細問問他

到是一個正理。勝爺聞聽只可點頭。叫人把下書人叫上來。勝爺問道。你是馬集村打發來的馬玉川是你的甚麼人。你叫甚麼名字。下書的開聽說道。你老哥問在下我姓馬。名祿。馬玉川是我家人。勝爺聽罷點點頭說道。馬祿。這信裏面寫的是。叫我急速快到馬集村。你家主請我有要緊事。想我勝某是初到此處。與你家人並不認識。信上寫得這麼急。到了有甚麼事。大概你必知道。跟我說說。我也好明白。馬祿聞聽搖搖頭。跟着說道。勝老師。您就不用問了。想必這個事要緊。我們莊主既然請您。我看您就是見他老人家。請您放心。決沒有意外事。您是同我一塊兒去。還是我先走。勝爺微微怔了怔神兒。然後說道。馬祿。你先回去。跟你家人學說明白。我是日必到。馬祿告辭不表。勝英對衆位說道。我何如此不幸。一事未了。一事又至。這叫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黎爺忙道。勝大弟不必心煩。咱是慢慢的辦。沒有上不去的山。老朽我想還是先報仇爲是。書信相邀不是還有兩天嗎。咱是打盆論盆。打碗論碗。正在此時。就見由外面轉進一名年老的莊丁。來在衆人面前。和顏悅色的說道。回稟各位英雄得知。山口外來了一名出家的道長。年幾有四旬左右。舉動不凡。身背後揹着一個大葫蘆。自報名姓。俗家姓孔。道號華陽。別號火德真君。特自前來拜訪各位英雄。大家聞言俱都是一怔。就在這個時候。鐵天勝站起身形。擺手說道。老哥哥。快快出去告訴那個老道。裏面是一個人沒有。全上西天找如來佛去了。勝爺聞言忽然想起。心說這話不問可知。當然是救鐵天勝那名出家的仙長。勝爺想着用手一指天勝說道。鐵大弟。你這是

說的那裏話來。要是沒在。那可也就沒說的了。既然咱們同桌而飲。因何不見人家呢。鐵爺聞聽連忙說道。勝大哥你那裏知道。適才我不是談過嗎。這就是救我這個老道。火德真君孔華陽。勝爺聞聽用手點指着道。鐵大弟。這就是您的不是了。既然人家救你不死。應當讓進來。借地謝謝人家。鐵爺道。大哥你怎麼這麼糊塗。謝人家那是應該的。不過我偷了人家東西。人家來要來啦。他要是問我。拿甚麼話回答。鐵天勝話猶未了。招得大家哈哈大笑。鎮九江屠爺連忙說道。這你還是好漢。不敢見難道說就算完了嗎。我去迎接孔華陽這位出家的仙長。鎮九江說着話往外走。後面跟着勝爺。莊兵頭前引路。工夫不大。來到門外。留神用目觀看。在對面站着一位出家的仙長。年歲並不大。到是正悟參修樣兒。看年歲也就在四十左右。平頂身高足有六尺。細腰乍背。雙肩抱攏。微然沾點馬峯腰。面上觀看。面如古月。眉分八彩。二目帶神。準頭方滿。唇似丹霞。大耳有輪。滿臉的小紅瘡痘。高挽髮髻。竹簪別頂。身上穿。藍綢子道服。大領闊袖。腳底下雲鞋。高桶白襪。腰繫杏黃色絨繩。背後背着大葫蘆。勝爺看罷。就聽莊兵用手一指道。當家的這就是雙義鏢局屠爺勝爺。莊兵話猶未了。就聽那位出家仙長哈哈大笑。打稽首。連忙說道。我當是何人原來是成了名的二位俠客。恕過小道我這裏稽首了。屠爺勝爺二人聞聽此言。連忙拱手。異口同音的說道。孔道長。想我二人有何德能。敢勞仙長這樣重看。裏面請吧。孔道長聞言含笑說道。二位俠客。貧道早有意跟你們二位在一處會談。無奈一節。沒有相當機會。跟二位會面。前者誤走鴛鴦嶺

。巧遇黑面尉遲鐵天勝。借着這點機會。我要高攀。二位聞聽哈哈大笑。遂說道。孔道長說的那裏話來。我們弟兄想請還請不到呢。前者打救鐵兄弟不死。回頭到裏面再謝你老人家。三位說着話。這才謙謙讓讓往裏走。走過萬字式。來到黎爺宅院。早有黎孝侯。華子遠在門口恭候。大家彼此拱手。衆星捧月相仿把孔道爺讓到裏面。分賓主落坐。勝子川這才給引見。大家客氣了一番。有從人獻茶。茶罷。孔華陽站起身形。手打稽首。連忙說道。各位英雄俱都在此。爲何不見黑面尉遲鐵爺呢。大家聞聽彼此左右觀看。這屋裏面真沒有鐵天勝。勝爺心疑。方才我出門之時。看見他在屋中坐着啦。怎麼這功夫不大。就不見了呢。勝英心中思想。留神細看。不由哈哈大笑。走向近前用手一拉。連忙說道。鐵大弟。你出來吧。大家一聽彼此都注目。留神細看。但見鐵爺在桌子底下墩着了。大家看完一口回音的說道。鐵爺你這可真叫得。大英雄那有像你這樣子的。趕快出來吧。鐵爺聞聽無奈站起身形。低頭不語。還是火德真君。孔華陽開言叫道。鐵大英雄。休要如此。你我都是自己弟兄。何必拘束呢。有話咱是慢慢談。鐵爺聞聽抬起頭來。大聲說道。那天我把你老放火藥帶在我的身邊。應該今日見面。原物交還。不成想我到裏面全給用沒了。實在叫我無顏見你。孔道長聞聽此言滿面笑容。連忙道說。莫非說磨盤山着火。是拿放火藥引着的嗎。鐵天勝道。可不是。其實也不怨我。我到裏面上他那個窮樓。樓梯咬我腳鴨子。我這是一着急就把放火藥抹上了。不成想還是真靈。跟着風就是火着一片。來到下面我在房上又抹一點。所以前後滿接一處了。孔

道長聞聽此言哈哈大笑。連忙說道。這才叫善惡到頭終有報。不定來早與來遲。鐵天勝拿走我的放火藥。不但無過。而且有功。書中代言。自從黑夜光景。孔華陽不見鐵天勝。他就吓了一跳。心說。黑面尉遲。病體尚未恢復原狀。此一去必奔磨盤山。倘若去到裏面。二次遇險。如何是好。道長不放心。纔收拾應用東西。由打火神廟出來。一直奔磨盤山而來。走至中途見樹林裏面。四馬攢蹄細着一個人。孔爺進前問話。那人搖頭不答。道爺心裏知道這是口中塞着東西了。伸手取出問答。你這是被何人所害。因何這般光景。此人正是野鷄溜子李七。野鷄溜子並不隱瞞。從實說出。道長點頭。不敢釋放。二次把口塞上。由這裏直奔磨盤山。他可沒奔麒麟峪湖沿。繞走後山。來到了半山腰。就看山上火着一片。烟雲四起。孔道長大吃一驚。鐵天勝進內難免遇險。道長往上緊走。就見許多人由上面逃下。孔道長攔住問道。山中因何着火。有人答道是雙義鏢局。正在聚義大廳動手。後山來了一個黑大個。將火引着。孔華陽打聽明白。放走了衆人。他老人家順着山路奔往聚義大廳。將然來到切近。留神觀看。聚義廳早已化爲灰塵。四外裏濃烟未消。孔道長着罷。長嘆了一聲。咳。可惜十數年磨盤山。被火焚燒成一片焦土。真正叫可惜。仙長恁够多時。後來忽然想起。耳聞螺絲峪裏面有位展翅大鵬黎孝侯。是一位當世英雄。俠肝義胆。雖然跟胡允奎住磨盤山。實在分爲兩系。賊人逃走。各位英雄或者到麒麟峪裏面。好在一樣兒。自己跟黎孝侯也是慕名朋友。不妨到那裏打聽打聽。仙長這才來到螺絲峪口。跟守兵一打聽。莊丁已知道長也是屠勝



的朋友了。遂說道。各位英雄現在裏面。你老人家隨我來。有人往裏回。鐵爺含羞不敢出見。勝屠二位出來迎接。彼此客氣了一番。讓到裏面獻茶。孔華陽不具鐵天勝。忙問衆人。勝爺把鐵天勝由桌子底下拉出來。彼此又笑了會子。然後擺桌吃酒。有幾個人罵黎孝侯連忙抱拳道。各位英雄。要依着我說先不用忙。各位安心住在我這兒。慢慢打聽賊人踪跡也就是了。勝屠二位聞聽道。黎老英雄。在你老這麻煩。那是固然無的可說了。不過夏侯爺在大廳動手。到現在一點音信皆無。我們哥兩個。實在放心不下。打算到山中看看。萬一要見着我師哥呢那可就兩全齊美。我在這不放心他老人家。真侯爺來嘗不念叨我。顯然是見了面。全放心了。老人家黎孝侯聞聽此言。連忙說道。既然二位願意去看看。那也是未爲不可。就是見不着夏侯爺。我帶着你們衆位把磨盤山全山都看到了。由那裏通那裏。我都言講出來。雖然此山不算險要。我跟你們各位念叨念叨當初歷史。也有個意思。好在事完了。咱們在家裏呆着。也沒有事。遊山觀景。到顯着開化的多。各位聞聽個的個點頭。異口同音的說道。黎老英雄。言講太有理了。現時唱吃了個酒足飯飽。老坐着也不舒適。領我們看看。馬上前往。老人家看怎麼樣兒。黎爺叫道。各位說好便好。咱就馬上起身。幾個人這才先後走出了屋門。黎孝侯隨後囑咐家人。如要我們走後。有找我們的。就把人家讓到裏面等候。我們是到山裏看看。一會兒就回來。黎爺告訴好了家人。各位這才先後走出屋門。繞走這字式直奔在螺絲灣口。過獨木橋順道登山。走了工夫很大。來到山頂鵝頭峯。老人家黎孝侯開言說道。各位

。緊順着我的手兒看。那靠着河道。那就是麒麟峪。在昨天我當火勢把他牽連上了。不會想。他們還是避火有法。一點事兒也未碍。各位聞聽，俱都留神往那裏看。個的個俱都點頭。然後黎爺又指着磨盤山分賊聚議廳。連忙說道。各位你看這把火着的。看那個高埠沒有。那就是大廳。被火燒的都成了空地地方了。大家聽了說道。這麼說起來。羣賊那一定到了麒麟峪了。黎爺道。那也在兩可之間。雖然是那裏沒有損失。那就得看昨天動手了。要是老人家夏侯商元。功夫高把那個和尚戰敗。衆賊人天膽也不敢回麒麟峪。勝爺聞聽點了點頭說道。這樣說起來。在與沒在還是不知。倘若是在那裏。據我想。他等惡氣不出。必然想法子對待咱們。要是叫他們得着手。難免吃他的虧。老英雄黎孝侯。聞聽此言。心中暗想。聽他們說這個話。也算是有理。黎爺正想着。就聽勝爺復又說道。我打算咱們來趟麒麟峪。看個虛實。老人家以爲如何。黎孝侯聞聽此言。連忙點頭說道。如果前往打探也算個道理。不過時在白晝。叫他們看見反爲不美。豈不是弄巧成拙。既然你想到這裏了麼。咱們是有話在先。我在頭前引路。可以到那兒看看。可不准入內。勝爺聞聽此言。連忙點頭。心說既然是老英雄隨我前往。何不到在那裏再說。不表勝爺心中打算。各位英雄。隨着黎孝侯。往前行走。走了工夫很大。就聽老英雄黎孝侯。開言叫道。各位英雄。你們順着我手看。越過前面那片松林。那就是麒麟峪了。我看不差甚麼。咱該回去了。天到夜晚。有甚麼事再來。勝英聞聽連忙說道。老英雄這是說的那裏話來。天都到了未時了。既然來在麒麟峪。何必又回去呢。

我想着再往前走幾步。咱就到那片樹林還不成嗎。展翅大鵬黎孝侯聞聽只可點頭。復又往前行走工夫不大。各位將然進了樹林。就看見由樹上刷的一聲。縱下一人。口唱山歌。只聽唱得是。山我開。樹我栽。有人過。留下財。如若大膽說個不字。一巴掌一個我是不管埋。各位英雄聞聽此言。彼此留神觀看。一瞧嚇了一跳。敢情非是別人。正是鎮三山。轄五獄。趕浪無絲鬼兒愁。大頭鬼王夏侯商元。勝爺看罷。連忙抱拳說道。我的哥哥，我們還正不放心。你老這一來不要緊。真吓了我一跳。老人家這是由何處而來。當面請講。夏侯商元聞聽。連忙點頭。好兄弟們。你們膽真比我大。這才叫乍出世犢兒不怕虎。長出犄角來反怕狼。你們跟我到這裏來。各位聞聽點了頭。跟着夏侯爺走。穿過叢林來到大樹後邊。將身形站穩。遂說道師弟。看你們這個樣兒。一定要往麒麟峪。你也不想。憑你們那樣的功夫。就敢白晝前來。不算這位仙長和這位老人家。就說你和屠燦兩個人身上所學。到得裏面。跟和尚清法達摩過江多手佛。難以進三招。何況還有磨盤山一千羣賊。就連我都懼怕人家三分。黎爺聞聽說道。怎麼他們全逃到了麒麟峪。夏侯爺聞聽接着說道。師弟。你要問就是這麼一段事。就是我跟清法在大廳外面動手。過了二十多招。我也不看贏。將將就就湊合了個平手。這時外面也不知是誰。把火給引着了。才把我們兩個沖開。我這才逃出火窟。勝爺聞聽接着說道。你要提這個火。真教人意想不到。那時我也想是高人所爲。趕到後來纔明白。就是這位大名府的英雄。黑面尉遲鐵天勝。其人性情耿直粗野。江湖早已皆聞。不成想還做了這麼一

宗大事。要說這個火礮硫磺燃硝。可引不起來。他得了一種放火神藥。沾了風就着。夏侯爺又問。何人所製。又把火德真君孔華陽介紹完了。又把鐵天勝得放火藥之事。細說了一番。夏侯爺才曉得這位道長。是江湖有名的火德真君。然後夏侯爺又將自己經過一說。原來那日火着到了聚義大廳。夏侯爺抖身上房。不想清法不捨。隨後追趕。直追到磨盤山湖沿。夏侯爺回頭觀看。見清法僧追趕自己首尾相連。再往前走。也逃不開了。只可站住身形。與和尚復戰三合。自己站住身形高聲叫道。和尚。別往前追了。今天夏侯商元。走出了聚義大廳。可不是功夫敵你不過。有意逃走。我是因為火勢過旺。所以走出。現時四外並無一人。隨二人非要見一個你死我活。我活你死不行。清法僧聞聽不由有氣。連忙叫道。夏侯商元。今天就是你死期已至。報應當頭。快快過來受死。和尚把話說完。進招入手。夏侯爺接架相迎。兩個就打在了一處。動手又是五七個回合。就在這個時候。就聽有人叫道。師父。何必與夏侯商元戀戰。隨我回到山中再說。清法僧動手聞聽有人叫。聽見那種音聲。知道是自己徒弟。伍昌伍占。有心再與夏侯商元戀戰。又不放心徒弟。只可抖身形往外一縱。哈哈一笑大聲叫道。小兒夏侯商元。現時你就逃命去吧。和尚把話說完。扭身形就走下去了。這麼大的一位夏侯商元。眼睜睜看着人家走。連言語也沒言語。好在他老人家有個打算。知道和尚必往麒麟嶺。不問可知。磨盤山羣賊一定都在那裏。現時我也不必追趕。有甚麼事天晚了再說。夏侯爺拿好了主意。就在山中閒遊。各處觀看。天至午錯。就看來了一夥人。其中老少

不等。還有出家老道。夏侯商元恐怕是磨盤山餘黨。遂把身形隱在了樹林。留神觀看原來這羣人其中有自己師弟。勝英勝子川。還有鎮九江屠爺。華子遠。黎孝侯。還有一個老道。看了看並不認識。趕他們來至切近。緊穿過樹林。夏侯爺這才明白。暗自叫道。師弟勝英你的膽兒也太大了。老師有言。說你天生來輕身涉險。大膽妄爲。今天觀看。我這才明瞭。一定是要穿過樹林到麒麟峪。找的是伍昌伍占熬。胡允胡照一。你們也不想。他二人倒不算甚麼。和尚清法僧賽達摩過江多手佛。跟我動手你們也會親眼看見。連我動手尚且不成。就不用提你了。夏侯商元越想越生氣。這工夫衆人扎入了樹林。夏侯爺抖身跳下口唱山歌。爲的警戒警戒他們。誰想師弟勝英眼快。自己話猶未了。就聽他口口聲聲叫自己師哥。夏侯爺無法。只可喚到樹後。勝爺問。夏侯商元才將經過說了一番。此時。勝英聽了師兄說了這麼一片話。自己却沒敢駁攔。連忙說道。師兄既然我見着你老了。我心裏也就放心了。羣賊火焚雙義鏢局。逼得小弟我沒有立足之地。不用說小弟我臉面不好看。就是你老人家面上也無光。就說有伍昌老師清法和尚。難道說我們兩造冤仇就算罷了不成。夏侯商元聞聽此言沉吟了半天。然後接着說道。師弟。既然我與你是一師之徒。無論有多大的事。師兄我也得替你分憂。不過事要三思。免去了後悔。這件事非同小可。應當尋找個可靠的地點。澈底研究研究。夏侯商元這句話尚未說完。旁邊展翅大鵬黎孝侯。連忙抱拳說道。老英雄如果不嫌棄的話。可以到我家中。夏侯商元聞聽微然一怔。抱拳含笑。這時纔有神鏢將勝英。用手點指

說道。師哥。這位老英雄就是本山螺絲峪莊主。展翅大鵬黎孝侯。夏侯爺聽了遂說道。嘔。原來是黎爺。此一次老英雄替我師弟幫忙。實在是叫我夏侯商元領情。如果府上要是方便的話。我就要打攪了。黎爺聽道。夏侯大英雄說的那裏話來。如果沒有這件事。我請還請不到呢。夏侯爺聽了點頭。這時纔有華謙華子遠。出了機絲望四下看了看。山下並無行人。大家這纔回歸螺絲峪黎爺家中。一路行走。也不必多表。工夫不大。來到螺絲灣。黎爺在前。各位在後面跟隨。來到裏面繞走萬字形。到了黎孝侯住宅。夏侯爺心中暗暗思想。耳聞着磨盤山共分三處。前山是麒麟峪。後面是螺絲峪。我雖然當年來過。可未進來觀看。今日一見。真乃別有洞天。要像練武術的够了年歲。找這麼一塊清靜地方。在裏面一忍。不問世俗。真叫無窮之樂。夏侯爺心中思想。霎時來到黎爺外書房。早有從人高打簾籠。夏侯爺並不客氣。首先邁大步。來到裏面。隨後各位進來。分賓主落坐。家人沏來了茶。各自吃着閒談。後來神鏢將勝英。開言叫道。師兄老人家。既然你老攔阻小弟。不叫我往麒麟峪冒險。那得多怎纔能報復前仇。夏侯商元聽了此言。接着說道。勝老三。人人都說你性情爽直。我倒看不出來。今天我看你。心裏放不下甚麼。既然我跟着你到了黎爺家中。反正有個有始有終。不過這件事。有清法和尙。咱們先研究好了。他要是出頭。拿着甚麼取勝於他。常言說的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據我看。到那裏捉拿。還不用說有你們大家在場。就是我夏侯商元。隻身一人。量他等一個難敵。就是這個賽達摩過江多手佛。清法和尙。在我心中就成了問題了。不

請高人。憑咱們這些人。那一位也近不了他的身。勝爺聞聽接着說道。師兄。要聽你老這話。清法和尙那就萬分不穩了。要是不認得功夫高的。難道就罷了不成。夏侯商元聞言說道。勝老三。你這是說的那裏話來。要這麼講話。那還不壞了師兄弟情場。夏侯商元將然說到這裏。就聽旁邊有人念佛。遂說道。二位英雄。這件事可沒有我謗言必要。不過小道孔華陽。也算個助拳人。我可口冷一點兒。要是夏侯爺談論清法和尙。那一定橫推八匹馬。到曳九牛回。站起來頂破了天。坐下壓塌了地。三頭六臂的大英雄了。夏侯爺聞聽傍邊老道。腰裏插槍說了這麼幾句話。他老人家未免不悅。跟着抬頭看了看孔道爺。然後把臉一沉。遂答道。哦孔道爺。你這是說的那裏話來。像你我二人。雖有俗道之別。都是草莽英雄。俠義道。清法和尙是一位高明武術家就是了。孔華陽聽了笑道。夏侯大英雄。原來他也是個人。那有甚麼所懼的。既然各位能拿的着磨盤山羣賊。我孔華陽。雖然人年青。我身上功夫可不年青。雖然不能將清法和尙置於死地。準能叫他身上帶傷。火德真君說完了這個話。哈哈大笑。把手中拂塵擺了半天。這功夫夏侯商元。他老人家可不明白。真有心與他鬪口。像你這個年歲。就說身上有好功夫。能會幾合。後來大頭鬼王一想。我這是何苦呢。人家既然說了這個話。或者身上真有實學。火德真君。我耳朵裏也有他這一個。萬一人家要真有把握。那也未可知。夏侯商元想到這裏。假做出來笑容。連忙說道。哦。我還是真忘了。眼前看着就是高人。何必還着了會子急呢。看起來也算是我師弟大仇可報。衆賊匪。報應當頭。我夏侯商

元。替師弟勝英謝謝你了。現時也不用說了。但等天到三更。大家遁奔麒麟嶺。捉拿賊匪。孔華陽聞聽心中明白。夏侯商元說這個話。這是成心擠落我。方才我已說出來了。還能不算嗎。也就是走着看就是了。要是活該我露臉。在人前顯耀。熬裏奪尊。事成之後。我還與他兄弟們多親多近哩。孔道爺想到這兒。遂說道。夏侯爺休要客氣。誰叫我是助拳的。也算應盡之責。可有一樣兒。我的能為只能勝的那個清法和尙。對於其餘的賊。我是一概不管。夏侯商元說道。孔爺那是自然了。我就能捉拿二寨主蘇華蘇伯虎。胡允胡照一。勝爺在旁邊聽了。又喜又憂。喜的是二位替自己復仇。憂的是。他們二位這地方就叫掛了倒火兒了。兩位英雄言說的明白。一位拿各家寨主。一位專會鬥清法和尙多手佛。倘若到了裏面。那一位有一個不應言。那就叫栽。事到如今。也不能再推翻了。只可看着吧。二位說話商量完了。天也就不早了。差不離全快掌燈了。老人家展翅大鵬黎孝侯。這才吩咐人調擺桌椅。各位入座吃酒。大家也不客氣。今天全一見如故。都是一家人了。四面為上。衆人落座。這裏面年老的就是黎爺。其次就說夏侯商元。再說就是屠燦。孔華陽。勝英。華謙。最年青的就是黑面尉遲鐵天勝。大家吃酒。一不猜拳二不行令。也就是盡其自量。工夫不大將酒喝完。獻上菜飯。各位狼吞虎嚥。天就在初更將過。各位酒足飯飽。大家離坐。從人撤下殘席。然後又沏得了茶。各位閒談。轉眼就到了二更已過。夏侯爺連忙說道。各位英雄。天可不早了。應當收了拾着。這一回前往麒麟嶺。與往日不同。我可不知道別人。我這一去。拿着胡允



胡照一。老夫再見我師弟。勝英勝子川。這一次就叫拚了老命了。各位英雄若有不願意去的。也不必勉強。這裏面生死存亡。誰能預斷。屠燦他不能不去。他本是個當事人。人人皆知。雙義鏢局。是他們兩人開的。勝不離屠。屠不離勝。像別位。自己估量着。夏侯爺話猶未了。旁邊怒惱了一人。正是大名府的英雄黑面尉遲鐵天勝。聽夏侯爺說了這麼一片話。他不由得有氣。站起身來。大聲叫道。我說大腦袋老頭。你這個話說的不對。你要是害怕。你可以走你的。你不能疏忽我們交情。想我鐵天勝。與雙義弟兄。敢說的起交稱莫逆。屠大爺待我有天高地厚的恩德。那一年我病在九江。多虧他人家仗大義請大夫給我醫治。後來送我還家。實在叫我沒齒難忘。後來受小人愚弄。與他們爲仇。人家勝爺。大仁大義收我做個異姓弟兄。自從那天。我就盟下洪誓大願。勝屠一日無事。那是老鐵我的福份。倘若有事的那一天。我鐵天勝走在頭裏。今日略微有這麼點小事。你就往下把我拉我。你這分明疏忽我們交情。別的話咱也不用說。大腦袋快快出來。咱兩個先外面比試比試。我是不敢動手。那算老鐵我沒有胆子。大腦袋你出來。鐵爺說着話是真生氣。連連點手往外面招呼夏侯爺元。此時夏侯爺見此情形。不但不着急。而且哈哈大笑。連忙雙伸大指。誇不住口。讚不絕聲。連忙道。好一個耿直的英雄。真正叫我欽佩。這一回怨我還不行嗎。夏侯爺這一認錯。招的勝英暗自好笑。心說我帥兄性情向來就是根撥浪鼓。左青龍的性情。今天他老人家可栽了筋斗了。叫鐵大弟三五句話。說得他老人家認了錯了。勝爺正在思想。聽鐵爺說話。還是不

依不饒。非叫夏侯爺外面比比不可。勝英這才高聲叫道。鐵大弟休來着急。那是咱們的老哥。哥難道你還叫他人家着急嗎。你這人性情耿直。我是知道的，千萬不要胡來了。鬧出笑話來。爲甚麼落個窩裏反呢。別儘自麻煩了。把你的應用的東西。收拾收拾。隨同爲兄前往。到在那裏有甚麼話再說。鐵天勝聽此言。用手點指諍道。大腦袋老頭。今天若不是勝大哥說着。我非跟你比比不可。夏侯商元知道他是個直性人。任他說甚麼言語。亦並不還言。這時天可二更過了。大家也不謙讓。都是自己之人。工夫不大。收拾完畢。各位來至屋門外。由後院登房。繞走萬字式。來到螺絲峪邊。各位這纔找個樹林。把大衣裳摺疊起來向身後一背。胸前打疎花胡蝶扣。勒了勒十字絆。登了登靴子。問了問身後兵刃。抬胳膊踢腿。沒有綳着吊着地方。収撥緊趁俐落。各位這纔伏下身軀。黎爺在頭前領路。施展夜行術。十二字跑字功。脚打屁股且。磕膝蓋撞胸脯。鹿伏鶴行。就走下去。衆位英雄行走中間。各不示弱。暗含着脚底下用力。可就掛了勁啦。那位也不敢落後。衆英雄要說脚程好。首一位就得數夏侯商元。走了功夫不大。就跟展翅大鵬黎孝侯。跑了一個併肩。夏侯爺要冒冒力。就可以越過黎孝侯。可有一樣兒。夏侯爺不這麼來。雖然自己將全山看到了。對於那裏危險。那裏好走。不及人家黎孝侯。今日黎爺人傑地靈。在磨盤山居住不下三四十年。當然對於那裏好出。那裏好入。他老人家很熟。夏侯爺想這個。逐步相送與黎爺併肩而行。黎爺身後就是火德真君孔華陽。道爺身旁神鏢將勝英。要按勝孔二位的脚程。勝英可比仙長高的多。因爲孔道

長輔助雙義弟兄。勝爺不肯越過去。再往後面說。就是鎮九江屠燦。神槍華子遠。這二位脚程。可以說一邊平。最到末尾就是黑面尉遲鐵天勝。身上的工夫可以說是能爲出衆。要談到兩條腿。要跟普通平常人比。他可算第一。今日跟這幾位比上。他可差的太遠。只因爲鐵爺出世早。歸隱的也早。在家中做鐵行的買賣。那有工夫到外面練習夜行術。跑字功。到今日大家聚在一處。這纔現着鐵爺不成。好在一樣兒。由螺絲磨到麒麟磨。伍昌伍占鰲那裏。兩方相隔也就是二里多。這點路程。那擋的了這幾位英雄走。天不到三鼓。來到了麒麟峪口。一片松林。各位進到裏面。大家湊在一起。才有黎孝侯仗言巧語說道。各位英雄。越過松林。再往前邊不多遠。那就是麒麟峪口。有把守的嬰兒。咱們到那裏。難免有個風吹草動。倘若被他等看破。把消息傳到了裏面。羣賊出來抵敵。那顯着咱們無能。要依着我的意思。不奔峪口。繞走後面大牆。可是峪口好進。只要把婁卒拿住。就可進到了大廳。由後山越大牆可不成。牆高兩丈有零。四外又缺少樹木。墻高縱矮稍欠。那就不成。夏侯爺聞聽。低聲說道。老英雄。話既說到這裏。還是由後面進。算爲妥當。只要有飛抓百練套鎖。那就能成。黎爺聞聽點頭。事不宜遲。天都三更了。那位身上帶着飛抓。交給夏侯大英雄。只要他老人家能到在上面。咱們大家有不了的。也可以提到牆上。老英雄話音未落。有人答言說道。老人家。我這裏有個小飛抓。二位看看能成不能成。黎爺聞聽回頭瞧了瞧。說話之人非別。正是神槍華子遠。華老西說着話。由打百寶囊中取出飛抓。夏侯爺接過來觀看。抓頭

不大。精巧至極。混鐵絞鋼打造。錚光皎亮。一丈二的鋼練。一丈多的絨繩。夏侯爺看罷遂說道。這個飛抓成。就是絨繩兒短點。也不要緊。大家前後把十字絆撤着或扎。繩解下來。接到一處大概就能富富餘餘了。各位英雄聞聽點頭。屠爺解下十字絆。黎爺解下扎腰。完繩全接在飛抓絨繩兒上。倆個人拿起來又拉了拉。結結實實。夏侯爺二次接到手中。低音說道。各位英雄給我觀看。我先試試。商元說着話抖身上蹤。把飛抓拋上去。抓住了牆頭。雙手握住絨繩。又墜了墜。然後回頭觀看各位。又點了點頭。這才雙手握住絨繩。脚尖登牆。施展壁虎離牆的功夫。慢慢往上爬。功夫不大。離着牆頭二三尺。夏侯爺腰裏一疊勁。用單臂跨住牆沿。往裏偷看。但只見大牆下面。黑暗無燈。清靜異常。夏侯爺二次飄身登牆。未敢公然站起。身形一歪可就倒下了。扁臉往外面看。連連點手。那個意思。是叫衆人順着繩兒往上爬。外面衆位英雄明白。這時勝爺早已分派好啦。把守大牆的。是黑面尉遲鐵天勝。神槍華子遠。一個牆上。一個牆下。囑咐鐵爺蹲在牆根。把守繩頭。無論外方有甚麼事。或者裏面鑼響。不准自由行動。好好的看守繩頭。我們大家性命。皆在你一人身上。鐵爺點頭。撤出一雙喪門螺絲棍。蹲在了牆頭。又吩咐神槍華子遠。等到我們全下去。你在大牆上面倒臥。看着飛抓那一頭。勝爺將諸事囑咐明白。這才看見夏侯爺。點手喚衆人。勝英勝子川跟着。一擺手。先叫火德真君孔華陽。仙長並不客氣。雙手握住絨繩脚尖點地。效仿夏侯商元腰慢往上爬。功夫不大爬到了牆上面。也扒伏在牆頭。然後勝爺扎撒着臂膀留神各處觀看。四

下裏渺無動作。他老人家二次捋住絨繩，脚尖點地來在上面。跟着屠燦也來到上面。然後把繩兒拿將上來。放在院裏面。首先夏侯爺捋了繩兒往下跳。要按老夫家的功夫。兩丈來高的牆。也倒是可以飄身躍下。無奈一節。今天可不敢。牆裏面又沒來過。黑夜光景。要真是有消息埋伏。一旦身遭不測。那未免顯着無能。夏侯商元想到這裏。用手掀了塊灰片。擲在下面。用耳細聽。並無陷坑。這才順着繩兒下來。腳踏埃塵。知道並無埋伏。這才將身形貼牆根。睜睛各處觀看。但只見裏面清靜異常。多見樹木。少見房屋。夏侯爺看罷。二次把繩兒搖了又搖。上面曉得夏侯爺教他們下去。他們才一個個順繩下來。這時夏侯爺用手指了指前面樹林。回頭看了看各位英雄。大家曉得夏侯爺的意思。打算緊縱到樹林。他們才個個點頭。這工夫夏侯商元。脚尖用力。抖身形斜着往外一縱。使用一手功夫。蜻蜓三點水。身形兩恍扎入了樹林。後面各位英雄。個個暗自讚美老人家的功夫身輕似葉。孔道長。跟着也縱到樹林。後面屠勝也來到裏面。最到末尾黎爺也縱到樹林裏面。彼此留神觀看。大英雄來到黎爺身近。這才低言俏語說道。老人家、由此遁奔伍昌、伍占熬的住所。還是你老人在頭前引路。黎爺點頭。這才各把軍刃撤出。在頭前引路。後面跟着衆位英雄。越過樹林。走不多遠。前面矮矮的一片平房。各位來在切近。各自抖身上房。手打涼篷各處觀看。但只見緊靠東北角有一片高大的房屋。黎爺用手指了指。看了看衆人。大家明白這個意思。大概西南角上那所房。就是伍昌伍占熬的住所。這所草房是嘍兵宿室。大家想着。就看黎爺老人家。

在頭前飛簷走壁。穿房躍脊。在頭前就走下去了。工夫很大。才來在高房切近。大家留神細看。裏面燈燭輝煌。照的如同白晝相仿。屠勝二位爬伏過廳上面。留神往裏觀看。老道孔華陽。獨站北方。夏侯爺。黎孝侯。二位東西配房。火德真君孔爺。在北房上面。往屋裏看。可看不見。人家是北上房三間。東西配房各五間。過廳三間，南房裏面。雖有燈火。少有人影。大概全在北上房啦。屠勝二位站的是西過廳。往北面瞧。是真而且真。夏侯商元黎孝侯。站的是東西配房。扁着臉面可以照個清清楚楚。惟獨老道火德真君孔華陽。想看裏面何人講話。怎奈地方不好。想看看不見。只可繞到了後坡。脚尖掛住了陰陽瓦。身往下垂。使用珍珠倒捲簾。來到後窗戶。他這才用舌尖潤破窗標紙。眇一目往裏面觀看。但只見裏面，明着三間。明柱上掛着紗燈。對燈。格外光明。兩旁兵刃架子。在當中五把椅子。坐定五個人。自己想看五官相貌。看不着。就看當中是一位出家和尙身體高大。就說那項上的人頭。真比麥斗不小。身上穿灰色僧衣。孔道長雖未見過。聽大家說。倒有點印象。大概不問可知。當中這個出家和尙。一定是清法長老。我會對衆人言講。可以戰勝多手佛。今天要看和尙這點勢派。並非平常。不過話已出口。也不能挽回。我是做甚麼來了。竟看了會子，也是一點用處皆無。還不如跳到下面。跟他等賭鬥輸贏。孔道長將然想到這裏。就聽當院中。早有人吶喊一聲。哆。羣賊聽真。前者老朽好心好意與你上壽。最不該用藤汗藥酒將我等置倒。今日還不出來受死。等到何時。這句話聲音剛落下去。就看裏面坐的那五個人。個個站起。

有一名山賊。哇呀哇呀怪叫。來到兵刃架前。伸手抄起軍刃。抖身縱出聚義大廳。抵擋吶喊之人。這時孔道爺心中暗想道。這是那位啊。走到我頭裏了。我這將要出頭。你就喊上了。我來觀看。是那位的英雄。孔道爺想到這裏。翻身形繞到房上。將身形爬伏在房脊上。留神仔細觀看。哦。我當是何人。原來是螺絲峪的莊主黎孝侯。孔爺看罷不由得暗想。他老人家這是看的那步棋。屠勝二位是當事人。尙未出頭露面。怎麼黎爺倒搶先呢。書中交代。孔華陽他那知道黎爺的心思。自從雙義弟兄誤走百丈高峰。巧遇關輪老方丈指示。叫雙義弟兄到我的家門。請我出頭帮忙。是我情不可却。點頭應允。實指望掃滅羣賊。剪惡安良。不會想磨盤山上壽。飲酒失慎。誤中羣賊牢籠。被他等拿住。我想今生今世不能活命。亦是天不絕我。勝爺趕到。搭救我不死。想我黎孝侯一世英名。這才叫付於流水。今天羣雄夜探賊巢。我不能落後。只要有我三寸氣在。我算跟他們拚了。常言說的却好。能叫我的名在人不在。不叫我在名頭壞。黎爺想到這。一聲未言語抖身縱下房來。撤出寶劍。高聲喊叫裏面賊人出來受死。黎爺這一喊驚動了裏面衆人。在房裏當中坐着的是清法長老賽達摩過江多手佛在他下首。黑面行者大力神。就是胡允胡照一。左邊是伍昌伍占熬。再往下說就是蘇氏弟兄。蘇仁蘇榮山。蘇華蘇伯虎。他們聽了外面。有人高聲斷嚇。不由的俱都大吃一驚。各自抬頭往外面觀看。借着星斗之光看的明白。院兒當中。站着一位銀髯皓髮的老英雄。仔細看並非別人。正是黎孝侯。這時有再入凡塵鐵拐仙。二爺蘇仁蘇榮山。眼看黎爺。不由有氣。這

才叫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哇呀呀一聲怪叫。抄起軍刃。來到院兒當中。這時屋裏面衆人走出。有嘍兵們個個點起燈籠火把。一時照耀如同白晝。黎爺看此光景。左手背劍。右手理髻。滿面春風。止不住哈哈大笑。二寨主蘇仁觀看。不由心中有氣。來在近前。用手中單拐一指。高聲喊道。老匹夫黎孝侯。你可認識你家二太爺。黎爺聞聽此言。微微冷笑。把寶劍還於右手。接言說道。蘇仁。我豈能不認識於你。不用說你跑在麒麟峪。就讓你小子抽骨換胎。老人家我也認得你三分。蘇仁蘇榮山聞聽此言。不由得火往上冒。怪聲叫道。老兒黎孝侯。你與二爺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我們弟兄要沒有你這吃裏爬外的老匹夫。怎能落到這般光景。今天又夜晚窺探。也算你死期已至。報應當頭。別走着打。蘇仁話到聲音到。左手鐵拐晃黎爺面門。右手拐泰山壓頂撻頭打來。黎爺觀看。他老人家並不慌忙。雖然心裏惱恨動手可不敢帶出來。看人家軍刃離着自己頂樑切近，跟着上左步。往右一斜身。蘇仁這招就走空了。黎爺用了個仙人指路。寶劍奔往蘇仁哽嚥咽喉。蘇仁一看自己招法走空。人家劍來了。不敢慌忙。用單拐往寶劍一砸。上右步使了一手單鞭。帶着一團風。够奔黎孝侯肩頭打來。黎爺看人家兵刃來到。跟着脚尖一用力。往旁邊一蹤。兩手合劍把。進步中刺。扎蘇仁的胸膛。蘇榮山雙拐搭在一處。往下一壓。打算把黎爺寶劍。打掉塵埃。不曾想展翅大鵬劍法太好。寶劍往回一撤。扁着腕二次用了一手撥草尋蛇，蘇榮山觀看明明白白。寶劍明煌煌一道寒光。奔往自己頸項而來。急如閃電。自己有心再閃。那可不容工夫了。耳輪中就聽



。撲哧的二聲。噲啾啾一響。兵刃落地，頭屍兩分。紅光崩現，血染埃塵。黎孝侯抖身躍出七八尺。劍交左手。右手理髯。哈哈一陣大笑。心中高興的，不得。這時便有嘍兵把死屍搭在了旁邊，有人悲聲不止。手擎軍刃。來到了黎爺面前。爺孝侯留神觀看。來者非別。正是三寨主手扶日月。腳踏乾坤。蘇華蘇伯虎。蘇華在旁邊觀看。家兄蘇仁動手失慎。頭屍兩分。慘不忍睹。不由放聲大哭。由兵刃架抄起一口寶劍。這纔叫打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兄長亡命豈有相容。擺軍刃來在黎爺面前。不容分說捧劍就刺。黎孝侯接架相還。二位打在一處。要論蘇華的功夫。可比蘇仁強的多。與黎爺過招。二十多手不分輸贏。房上衆位個個暗自思想。老道孔華陽心說。黎老英雄劍斬蘇榮山。我這纔明白。聽方纔在家中談。黎爺拜壽。蘇氏弟兄酒裏下好蒙汗藥。把老人家蒙倒。一定他老人家惡氣不止。把蘇仁斬首。要看這個樣兒。蘇華蘇伯虎生死也在目前了。道爺心話不表。單說這動手的。二人過招三十多手。輸贏勝負難分。兩方面全是寶劍。俱用奧妙絕招。真叫棋逢對手。匠遇良材。老人家黎爺動着手，心中暗想，這個蘇華蘇伯虎。在先前我倒沒把他看在眼內。至現在動手。我這纔澈底明白。按他身上的功夫。比他哥哥強的多。可惜身落磨盤山。坐地分贓。要是飄蕩江湖行俠作義。他要到了我這個年歲。比我高上幾倍。就是錯走路途。是個賊匪。難免大禍臨頭。本應當今天動手。施展絕招治他於死。報復前者奚落我之仇。可惜他這身功夫。練武術要練到他這樣兒。那才叫難啦。黎爺因為想這個纔延長時候。現時動手就有三十多手。老英雄夏

侯商元。在房上觀看。不由一時着急。心說黎孝侯你這是怎麼的了。憑你身上的功夫。准可以能贏蘇華蘇伯虎。怎麼跟他延長時光呢。要看這個樣兒。大概蘇伯虎也未必活的了。倘若蘇氏弟兄。皆被他治於死地。我夏侯商元在這呆着。算怎麼一段。我無論走在甚麼地方。不管是多大的戰場。我夏侯商元沒落過後。今天我在黎孝侯家中有言在先。拿和尚清法僧不能成。蘇氏弟兄胡允。我來看着。準保叫他們一個也走不了。到現時我尚未出頭。人家黎爺劍斬了蘇仁。現在蘇華性命。尚在兩可之間。倘要再叫黎孝侯把蘇華斬首。當然和尚就要出來了。到那時候我還出頭不出頭。我要是抖身下去。和尚法清。他身上的功夫。我領教過。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就是再動手。也難以取勝。你說我要是出頭。憑我夏侯商元。還走在人的後頭嗎。俗語常說。前三齣沒有好戲。先者容易後者難。此時我要不出頭。就沒有下去的時候了。再說孔華陽說大話。拿不了過節了。有我弟兄在場。我不能不敷衍一下子。夏侯爺想到這裏。站起身來。高聲喝道。呀。下面賊人聽真。休要逞強。老人家你可不要將他殺死。待我與他戰三合。請老英雄退在旁邊。這個虛臉兒。叫我露露。夏侯爺把話說完。挺身形兒跳在下面。徒手未拿兵刃。笑嘻嘻走到黎孝侯面前。這時麒麟峪裏面。各位首領一看。暗吃一驚。曉得這個人覆姓夏侯。雙名商元。身上的功夫。可比劍俠。就連老方丈清法僧才跟他打個平手。像普通平常之人。難以近身。今天他們全由那來的呢。想我們磨盤山麒麟峪。勢若鐵壁銅牆。各寨裏把守森嚴。怎麼他就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呢。好在一樣兒。有老

方丈在這裏。對於抵敵還不成問題。不表衆賊人暗自吃驚。單說兩方面動手。這時夏侯爺將身跳下。蘇華蘇伯虎動着手側目觀看。一眼看見了夏侯爺。不由得機靈靈打了個寒戰。心中暗道可了不得了。這個大腦袋的東西。我怕他。他就來了。在昨天火燒我的大寨。賭門羣衆就是他一個人。現在又來到此處。那不問可知。當然黎孝侯隨他而來。寶劍削我兄長項上人頭。死的可慘。他二人我不能與他共同天地。有甚麼話殺了黎孝侯再說。自己雖是這麼想。猛聽夏侯爺叫老兒撒手。黎孝侯還真聽說。方才殺完了蘇仁。自己高興。報了在大寨奚落我之仇。自己想着。現在蘇華跟我拚命。非給他哥哥報仇不可。我這大年歲。倘有手遲眼慢地方。教小子軍刃扎在我的身上。輕者我身帶重傷。重一重。老命算完，我是圖甚麼呢。既然夏侯爺打算將我替下。我爲甚麼何樂不爲呢。這地方就叫老奸巨滑。黎爺纔跟着虛點了一劍。身形跳出圈外。把寶劍交於左手。哈哈大笑。連忙說道。蘇華。黎孝侯饒你不死。現有高人會你。蘇伯虎聞聽眼淚未乾，打算替兄報仇。不會想老匹夫。抖身形跳出。蘇伯虎那裏能捨。擎軍刃要往前追趕。這時夏侯商元搶步向前。口中連忙說道。小三兒。少往前進。老人家我在這裏。蘇華聞言。心中大怒。不由咬牙叫道。夏侯商元。攔住三爺。我看你就是黎孝侯的替死鬼。別走看劍。這時蘇華蘇伯虎。也算是急了。眼睜兄長亡命。眼珠兒全紅了。舉起寶劍插花蓋頂。奔夏侯爺面門。大頭鬼王並不着忙。看蘇華招離着自己切近。遂說道。好招兒。真有三天的功夫。夏侯爺嘴裏叨叨念念。眼看人家兵刃離着他切近。跟着將身子往旁

邊一閃。蘇華這招就走空了。借着這個勁兒。把胳膊往外一伸。給他來了一個單撞掌。打蘇華胸膛。蘇華知道夏侯商元的利害。不敢怠慢。上左步斜身兒。等到大頭鬼王把招走空。跟着把寶劍一提。用了一手撩陰。奔夏侯腎部而來。夏侯商元趕緊張飛片馬。躲開了撩陰。二次往裏入手。兩個人就打在一處。夏侯爺動手不亞如老叟戲嬰兒。這工夫再看。旁邊裏黎爺將要往一旁休息。過來了大寨主黑面行者大力神胡允胡照一。手持三節棍。不容分說。舉棍就打。帶着一團風。黎爺並不多言。曉得自己身上的事。要論我們仇。是我跟胡照一。早有意翻臉動手。無奈恐其事鬧大了。今天事已至此。我們到要看看誰成誰不成。黎爺想這個。並未還言施展平生所學。往裏面入招。這地方要說。黎爺的功夫可跟大寨主胡允胡照一比。上。工夫不相上下。可有一樣兒。黑面行者大力神這才將出頭。黎孝侯可不行了。動手功夫很大。力敵二人。這又來了胡允胡照一。未免精神上稍差。大寨主黑面行者大力神。過去三個回合。口雖未言心中暗暗大笑。我當展翅大鵬黎孝侯。年過花甲。身上有多大的功夫了。原來不過如此。我要早曉得他的武術不如我。那等的到今天。就打我一占據磨盤山。就把他趕出了螺絲峪。那能等到今天。教他害得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是我耳軟心活。信聽旁人往我耳朶裏吹風。說甚麼。黎孝侯是劍客的真傳。手中一口寶劍。招法精奇。闖蕩江湖人所皆知。今日觀看。展翅大鵬。進招三五個回合。他就閃躲不這麼俐落。這要是再有五七十個照面。不用我三節棍打他。他自己就得糊塗了。胡允想到這裏。招法加緊。帶定了一團風。

中一條三截棍。波風八打上下翻飛。不亞如銀龍絞尾。怪鱗翻身。虎尾三截棍圍住了年邁蒼蒼的老英雄。黎孝侯年過花甲。經驗富有。觀難現時動手。知道自己不成。可不是武術差着。皆因自己連胡允力敵三人。對於筋力上有些個波乏。老人家想這個。不敢大意慌神。也不往裏進招。全憑縮。小。棉。軟。巧。封。閉。躲。閃。看關定式。封閉自己門戶。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練武術這地方就叫高。知道自己不能贏。跟着把門戶收住。練把式的有這麼兩句話。胳膊是兩扇門。全憑兩腿贏來人。兩隻巴掌閉住門戶。不看十個頭的便宜。也不輕已往裏入招。這功夫大寨主。黑面行者大力神胡允胡照一。觀瞧黎爺看關定式。自己暗自點頭。心說。成。要看這個樣兒。黎孝侯够了高明武術家。知道自己武功不成。使用柔能剋鋼的法子。打算消耗我的筋力。我本應當不加緊往裏入手。也效彷彿於你。封鎖門戶。無奈一樣兒。事在緊急。我真要跟你一學。未免叫你們小瞧。還不如借着這個機會。施展絕妙招法。叫你曉得胡允不是無能之輩。大寨主想到這裏。一棍快似一棍。一招緊似一招。老人家黎孝侯全憑封閉躲閃。正在這般時候。吓壞了仙長孔華陽。他老人家在房上一想。憑我火德真君。闖蕩江湖這些年。敢說是揚名天下。今日觀瞧老英雄黎孝侯動手。堪堪不敵大寨主。我在這裏袖手旁觀。未免不合適。出頭看看胡允胡照一。他有多大的能爲。孔道長想到這裏。挺身站起。高聲念佛。無量佛。胡允休得逞能。出家人在此。跟着飄身下房。來到了院當中。就在這麼個功夫。由打大廳之內。走過一名出家的僧人。手擎九耳八環杖。高聲念佛

。南無阿彌陀佛。遂說道何方野道。竟放晝夜之間。來輔助黎孝侯。孔華陽聞聽此言。舉目抬頭留神觀瞧。但只見來者非是別人。正是清法長老。賽達摩過江多手佛。仙長觀瞧口雖未言心中暗道。看起來這才叫冤有頭。債有主。我在黎爺家中言講的明白。孔華陽賭鬥清法長老。到現在我將一出頭。清法走至我的面前。當場要與我動手。仙長想着。復又念佛哈哈大笑。遂叫道。來者可是清法高僧。多手佛聞聽把軍刃一橫轉睛說道。正是洒家。孔華陽聽了面帶笑容。手打稽首連忙笑道。大和尚。久聞你的法號。實在叫我欽佩。聽說你的手中一條月牙方便銼蓋世無雙。早有意拜訪。無奈一節。緣淺未能遇着。今日在此相見。實在榮幸。但不知高僧站在我的面前。手擎着軍刃意欲何爲。清法把話聽完。心裏這氣就不用說了。難道說你是個瞎子是怎麼着。雖然這是聚義廳天庭院。到現在彷彿殺人戰場兩軍陣前。你就是個三尺嬰孩。你也曉得此事。何況你是出家的老道。多手佛心中思想。連忙的笑道。這位道長。現在說出這話來。分明是明知故問。既然你談到這。我不能不說。只因爲我的徒弟伍昌伍占鰲。與大寨主胡允胡照一。跟雙義鏢局小兒勝英結下了怨仇。昨夜火焚磨盤山聚義大廳。直逼得各位寨主逃到麒麟嶺伍昌的住所。他等是苦苦央求洒家。叫老僧出頭報復前仇。出家人點頭應允。現在勝英餘黨追到此處。我受徒弟們重任之託。不能不出頭。孔華陽把話聽完。哈哈大笑。遂說道。高僧。原來如此。據我想磨盤山雙義鏢局兩下結仇。你我並不相干。你我皆是出家方外之人。談不到賭鬥。聽小道良言相勸。你我携手一走。另尋僻幽高

山。多年古洞。正悟參修。雖說不能長生不老。也能够在活幾年。俗語說的確好。耳不聽于戈心不煩。悶來山前看虎鬥。閒來山下飲清泉。到那時才合乎出家人的本等。清法長老聞聽此言微微的一笑。說道。仙長。聽你講話句句良言。無奈一節。老僧若大年紀。跟前徒弟就是伍昌一個人。若他有事。我要置之不管。一旦有個差錯。後悔已遲。如若仙長不忘出家人的根本。請站旁邊。等我置死勝英。你我携手一走。以樂晚年。孔華陽聞聽。面目往下一沉。遂說道。清法僧我良言相勸。你逆耳不聽。憑你身上的功夫。要會鬥羣雄。和你。你可別忘了。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倘若你知迷不悟。兇僧你只管過來。貧道教你一死。易如反掌。清法長老把話聽完。不由冲冲大怒。大聲說道。何方野道通名上來。老僧打發你一死。孔爺聞聽此言說道和尚。連你家真人。尚且不知。你還稱甚麼江湖上的英雄。我姓孔雙名華陽。孔道長話說至此。由脇下摘下一口寶劍。這時氣壞了老和尚。遂摩過江多手佛。清法長老。把軍刃一橫。哈哈大笑。我當是那路的高人。原來是無名小輩。快快進招。老僧打發你早登輪迴。以解我的心頭之恨。書中暗表。孔道長就這麼一點名頭沒有麼。只因爲孔爺報名。留着一份心眼兒。恐怕要提出。外號叫火德真君。動手他要加意留神。再想以火成功。恐怕就不容易了。可是知道武功不敵和尚與夏侯商元。孔道長一輩子成名。就指着放火。今天跟和尚接談。恐其說出火德真君。他想起來我的拿手。再要取勝於他。那算萬難。憑我身上的功夫。兩個也是不成。孔華陽想到這裏。纔只報了

一個孔華陽。和尚因為着急。未曾把他想起。纔說是一個無名小輩。孔華聽了歡喜過望。擺劍作出。恨福來還姿式。連忙說道。和尚。小道我學了幾手粗拳笨腳。就不會先入手。請你快快進招。我和你裏論高低。清法聽了暗自好笑。聽你說話。我就知道你功夫有多大。這纔擺動九耳八環杖。往後一撒身。够奔仙長頭而來。孔華陽觀看鐘頭兒。就好似簸箕相仿。够奔自己頭頂而來。又搖着和尚身像高大。力大無窮。手中軍刃又趁手。帶定了一團風。要說和尚手中這種軍刃。名兒分爲三種鐵楸相似。四角墜着四個鋼環。這種軍刃在和尙手。名目叫九耳八環杖。放到老道手。名兒叫月牙方便鑑。要放在理門當家手中。形式可沒有這麼大。長約四尺。到了春季時節。當家的下窪。看見那裏有白骨現天。用這種東西掩埋。所以叫作掩骨。今天清法和尙。軍刃就是九耳八環杖。因他外號叫賽達摩過江多手佛。手中不能缺少杖禪。所以才把他研究成了軍刃。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手。傳到而今叫八法神鑑。現時清法跟孔華陽動手。頭一式用的就是上盤頭一手。名兒叫指引迷途。用頭裏那個大鑊子頭兒。够奔孔道長頭頂而來。孔華陽那敢慌忙。知道自己功夫又不如人家。趕要縮頸藏頭。耳旁就聽嗖的一聲。鐘頭由頭頂過去。道長借着這個勁兒。把寶劍往裏一豎。長身形寶劍一提。用了一手夜叉探海。和尚見自己招法走空。人家寶劍照着自己而來。他這才轉頭找地。身形往上一飄。脚離埃塵三尺有餘。等到把寶劍讓將過去。二次腳踏實地單手舉起軍刃。打孔華陽玉帶圍腰。仙長抖身外縱。二次再往裏進招就不成了。人家和尚使展八法神鑑。整整



八。孔華陽一手未還。仙長暗自思想。今天我要取勝於他。非得以火葫蘆成功不可。自己打算的滿好。就是未有那個工夫。這時勝英勝子川。觀看孔道長與和尚動手。不由緊皺眉頭，暗自長嘆了一聲，咳，今天觀看二位動手。以後武術還是得練，就說火德真君孔華陽，江湖上早有名頭，跟勝英我比，功夫尚且不論，人家閱歷，可比我強的多，今天跟和尚清法動手，尚且不成，難道說我還成嗎，這就叫學到力盡處，方知藝不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後有能人，今天所好的一樣兒，有孔爺在場，衝着他老人家，在黎孝侯宅裏說大話，也或者有相當把握，事已至此，只可看着吧，勝爺心中思索，回頭又看了看師哥夏侯商元那裏，但見他老人家比手，與孔華陽那兒，大不相同了，孔華陽那裏是有藝難施，和尚功夫不容火德真君施展。夏侯商元不是那個樣兒。蘇華蘇伯虎。劍招八仙。因爲痛見長亡命。招法加急。恨不能劍劍斬淨。刃刃誅絕。就這麼一着急不要緊。鬥了二十多招。鼻窪鬚角。熱汗直流。呼吸氣不勻喘吁吁。夏侯商元觀看。暗自歡喜。心說。就是他這樣功夫。我要打算取勝於他。敢說是易如反掌。可有一節。在這個時候。我不能起盡殺絕。倘若勝了蘇華。眼看孔爺爺臉和尙清法比武。我替他不替。真要我把他換回來。我出陣跟他一樣兒。真是不替孔爺爺，對於朋友面兒上。我夏侯商元不好看。有這個樣兒。我先跟數衛着吧。方之我與我師弟。言語明白。蘇氏弟兄交給我。既然蘇仁當場亡命。蘇華與我動手。我不能叫他逃去。就合着罷了。再呆會兒。孔道長實在是不成。到那時再跟和尚以死相搏。也就罷了。

夏侯商元想到這裏。慢慢往裏入手。這工夫再側目觀看黎孝侯那裏。鬥的是大寨主胡元。黑面行者大力神。他們兩方面動手堪稱平平。那邊也不敢冒險進招。二位全想這個。只要今日動手。輸了招。就有性命關係。各人全是這種心理。動手就不小了。旁邊的勝爺。未免着急。心說黎孝侯這也算你太加小心了。要是這樣延長下去。趕多怎才能解決。還不如我出頭。跟胡元大寨主。分個勝負高低。想到這高聲說道。黎老英雄。果然武功絕倫。技術高強。今天不才勝英。觀看一時技癢。請你撤手。待我會會大寨主。黑面行者大力神。勝爺將話說完。持軍刃走至二位近前。這工夫老人家黎孝侯聞聽此言。動手左右為難。有心說不撤手。跟胡元交戰。倘若工夫大了。我不敵。那未免不好看。你說要抖身形跳出圈外。將胡允讓給勝子川。要是他功夫不成。輸在胡允手底下。他這點名望。就算付於流水。老英雄正在左右為難之際。就聽有人大喊一聲。來到勝爺面前。口中說道。勝英。量你有多大本領。還敢賭鬥大寨主。有胆子你就進前來。衆人聞言彼此全要看看。敢情這位非別正是伍昌伍占鰲。八背哪叱夜叉神。勝爺一看有人出頭。這就叫說不上不算。在我未入麒麟峪之時黎老英雄談。伍昌如何利害。今天他既然要會鬥於我。我不能話說軟了。倘有輸口地方。那我就叫栽。事已至此。就看伍昌哈哈一笑道。小兒勝英。我看你今天往那裏走。寨主爺有意治你於死。給緣林中除了禍害。無奈未曾遇着你。今天在此見面。也算是你該當命絕。別的話也不用說。近前受死。我要與我大哥報仇雪恨。勝爺聞聽此言。刀交右手。遂說道。伍昌。你也不必出如

朗言大話。有能耐動上手看。你要真有好功夫將我治死。算我勝英命短情屈命不屈。倘若你要能爲平常。伍昌。想想你還活的了嗎。伍昌聞言。火往上冒。跳過來就是一拳。打勝爺面門。勝子川閃躲身形。擺刀進手。這二位又打成了一對。此時廳房外面。可成了殺人戰場。八位英雄。戰成了四對。此時天可要亮了。當院燈籠火把。四外串鑼齊響。人聲喧嘩。大爺鎮九江屠燦。此時還在房上觀看兩方面動手。他老人家才把心放下。勝爺那鬥的是伍昌伍占熬。將然走十幾招。伍昌就不能近身。皆因他好的就是往外打飛刀。勝爺進招急。伍昌勻不出工夫。又是赤手空拳。他可吃大了虧了。看那樣兒。再有幾十手。就能戰敗伍昌。屠爺再看夏侯商元那裏。自己更放心了。老人家夏侯商元。鬥的是蘇華蘇伯虎。憑他的功夫。那能是夏侯商元對手。直累的他。渾身是汗。遍體生津。真有心出去逃走。沒有那個工夫。再看黎孝侯那裏。會的是胡允胡照一。雖然過手二十多招。分不出來上下高低。屠爺再看老道孔華陽那裏。沒把他人家笑死。憑這麼高的身份。清法長老饒達摩過江多手佛。叫孔爺趕落的。不敢大意疏神。敢情孔爺。講究動手一招一式。他可不成。身上特長就是背後火葫蘆。腰中火鴿子火鳥。跟和尚動手十幾招。看出個破綻地方。手往後面一背。手指頭一按葫蘆機關。嘖的一聲。打出來一個黃丸。清法也是出於不留神。知道孔華陽沒有多大本領。稍微一失慎一粒黃丸打來。自己閃躲不及。打中僧袍下身。也未覺出疼來。接着往裏進手。兩隻袍袖一帶風。可了不得了。孔華陽這種放火藥。就是沾了風就着。這麼一帶起風來。和尚就覺着

有火燒的氣味。清法留神細看。自己僧衣下擺着了。和尚吃驚非小。口念彌陀佛。用袍袖往下擻。誰想這一來火勢更大了。孔爺借着這個機會。又連着打出兩粒黃丸。俱中在和尚下身。霎時被風一吹。全着了。清法駭怕了不得。也算他靈機快。跟着把僧衣三把兩把扯掉。拋於埃塵。抖身往旁邊一縱。就看好好一件僧衣。被火燒成一堆灰塵。和尚觀看。心中惱怒。連忙用手點指說道。彌陀佛。好你妖道。竟敢用此邪法。燒毀酒家僧衣。我豈能相容。舉起九耳八環禪杖二次動手。孔華陽微微含笑。閃身形接架相還。動手又是五七招。孔爺手往後一背。和尚知道。老道背後葫蘆那是機關。跟着往旁邊一縱。加着十二分的留神。誰想老道。觀看和尚縱時留神。也未往外發。跟着擺劍進手。又走過了兩招。仙長一背身。由兜之中取出一物。抖手奔和尚打來。和尚往旁邊一閃。孔道長借着這個勁兒。手往後一按葫蘆的機關。打出來三粒火球。清法和尚躲過暗器。身形尙未站穩。想要再躲火球兒。那能够成。拍拍三粒中在了前胸。和尚知道此物利害。趕緊往下抹擦。孔道爺乘此機會。由打腰裏取出兩種暗器。打將出來。和尚情法因為慌忙。一隻打在肩頭。一隻打在了下身腿上。和尚留神往肩頭上看。原來是一隻鐵鳥。其形就像家雀大小。頭也漆黑。兩隻爪兒銳如風霜。錚光耀亮。抓住肩頭功夫不大。兩隻翅膀一動。由口中噴火。前文已然表過孔華陽絕藝。就是會打火鴿子。火鳥。他人家要沒有這種把握。也不能當着衆人自誇其德。自己能會鬥清法和尚。今天動上手總算不含乎。和尚出於不慎。中上三個火球。兩隻火鳥。說時遲。那時快。

就着火球打在清法胸膈。清法用手往下一巴拉。誰想不能如願。半天未動。跟着風就着了。這工夫孔爺又打兩隻火鳥。鳥口噴火。上下齊着。這麼大一箇遶摩過江多手佛。清法長老。見此景况束手無策。口中連忙念佛。泰回的回打轉。工夫不見甚大。清法僧的衣完全燒爛。恰似赤身露體。海下銀簪已然燒去了過半。混身上下沒有不挨火的地方。雖然身上有工夫。也難受其苦。真是氣不由一處來。不住的起忙念佛。咬牙切齒。彌陀佛。好冤家。老僧念其你我僧道之別。全是偏門弟子。今天老僧與你誓不兩立。清法說着話。灑九耳八環杖。還要往裏進手。仙長火德真君孔華陽高聲叫道。清法高僧還在人前現醜嗎。像你這大年歲。身入三寶乘教沙門。可說高於別人一頭。到現在你赤身露體。某家不能與你戀戰。實在覺着我臉上無光。清法聞聽低頭觀看。不由得面紅耳赤。羞愧難當。自己站任身形頓足長嘆。然後將手中九耳八環杖。往旁邊一擲。用手一指道。孔華陽。我與你仇深似海。實在我無顏見人了。今生今世不能報仇。轉到來生也不能與你善罷干休。清法和尙將話說完。長出一口氣。咳。這就叫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悶皆因強出頭。一語未發。抖身形上房。孔華陽並不追趕。清法和尙由打這一走。回至山東。後文書說到青龍和尙擺天下英雄會。要害八義弟兄。引出一段伏虎會青龍。青龍和尙就是清法長老弟子。要給他師父報今日之仇。後話暫且不提。書說當時。孔華陽觀看清法走後。略微沉了一會。擺劍進前。說道黎老英雄閃開。待我會鬥大寨主黑面行者大力神。此時伍昌看見老師含淚而去。不由心中後悔。師生們感情甚好。如今

他這一走。不知何日相逢。只願一胡思亂想。再要進手。就不如先前。勝英勝子川看此光景。擺定一口魚鱗紫金刀。崩扎挑削。閃砍劈剝。圍住了伍昌。這方面孔華陽戰胡允胡照一。勢居上風。再看老人家夏侯商元。會鬥的是手扶日月腳踏乾坤。蘇華蘇伯虎。在先前蘇華動手。十招之中可以進個兩三手兒。到現在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再看老禪師逃走。暗吃了一驚。心說可了不得啦。此時清法和尙。狼狽走脫。這裏就剩我們弟兄三人。今天要看這個樣兒。我兄長蘇仁當場亡命。不能報復了。不用說有屠勝。與老兒黎孝侯孔華陽。就是一個夏侯商元。就可以把我們弟兄三人治個伏伏在地。看此情形。此地成了事非之所。如若是在再呆一時。恐怕再想脫逃。勢比登天還難。雖然兄長亡命。應當給他老人家報仇。無奈一樣兒。事在危急之時。不能不如此。就是再動手。工夫延長。也是白白的把我這條命搭上。還不如三十六招。走爲上策。找個機會逃命。躲開事非之所。但盼日後脚步走對。再給我兄長報復前仇。三寨主蘇華主意拿妥。再跟夏侯商元動手。就不這麼往裏進招了。不住的左右觀看。那知道夏侯商元他老人家是久經大敵。甚麼事他人家看不出來。現時觀看蘇伯虎。不勉強往裏進招。不住的左右觀看。夏侯商元心中明白。動着手中說道。可怎麼好。蘇華他要打算逃走。你走了非同小可。我這個差事不好交待。方才我有話在先。蘇氏弟兄。交給我了。你們哥兒兩個就是罪之魁。惡之首。跟我弟兄爲仇的。就是你二人。既然蘇仁已死。蘇華我不能叫你走。倘若把你放走。我今天就算輸口了。蘇華呀。蘇伯虎。你就想別的吧。

裏打算走也成，除非把你的頂上人頭留在這裏。若不然的話。咱們倆個人。就算拚上了。大頭鬼王動着手。嘴裏一念這個閒言碎語。到把蘇華氣了個不得了。心中暗想。今天我算完了。聽夏侯商元說的這個話。我們兩個非分個死活才能算完。再說我心中思想怎麼叫他看出來了。要是這樣看。還不如加急往裏進招。不是走不了嗎。我跟你拚了。萬一我兄長死去的陰魂不散。保佑着我。用手中軍刃治他於死。如要該着我活不了。到那時我也認命。蘇華想到這裏。勉強往裏進手。你說夏侯爺也不知是按着甚麼心。看人家招到。他跟着抖身形。往旁邊一縱。口中吶喊。好利害。這一招我若真脫不開。老命就算完了。說時遲。那時快。蘇華一進手。夏侯爺抖身跳出去了。蘇伯虎心說。這可是個機會。他方才說不叫我走。我將決心與他拚命。他又讓招放我逃走。既是讓我。我此時若是不走。可算我該死。蘇華想到這裏。一句話未說。跟着將軍刃往後一背。脚尖一用力。嗖的一聲。躡上房去。這時夏侯商元話猶未了。觀看蘇華抖身登房。他老人家喝道。不好了。小子跑了。我不能叫他走。追。夏侯爺說聲追。這功夫蘇華蘇伯虎。已然順着廂房施展夜行術，窺房越脊走下去了。夏侯爺登房。在後面緊緊跟隨。觀看小子蘇華。在頭前逃命急急不亞如喪家之犬。忙忙好似漏網之魚。恨爹娘少生兩條腿。真若叫他長六條腿更笨。夏侯爺在後面。並不放鬆。此時也不表蘇華蘇伯虎。與老人家夏侯商元。說的大廳外面。衆位英雄。孔華陽大戰胡允胡照一。工夫好久。把胡允胡照一圍在了當中。勦的他。叫天天不語叫地地不應。手中軍刃努力往裏還招。這時

屠燦鎮九江。在房上觀看。暗自說道：「看趕來一個人在外面圍陣江潭。套萬口羅網趕邪。這朝走入歧途。倘有走錯路途的地方。難免殺身大禍。今天看黑面行者大力神胡允。若談功夫在普通人以上。說他的歲數。比我們全小的多。一旦受了蘇氏弟兄牽連。各位英雄將他圍住。生死存亡就在目前。這功夫我若不搭就於他。他人家黎孝侯得着工夫。準不能叫他活。我爲甚麼看着他死呢。要論胡允胡照一。身上沒有多大過處。一旦死了。未免可惜。我來幫忙。把胡允喊住。叫他走。胡允若是機靈的。受了這一次打擊。就該改邪歸正。還能保全他項上的人頭。倘若執迷不悟。還是胡作非爲。到那時再說再議。屠大爺想到這裏。站在了前坡。哈哈笑道：「二位老英雄果然能爲出衆。不才屠燦。要會會大寨主胡允。此時胡照一叫天天不語。叫地地不應的時候。猛然聽見又有人來。說是屠燦。那不問可知他就是鎮九江。人家的人。越來越多。我們這裏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了我與伍昌了。工夫再若大了。我們兩個就得一塊兒被擒。本應當逃竄性命。事到了這個樣兒。我不能叫他等小看。趕跑七也不是我作的。就是不走。頂大不過一死與磨盤山同歸於盡。胡允想着。留神觀看。孔華陽退下。把胡允讓給了屠燦鎮九江。屠大爺來到切近。左手荷刀。先叫了聲胡大寨主今日聽我良言相勸。從此抖身形逃走改邪歸正。另尋安身之所。還可以保住你的性命。倘若執迷不悟。惡習不改。你來看。屠爺說着話。用手一指衆家英雄。復又說道：「天下豪俠在此。諒你有命難逃。胡允聞言抱拳說道：「屠大爺言講純是金石良言。本當遠走高飛。棄匪爲良。」



無奈一節。我拜弟蘇仁一死。教我傷情。再者我的磨盤山。有數十年的光景。一半天產。半人修。實指望在山上。納享清福。不曾想胞弟不法。被勝英治於死地。要依着我。不但不與勝子川爲仇。而並且還念人家恩情。這是替我管他。不料想兩個拜弟。在我身旁搬動是非。纔與屠爺兩家結仇。到今日蘇仁已死。蘇伯虎不見蹤影。這全是禍由自取。現在屠大爺饒我不死。放我逃生。實在是大人義。我胡允今日才知。真教我無顏見人。胡大寨主正說着話。屠爺聽着正入神。萬沒想到。胡允將話說完。舉起自己軍刃。對準自己的頭顱。耳輪中就聽喀吧一聲響。屍首栽倒軍刃落地。留神再看。這麼大的胡允大寨主。腦漿崩裂。萬朵桃花開。往後還倒退了兩步。死屍倒臥埃塵。屠爺觀看暗自後悔。心說，我要不出頭。胡照一還未必死的了。我出頭說了這麼幾句言語。把胡允羞死。真乃是可惜。屠大爺正在思想之際。就見伍昌伍占鰲。看大寨主已死。知道大勢已去。不如趁此而逃，然後再找報仇的機會。伍昌想到這裏。找了一個破綻地方。打出去一隻飛刀。勝爺閃身形一躲。伍昌這才飛身上房。勝爺並不肯捨。隨後追趕。頭前走的八臂哪吒。夜叉神。伍昌伍占鰲。後面跟着勝英。勝子川。伍昌在頭前撒開了兩條腿。窺房越脊。滾簷爬坡。不住的回頭觀看。就見神鏢將勝英。手持軍刃緊緊追趕。並不放鬆。小子不由害怕。暗自思索。自己叫着自已名字。伍昌啊。伍昌。此一次你要逃出了法網。從此以後棄惡向善。歸爲三寶乘教沙門。這就是禍到臨頭後悔遲。伍昌有心要。由鞍中取出毒藥。恐怕經過路路。遇見勝英。勝英已離。後悔了。好半矣。

這纔將主意拿定。還不如我走後山。越過大牆。借水而逃。伍昌想着。撲奔後山大牆而來。此時也就在五鼓將過。一無星斗。二無月光。渺渺茫茫。看見前面大牆搭拉一根絨繩。趕來到切近。心中明白。這是屠勝方才用這個進來的。我不免由此登牆。借水脫逃。伍昌想着回頭看了看勝爺。離着自己很遠。因為道路崎嶇。路途不明。對於行走沒有人家伍昌熟。小子觀看不由歡喜。來到牆根伸手握住絨繩。脚尖登牆。就往上爬。工夫不大。離着牆頭在四五尺。低頭看見勝英。已然來到了牆根。觀看自己把繩頭兒帶上來了。牆高兩丈有餘。勝子川無法追趕。看他那個樣兒着急了不得。不住的擦拳磨掌。伍昌觀看歡喜非常。知道勝英不能登牆。我只要越到了牆外。才能够脫險。自在逍遙。伍昌越想越高興。這工夫已然走到牆的上面。雙手將住了牆頭。張飛片馬打算騎在牆上。不會想。將然一登牆。一脚牆裏。一脚牆外。身形還木長起來。就覺着有人雙手攔住了自己脚脖子。輕輕將他按住。一聲不語。並不放鬆。伍昌機冷冷打了個寒戰。就知道不好。拚着命的掙扎。打算翻臉看看。按他這個人是誰。不想人家雙手用的力大。好半天纔翻過臉來。有心轉身往下滾。又恐怕兩丈多高的牆。掉在下面難得活命。就是這麼着。兩個人掙扎的工夫很大。這時已然東方發曉。勝爺在下面看了個真而且真。按着伍昌的并非別人。正是神鎗華子遠。勝英看罷不由心中害怕。這麼高的大牆。倘若兩個人失脚。掉了下面。伍昌死活不在話下。可惜我拜弟華子遠。勝子川想到此處。不由得高聲斷喝，華大弟不要慌忙。待我登牆捉拿於他。華子遠聽了連忙的答

應，可把個伍占熬嚇了個魂飛千里。自己一着急。豁出去一死。雙手並不掙牆。低頭往牆外就扎。這時華子遠見此光景。知道他沒安好心。跟着雙手一抬。一飄身挪在了一旁。高聲叫道。鐵天勝。人下去了。這句話聲音將然落下。就聽哈哈一笑。接着說道。跑不了。華子遠知道鐵爺答話。用目望下面一看。耳輪中將聽咯吧的一聲。鐵天勝鐵棍打碎了伍占熬的頭顱。然後鐵爺往旁邊一跳。連忙點手道。華老西。你還不下來等甚麼。人已經死了，我可不打官司。華子遠聽了。哈哈笑道。鐵天勝。千萬留神看着。那就是山裏面的賊。現在勝大哥他到了。鐵天勝在下面聽了華子遠把話說完。抬起頭來跟着說道。華老西。你就放心吧。準保這個山賊跑不了。他的腦袋全冒了白水了。華子遠聞言心中明白。方才我看老鐵。不問青紅皂白。舉棍就是一下。當然不問可知。賊人已然身死。華爺想着。隨低頭望牆裏面說道。勝大哥。山裏面大事可會成功。他們老幾位呢。勝爺在下面聽了。忙說道。華大弟。請放寬心。賊人等大勢已去。蘇華被大師哥追趕出來了。快快把飛抓繩兒放下。等他們衆位到了。由此轉回。華子遠聽了點了點頭。剛要與勝爺接談。遠遠看見來了兩個人。頭前這位還抗着一種東西。華爺害怕。恐是賊人前來。連忙說道。勝大哥你看來的那幾個人是誰。勝子川聞聽扭轉身形細看。只見來者。已到自已近前。看了個真真切切。不由心中歡喜非常。敢情來者非別。頭前正是大哥鎮九江。屠燦。肩頭上四馬倒攢蹄。捆着一人。後面那位正是出家仙長。火德真君孔華陽。勝爺看罷。未等屠大爺說話。自己高聲說道。大哥。你多辛苦了。但不

知老英雄黎孝侯他老人家往那裏去了。屠燦聞聽。把肩頭上這個人。往地下一放。然後說道。勝大弟。老英雄黎孝侯巧拿李允李篤忠。他老人家說。叫我們早早走出。恐怕和尚清法二次再回來。向孔道長要放火藥。他老人家在裏面放火。掃滅賊巢。剪草除根。這也就到了。勝爺聞聽。抬頭各處觀看。果然前面火已着起。風借火勢。現時已然火着一片。金蛇亂竄。黑烟布滿了天空。勝爺看了歡喜非常。這工夫由裏面走過來黎孝侯。手持軍刃。伏身施展夜行術。兩足登開行走如飛。工夫不大來到衆人切近。然後回頭看了看山中之火。止住了脚步。長嘆了一聲。咳。用手一指麒麟峪。咳聲道。可惜數千年高山。兩處被火焚燒。實乃我之過也。本當麒麟峪留着。我恐怕以後又生枝節。這次是我，燒了他的山寨。以後伍昌把我遇着。豁出去一死。我自己總算對的住他們。十數年仇恨。今日才能報復。衆人聞聽接着說道。老英雄。此處也不是談話所在。還是到你老府上打攪。請你老登牆。回歸你的住所。還得休息休息。黎爺聽道。各位義士要回鄙宅。也不用登牆。我到這裏。爲的是大家聚齊。要打算到螺絲峪山口。由那裏走多好呢。方才咱從大牆。不過夜間窺探。怕大事難成。現在上者保佑。大功告成從那裏皆可回去。勝爺等點頭。將然要走。牆上華子遠叫道。各位仁兄大家要打別處走。外面還有鐵天勝呢。勝爺聞言這纔想起。復又說道。各位留步。外面還有兩人。一個是黑面尉遲鐵天勝。一個是伍昌伍占鰲。他們兩個人全在下面。華爺又道。快用飛抓。把他兩個。繫到上面。一同前往。華爺點頭道。好。二次扭轉身形。衝着牆外

說道。鐵兄弟。快快把賊人弄上來吧。勝大哥說了。由前山出去。鐵爺在下面一聽。跟着點了點頭。來到賊人切近。用脚一踢。好半天的功夫。賊人紋絲未動。摸了摸伍昌胸口纔知道早已血染塵埃氣絕身亡。這才抬頭說道。華老西。這個賊真死了。還往上弄不弄。要是不管的話。我把他擲在山洞裏去就完了。華爺未與衆人商議。連忙點頭說道。你快着點啊。鐵爺也是真有氣。抬起腿來一脚。將伍昌死屍踢入洞中。二次來到飛抓之處。雙手抓住。爬到上面。然後順着墻裏。慢慢下來。華子遠也跟着下來。將飛抓繩往下一抖。拿將下來。放在身上。這時黎爺問道。二位英雄。我聽說伍昌還在下面。怎麼沒有弄上來呢。鐵天勝聞聽接着說道。方纔那個賊兒。他叫伍昌。叫我一棍將他已竟打死。一脚踢在山洞中。老頭兒。你要是要。可不怨我。華老西叫我辦的。打官司我可不打。案情太重。黎爺聞聽哈哈大笑。聽鐵天勝說話。太有意思了。賊人已死。也算他報應當頭。我也不要他。你打死伍昌不能白打你可隨同老朽。奔我的家門。咱們還要多盤恒些日子了。大家聞言各自歡喜。此時已竟紅日東昇。有華子遠說道你也不用巧言賴詞。鐵天勝認打認罰吧。鐵爺聞聽吓了一跳。遂說道

•老西。認打怎麼說。認罰怎麼講呢。華子遠道。你要是認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打死伍昌。隨我到案打官司。官斷民服。當堂論甚麼罪。咱兩個人領甚麼罪。我是麼也不怕的。躺下一口。站起來一身。你可不成。大名府還有老伴兒呢。你要是認罰。抗着這賊人跟着我們走。到黎爺家中。多給我買些醋喝。咱們就算完。這兩樣兒。由你擇。鐵天勝將話聽完。

用手摸了摸鬚角骨。沉吟了半天。然後說道。老西兒。你就不用跟我來繞賴子。你就說叫我抗着。不就完了嗎。我知道。三人同行。全是小的受苦。今天這些人中。就是我小。抗着他算不了甚麼。鐵天勝說着話。蔣伍昌抗起。大家這纔往前走。鐵天勝大聲說道。喝。我還忘了。我只顧抗着你走了。小子要咬我。我還沒有地方訴冤去呢。小子你來個臉兒朝上吧。鐵爺把李允肚子朝天抗着往前走。巡山寨主疼痛難忍。暗自說道。我這才叫倒運。閻王好見。小鬼難搆。走在道上。就這個私刑。我簡直的受不了。我死之後。來世要還是人。一點惡事我也不做。作惡的得不着好收緣結果。書中暗表。這地方叫鐵天勝惡度李允李篤忠。書不多表。大家歡天喜地。工夫不大來到黎爺螺絲峪。過獨木橋繞走萬字式。來到裏面將李允放到廊簷下。各位走進客廳。有家人預備水。大家淨淨面。然後喝茶。說了會子閒話。天到午時。吩咐開飯。大家飽餐一頓。然後預備粥。叫鐵天勝親自喂李大寨主。李允看此景況。心中這份難過。就不用說了。海下這麼些鬚鬚。我這是何苦呢。李允忍不住傷心。順着二目之中。熱淚滾滾。淚洒胸膛。抽抽搭搭慘不忍睹。鐵天勝喂了半天。李允一口也未嚥。看着他掉眼淚。鐵天勝不由己的心中難過。也流下淚來。鐵爺一落淚不要緊。驚動了黎宅家人。一個個向前解勸。聲音一大了。屋裏面各位出來。觀看二人對着臉兒落淚。令人見了傷情。大家看了好半天。後來還是勝英說道。鐵大弟。你這是怎麼的了。他哭是後悔前非。你陪着他哭甚麼。難道說。你也想起甚麼來了。真正叫好笑。勝爺把話說完。大家觀看鐵爺二目落淚。

衆人等不由的哈哈大笑。大家這一樂不要緊。到把寨主李允的難過更勾起來了。心中暗想。憑我身入綠林道。並未作過傷害天理的事。想不到今天。被人家雙義弟兄。當場擒住。抗到這裏。受衆人羞辱。實在是現世到家了。這件事我不怨別人。惱恨二位寨主。蘇氏弟兄。要沒有他。屢次跟黎孝侯爲仇。怎麼着也到不了這般光景。自己越想越難過。幾乎大放悲聲。這功夫。旁邊的勝英勝子川。見此情形。心中明白。這是他悲痛五中。要不然丈夫淚。不能輕彈。勝子川這才走向近前。用手一拍鐵天勝肩頭。含笑說道。鐵大弟。你這是怎麼的了。人家大寨主。是回憶當年。故而如此。你難道心有所思嗎。鐵天勝聞聽此言。把飯盃往旁邊一放。回頭說道。勝大哥你要問我因何傷心。我是看着他哭的難過。我是個心腸軟的人。焉有不掉淚。賽你們這樣鐵心的人。還在一傍恥笑。真叫我說不出甚麼來。咱是麼話就不用說了。鐵天勝說這麼一片。要是不知道的。就說鐵爺胳膊往外扭了。勝英可明白鐵天勝生來就是這樣性情耿直。好好的一句話。放在他嘴裏說。就可以變成惡話了。勝英想罷。接着說道。你看他現在被擒。竟掉了會子淚。也是一點用處皆無。你打算怎麼辦。你給我出個主意。雖然在場衆人。全比你我大。要談到辦甚麼事。我說出來。大家也不能不從。今天拿獲李允這段事兒。我就繞住了。真沒有相當法子。懲治於他。大弟。你要有個主意。只可當面說出。要是能把他殺了。也省得二位。對面落淚。大弟有法沒有。只管明言。勝爺說這個話。也是打算要放李允。自己不能說出口來。想着叫鐵爺說。他要是替他講情。抖擻一放。要不然拿住

大寨主。也是無法處治。你說送到當官。未免麻煩。殺人放火說自己是好人。真假難辨。你說把他治死。在這螺絲峪。也不知道人家黎爺願意不願意。勝爺想這個。才問鐵天勝如何處治。此時鐵天勝是看大寨主那個樣兒難過。挺身大聲說道。勝大哥我要說怎麼處治他。我說出來你準不愛聽。看大寨主他的行為雖然不正。身上也沒有多大過處。就說占山爲王。一不姦淫婦女二不打劫過往客商。這一次跟我們做對。也是一時糊塗。受小子們的蠱惑。真要依着兄弟我，解開綁繩。放他逃生。日後我們再遇到一塊兒。我還多跟他親近。皆因這個人性情。與我相同。倘若各位要治他於死。我也沒有別的辦法。鐵天勝話說到這。留神各處觀看。那個樣是找搗臺的了。倘若有人說這個法子不成。就跟他拚了。各位英雄那是多聰明的人。大家一看鐵爺這種神色。一個個面帶笑容異口同音說道。鐵大弟這個法子太好了。要不然也是沒有相當辦法。勝子川歡喜。這也是算李允李篤忠。福星高照。神鏢將親解其綁。李允活動活動。遂抱拳說道。各位英雄。這一次我李允。受各位英雄天高地厚恩德。鐵天勝實在叫我無恩可報。但等日後鐵爺倘有大難當頭。我李允聞知不遠千里。自行救援。也要報復鐵爺大德。諸位再見吧。李篤忠將話說完。勝爺就叫華子遠送李允出螺絲峪。三十二道螺絲灣。華子遠點頭。帶着李允往外走不表。單說的是老英雄黎孝侯。看華爺把李允送走。他老人家不由面沉似水。垂頭不語。羣雄一看。不由就是一怔。大家心中明白。曉得是放李允李忠篤。老頭子不滿意。別位倒有可說。惟獨是勝英勝子川。他天然生來的性情豪爽。看見黎



孝侯這種情形。未免心中不悅。走至他老人家近前。抱拳說道。黎老英雄。因何這等模樣兒。勝英不明願在老人家面前請教。勝英話音未落。黎孝侯趕緊站起身來還禮道。勝大英雄。要問我黎孝侯因何不悅。實不相瞞。方才看是你們勝鐵二位。仗大義放走李允李篤忠。遣派華子遠送。是我念其你我感情的關係。未加攔阻。你們各位想。常言說的好。放虎容易捉虎難。解繩扣放李允。不費吹灰之力。我黎孝侯拿他。真可以說費盡三毛七竅。黎孝侯話猶未了。勝英勝子川。聽黎爺談話倒顯着自己不合適了。若說李允也不是我拿的。我是沒心傷他性命。故而放他逃生。不想招得黎孝侯不滿。方才聽他講話。當然不用問。說我釋放李允不當。勝爺想這個。未等黎爺把話說完。接着說道。黎老英雄。要聽你這個話。一定李允不應當放了。老人家你得想情。按說李允本身沒有多大過處。在咱們兩次動手。人家並未出頭。那總算暗裏幫忙。不給磨盤山增強實力。黎爺聞言接着說道。勝大英雄。彼時我看把聚議廳引着。就在我一疎神的工夫。忽然來了一羅瓦。幸虧閃躲的急。未致被害。要不然想活萬難。跟着縱下羣賊五名。爲首的就是。李允李篤忠。別看他生長來忠厚。這個小子內外五行不合。內藏奸詐。口口聲聲說道。老兒你就長的這麼結實。福分就這麼大。挨着勝屠。我們不敢治你。打算看你走單了。將老兒你拿住。預備好了繩子。生生把你勒死。不會想兩次跟隨。未能如願。現在瓦又沒拋着。火也着起來了。你也不用走。豁出我們給個人性命。咱們同死在這裏。也要剷除綠林中敗類。小子們說着話就與老朽動手。不到十個回合。他們不敵

老朽巧用一手栽鍾。將李允拿住。餘者四散奔逃。我出離聚議廳。遇見屠燦與孔華陽。屠爺看見我抗着人。他不肯叫老人家受累接着抗到大牆。然後交給鐵天勝這纔抗在螺絲峪。勝鐵二位義放李允李篤忠。老朽說不是不該意釋放於他。恐怕他惡習不改還要與咱爲仇作對。子川將話聽完。已是默默無言。傍邊裏火德真君孔華陽。看此光景。不忍看勝英爲難。他老人家才接言說道。各位英雄。過去的事。就不用提了。常言說的好。得容人處且容人。我看天也不早。咱們該着與黎爺告辭。屠燦聞言說道。咱也無有別的事了。暫且與老人家告辭。過幾日稍爲得便再給老人家道謝。黎爺聞聽說道。不可不可。適纔老朽與大英雄勝英。說的那個話。不過是閒談。就是把李允殺了。又該怎麼樣兒。總而言之。明有王法。暗有神佛。他要對於咱們不好。叫他這一次逃了。將來也得不了好。衆位英雄我把話說開了。你們不怪乎我嗎。屠燦說道。非也我們實在有事。咱們只顧在這裏談話了。可不知道大師哥夏侯商元。追趕賊人。往那裏出了。還是到外面找找。才能放心。勝英聞聽說道大哥。夏侯師哥。我明白他人家看磨盤山完了。不打算與咱們在一處。要是告辭。恐怕咱們不教走。假做追蘇伯華走了。大家一聽。各自點頭。這纔將心放下。知道人家勝英。與夏侯商元是一師之徒。當衆他人家性情。勝英盡知。鎮九江屠燦說道要是這樣的話。可就不用掛念他老人家了。勝英點頭。說着話要隨衆人告辭。黎孝侯見大家要走。連忙說道各位英雄。這是說的那裏話來。在下早有意。將你們大家請到這裏。多多盤桓幾天。無奈事務繁雜。不能如願。現在好容易

諸事辦完。天賜之便與大家英雄聚在一處。你們大家怎麼又告辭呢。難道勝大弟還忌恨我方才之事嗎。勝英聞言。陪笑說道。你老人家千萬不可錯想。相你我弟兄可說一見如故。知己之交。無話不說。無話不談。我的意思告辭。是因為大事未完。江湖人人皆知九江地面有個雙義鏢局。到現在被賊人用火燒為灰塵。承你老人家不棄。加以輔助。掃滅賊巢。大仇已報。還有一節。我們雙義鏢局。不能不恢復起來。故而告辭。到九江地面另尋鏢店住址。開始水旱雙義鏢局。黎爺聞言沉了沉含笑道勝大弟。要談復活雙義鏢局。還是非得在九江前塘嗎。如若在我這個地點成。此時也算個機會。磨盤山大寨。麒麟峪。這兩處無人照管。要是日久天常。豈不變成焦土一般。如若大弟你願意在磨盤山再建雙義鏢局。不才我願意出資幫忙。倘若鏢店開了市。一者咱們弟兄可以在一處盤桓。可以互相換通知識。再者鏢局要出了事。孝侯我不敢說人傑地靈。反正官私兩面足可以伸手。勝屠二位聞聽此言。一口同音抱拳道。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們哥兒兩個這先謝謝。不過馬上辦。不能來的這麼急。畧微休息幾日。研究研究。再前來打攪。黎爺聞聽點頭遂說道。既然如此。俟後有事只管賞信。我黎孝侯必當儘力而為。屠勝二位聞聽。點頭應允。老人家吩咐家人調擺桌椅。各位英雄觀看。連忙說道。老人家。不必費心了。我們的意思。打算即刻回家。討論復活雙義鏢局辦法。黎爺聞聽含笑說道。各位英雄說的那裏話來。我已預備好了。衆人吃好吃夕還不賞臉嗎。再說不是還去馬集村嗎。勝大弟你來回跑甚麼呢。我這裏與屠大弟那裏不是一樣嗎。勝爺一看黎孝侯

那個意思。句句全在情理之中。遂笑道。既然如此。我說能虧負老人家的美意。多住兩天也沒有多大關係。如此說來我們就打攪了。各位說着話。有黎府家人。酒席擺滿了桌案。大家各自入座。家人垂手站立兩旁。勝爺歡喜了不得。曉得黎孝侯對待自己。勞若上賓。酒席筵前不必多表。大家方纔吃喝完畢。勝英站起身形說道。衆仁兄賢弟在此少候。那麼我先到一趟馬集村。看看馬玉山是何如人也。鐵天勝緊跟站起身形說道。勝大哥我與你同去。他若不利於你。我先拿喪門螺絲棍把他打死再說。勝英說鐵大弟不可。書信相邀。是教勝某前往。我決不能領傍人前去。看來人意思並無惡意。倘有不測。就是刀山油鍋我勝某何懼哉。黎爺知道勝英乃是少年英雄。有點僵火。而且又是名譽關係。遂說道鐵大英雄不可跟隨。勝大英雄一人足矣。鐵天勝自思道。這老頭又離開我們兄弟感情。他這不是不叫我跟着嗎。我還是非去不可。這時勝爺把自己所用的零碎歸置齊畢。收拾緊襯俐落。這纔與衆人告辭。黎爺說道勝大弟且慢。教家人領你出了峪口指給你大道。省得兄弟問路了。勝爺點頭說道可以。不表勝爺去馬集村。且說屠燦與黎爺孔道長說道。你看勝英此去有無凶險。孔華陽說道。馬集村是怎麼回事。屠燦將馬青馬玉川書信相邀勝英的話說了一遍。我自勝爺走後。心中有點不放心。鐵天勝一看衆位正在談話之際一個不留神溜出來將自己的東西拾掇俐落闖出峪口。就跟下去了。抬頭一看勝爺正往前行。鐵天勝自思道。我別離近了。倘要他查覺。他不教我同行又不合式了。還是我慢慢的跟隨好了。反正他到了。我亦到了。那時他就無的可說了。不

表鐵爺自思。且說勝英勝子川出離螺絲嶺順道前行。工夫不見甚大。走出來大概有三十多里地。看見有一老人。抱腕當胸與人家打聽馬集村。還有多遠。老人告訴他。再走不過三里。見着村子。那就是馬集村了。勝爺謝過老人。往前行走。到了村子近。留神細看。村子雖然說是不大。也有四五百戶人家。別看村子小。甚窮的主兒還是真少。看罷這才與人打聽馬玉川的住宅。打聽明白了。勝爺來到門口。看了看。是座北大門。五層階台。走上階台問道。裏面有人嗎。由打門裏走出來一位上年歲的老家人。笑嘻嘻的問道。你找誰。勝爺說道。在下姓勝。到這裏來。找馬老師。家人聞聽說道。不用問。你老人家是神鏢將勝老師。請你候一會。我到裏面請我們主人出來迎接你老人家。說着話轉身往裏走。勝英等候。功夫不見甚大。就見家人帶路。走出來一位英雄。說話聲音宏亮。大聲說道。勝老師在那裏。惹過我接待來遲千萬莫怪。勝爺聞聽。留神觀看。只見這個人。大身材。足有六尺多高。細腰扎背。身穿青色衣服。閃披着青色大氅。腳穿薄底靴子。看年紀五十歲左右。面帶忠厚。英雄氣概。一部花白髯。勝爺看罷速速拱手。口中說道。勝某有何德能。焉敢勞動馬老師親身迎接。真是折壽折壽。說着話。馬爺擺手往裏讓。頭前走的勝爺。不多時來到廳房落坐。馬爺也自己報了名姓。然後叫家人獻茶。茶罷落盞。勝爺這才說道。馬老師。書信叫我親到此處。不知有何吩咐。當面請講。勝英願聞。馬青聞聽臉一紅。好半天沒說出話來。勝爺看此光景。知道有事。跟着說道。馬老師。沒有關係。有話只管說。別看咱們沒坐下談過。俗語說的好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再者說咱們是一見如故。只若是姓勝的作的到。我是決不含乎。馬爺聞聽。未從說話。先打了一個咳聲。這才說道。不枉你是一位英雄。冲着今天你說這個話。就叫人佩服的很。我也不客氣。把我的事。全跟你說說吧。馬青並不慌忙。就把自己的事。對着勝爺細說了一遍。書中代言。馬青到是一條英雄。練就一身好武術。拿手的就是靠山背。因此人送外號鐵背蒼龍。原前是一位鏢行後來財有了。娶妻生子。三年前在江西南昌府。與鐵面韋陀周茂。在東關外開設茂勝鏢局子。把馬爺請去了幫忙三年把買賣站住了。也算是周茂時運好。三年的光景。這買賣很算賺倆錢。馬青就跟周茂說不放心要回家看看。如果日後要是有事。再給我寫信。周茂看此光景。也不能留。送給馬爺二千兩銀子。叫馬爺回家。馬青高高興興往家裏走。這一日離着馬集村。還有一百多里地。天可不早。已然長燈了。馬爺一想。往家趕還有一百多里地。住一夜有甚麼關係。再者說。又是天熱時候。我何必呢。拿好了主意。來到興隆鎮大街店門近前。看了看字號是雙順老店。馬爺看完了往裏走。伙計看見。趕緊出來說道。爺台別往裏走了。我們這個店。今天客人特別的多。把房全都住滿了。你老多包含吧。馬爺聞聽點點頭。心說好嗎。活該我今天要走一夜。真要是住滿了。別家我也不住。馬爺正在自己拿主意的時候。就聽有人說道。王二頭。我看別叫這位客人走了。天都到了這個時候叫人家往那裏住去。咱們西跨院不是還有三間上房了嗎。叫他住下多好哩。話未說完了。這個王二頭。瞪着眼說道。小三你管這個幹甚麼。你知道跨院有三間房我就

不知道了嗎。可有一樣兒。老太爺來了誰頂着。他那個脾氣。張嘴就罵。抬手就打。誰惹的了。你不是這麼說嗎。別叫你不痛快。我就把這位客人讓進來。老太爺來了你伺候。咱們是甚麼話也別說了。冲着馬爺一點手。說道爺台。你這裏來吧。有了房啦。可是三間。馬爺站在那裏。方才聽他們說話。全都聽見了。有心不住。真正得走一夜。住下吧。這位老太爺也不知是幹甚麼的。想够多時。拿好了主意。還是住在這裏對。老太爺來了。也沒有我甚麼事。想到這裏。這才跟着這個頭兒。來到裏面跨院上房。到了裏面。馬爺坐下。夥計點上燈。然後問道。客人您貴姓。馬爺說道我姓馬。你姓甚麼。伙計道。我姓王。你老多關照吧。跟着又問。馬老客。您在外面吃了甚麼沒有。馬玉川接着說道。我在道上沒吃。我還是真餓了。夥計聞聽。樂嘻嘻的說道。馬爺你就不用管了。我到廚房。看着給你預備去吧。馬爺點頭。功夫不見甚大。王伙計。把吃的喝的。全端來了。馬爺看看。還是真不含乎。一個托盤。是酒菜。兩壺酒。一雙盃筷。馬爺看着非常的喜歡。遂說道伙計。你給我預備的吃。喝實在不錯。沒有別的。明天我走的時候。多給你點兒酒錢也就了。馬爺說完話自己坐穩了。要喝酒。就在這麼個工夫。外面來了一個小伙計。慌慌張張的。說道。王二頭可了不得啦。跨院的老太爺來了。這句話還沒說完。把個王頭兒給吓壞了。半天沒說出話來。不住的拿眼看馬爺。然後小聲的說道。馬大爺。你老人家疼疼我們罷。不然今天我就是難關。雖然說死不了。也够活的。王頭兒說着話。那個意思。要跪下磕頭。馬玉川。看此光景。連連擺手。叫道伙計。你先

不用害怕。聽我告訴你。我是怎麼着全都好說。可有一樣兒。這個老太爺是幹甚麼的。如果說。他是客人。那是你們財神爺。我可不敢給你們得罪。要說不是花錢的。那就好辦了。我得叫他知道馬青馬玉川。王頭兒聞聽連忙說道。馬大爺。依我說你老人家。就不用問了。我們店裏可沒有房了。請你多避屈。暫時在櫃房住一夜吧。有甚麼事日後在補復馬大爺。你多避屈吧。我早就說了。無論怎麼着。這三間房也不應該租給別人。這都是小三一句話。今天找這個麻煩。此時馬玉川看王二頭。不好意思說出老太爺的名姓。未免的更多心了。心中思想。不用問這個老太爺絕不是甚麼好人。大概是不說理的無知。我既然趕上了。得開開眼。看看這個老太爺是怎麼個人物。馬青正在自己思想之際。就聽有人說道。王二呢。快把我的房門開開。我還真餓急了。說着話往裏走。馬爺留神觀看。但見這個人。四十多歲。長的好凶。不亞如太歲相仿。大身材。足有七尺開外。穿青衣襟。小打扮。青素緞子快靴。黑紫的大氅。上繡三藍花。六楞抽口壯帽。臉上觀看。面如鍋底。黑中透亮。掃帚眉。大環眼。翻鼻子頭兒。大嘴嗟。兩個薄片耳朵。馬爺看罷。准知道。這個小子不是好人。就在這麼個功夫。王二頭走過來。樂嘻嘻的說道。老太爺。天都到了這個時候你才來呀。我們這裏。以為你不來了。把房給租出去了。你老候一會兒。給你騰吧。王頭兒說完了。看了看馬爺。那個意思叫馬爺搬到櫃房。馬青也不願意有事。也打算搬。就在這個時候。聽這小子大聲說道。誰住在我的房子。還不快給我滾出去。等甚麼。說着話。冲着馬爺發威。馬玉川。看



興。這傷氣可嚇壞了。暗想道。我可不打算坐享。這個小子分明是欺侮人。我要是給馬爺罵下來。他這美了。今天不算我不對。我得看看這小子有甚麼勢力。馬爺拿好了主意。就在這裏不言語。王伙計沒有法兒。只得過來叫馬大爺。費心吧。你把房罵下來吧。馬青即應。說道伙計。聽我告訴你。騰房可算不了甚麼。可有一樣兒。得分是誰住這個房子。要是規矩着說都好辦，如果是不木分人。那可得另說說。馬爺也故意抖精神立目橫眉。王伙計看。准知道。今天這個事算起來了。兩方面都不含乎。真要是打起來。就許出人命。王伙計正在想的時候。老太爺。可真火兒了。抖身一縱來到了馬爺的近前。大聲說道。好小子。你真可以。敢住我的房子。還說大話。老太爺姓名威風。是一天半天的嗎。你不含乎報你的名姓我也聽聽。馬爺聞聽說道。小子你要問。告訴你。大太爺住家在馬集村我姓馬。名叫馬青。號兒叫馬玉川。外號人稱鐵背蒼龍的便是。小子你要是有胆量。把你的名姓也說說。老太爺聽罷哈哈大笑。說道。姓馬的你問老太爺姓孫單子名華。號叫寶明。外號人稱活閻羅便是。再往下說就你的活祖宗到了。住在這個店裏。你也不打聽打聽。活閻羅老太爺。我是好惹的不是。書中語表。要說活閻羅孫華孫寶明。在本地面。可說是個土棍惡霸。就是本村子裏的人。真沒有不怕他的。無論買賣舖店以及作家宅院。沒有不給他拿錢的。你說跟他打架鬥毆。又幹不過他。站着能打。躺下能挨。天生來的一身挨打的肉兒。又沒有家。沒有業。倒下一身。立起來一口。就是這麼一個地痞。別號名叫混混，要說這個店房還不是他幹的。

自從開市的那一天。小子就來了。到了櫃上。掌櫃和伙計們一看。認得。是本村的混混。拿着他們買賣人那裏敢惹。就問老太爺。你打算住店嗎。老太爺要是不叫我們幹。我們明天就關門。小子活閻羅一聽。笑道。衆位你們說的這是甚麼話。既然你們知道。我是本地面老太爺。那就算你眼裏看的起我。我來也沒有別的事。打算在這包三間房。該多少錢我給。伙計們一聽。接着說道。老太爺。你說好便好。於是就給他勻出三間房來。從打留出來那一天。小子有時來。也有時不來。因為這個跟住店的客人。吵了多少咀了。後來還有時候賃出去。不叫他趕上。任甚麼事也沒有。只要叫小子賭上。全店房中的客人。那就是倒了霉了。就說伙計小三兒。連王二頭兒。那個打全挨多了。今天也是該着有事。有馬青馬玉川到了。非要住下不可。後來小三一看。馬爺那個樣兒。堂堂儀表。英雄氣概。準知道這位爺。身上會功夫。莫若叫他老人家。住在老太爺那間屋裏面。真要老太爺來了。再給他挪。如若住店的這位橫。不給他挪。我們這個老太爺。非叫他挪不行。叫他們兩個人比比。要是住店功夫好。把老太爺打了。那就太好了。把我們報應也除了。小三王二頭兩個人全想這個。就把馬青留下了。有誰知。不巧不成書。正趕上老大爺活閻羅來了。站在院中。叫伙計。伙計一看。吓了個不得了。後來老大爺口出惡言。可把馬青馬玉川惹火兒了。報了自己姓名。老大爺也報完了名。活閻羅要是個大武藝家。也曉得馬爺是一個英雄。誰知活閻羅。是個土混混。聽了聽馬爺姓名。不由撇了撇嘴。大聲說道。好小子。就憑你這個樣兒。就敢在老太爺我的面

前說橫話。別走着打。活閻羅說着話。舉拳就打。馬爺看小子拳到。身形往旁邊一閃。這拳就走空了。借着這個勁兒。用了個單撞拳。打小子胸膛。活閻羅身法。真不含乎。把身形滴溜一轉。這手會躲開了。二次入招動人。兩個人也不過七八個回合。活閻羅一掌。用的是白猿獻菓。就奔往馬爺下身而來。馬玉川上左步。用右手一掙。把活閻羅孫華。胳膊捋住了。跟着先回身去。就在小子胳膊肘兒下。用力一按。耳輪中就聽咯吧一聲響。活閻羅腿膝折了。跟着嗒呀一聲。馬爺借着這個力兒。抬起腿來一脚把小子踢了個仰面朝天。馬爺把身往旁邊一縱。哈哈大樂。連忙說道。好小子像你這樣功夫。還敢在我的面前叫橫。這你就知道我的厲害了。活閻羅孫華。孫寶明。此時威風滅去了一半。左手托着胳膊。例着大嘴。就剩了瞎呀了。這時全店的伙計人等。沒有一個不喜歡的。大家雖心裏喜歡。嘴裏可不敢說出來。還得出來了事。伙計抱腕當胸。連忙說道。老太爺。你快到櫃房裏坐坐吧。今天輸手不算甚麼。俗語說好。輸贏勝負。那是練武術的常情。久到日後還有一個報復了。衆伙計七言八語胡亂一語。小子活閻羅此時趕緊站起身來。大聲說道。姓馬的。你敢把地址給我留下嗎。等我好了之後。老太爺找你報仇。馬爺聞聽哈哈大樂。說道。小子。你要是有膽子。在三天之內。往這店找我。我等你三天。如要過了三天。再找馬大爺就回家了。我的家鄉離這也不算甚遠。往東北上看。百十里地。地名兒馬集村。到在那裏打聽馬青。號叫玉川。敢說沒人不知沒有不曉。小子活閻羅把話聽完。連忙點頭道。小子。你可不要搬家。老太爺走了

。咱們是後會有期。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就廢書吧。活圖鬆控話說完。扭轉身形。奔往店門。伙計們在後面相送。出門給僱好了車子。也不知拉往何處去了。不表活圖羅羅孫寶明。且說的是。馬青馬玉川。在店房之中又住了三天。本地方人等莫不頂禮趨者人來。馬爺自己知道沒有事了。這才算了店飯賬。走出了店門。衆伙計直送到店門外。馬爺告辭。當衆說明。如果我走之後。孫華他要來了。跟你們打架。你們也不用感怕。你到馬家村給我送去。伙計人等點頭。馬爺回家。一路無事。到了自己家門。有家人把家務之事。細說了一遍。馬爺點頭。叫家人們安心作事。我也不出去了。家人高興的不得了。書不重叙。一恍就是三月有零。馬爺還以為打活圖鬆這件完了。有誰想清晨起來把功夫練完之後。家人進來回稟道。外面來了兩個人。他說叫你出去。馬爺聞聽。就是一怔道。這個人現在那裏。家人道。就在門外。馬爺點頭道。頭前帶路。家人這才往外走。後面跟着馬青馬玉川。功夫不大。來到大門外台階上。舉目抬頭。留神觀看。但只見在對面站定兩個人。全是武裝打扮。歲數年青。左邊站着這個。瘦小枯乾。長眉凹目。小蒜頭鼻子。四字海口。小耳無輪。頭上戴透風馬尾巾。身上穿青緞子小襖。青色褲子。足下白襪笈鞋。打着花裹腿。勒着十字絆。勒着英雄帶。閃披灰色大盤。靠着右邊這一個。舉動不凡。站在那裏英雄氣概。不怒而自威。天然生來的虎視眈眈。臉上觀看。面若冠玉齒白唇紅。白中透着油色。十分好看。兩道寶劍眉。一雙闊目。顴頭豐滿。通官鼻樑。四字闊海口。透紅嘴唇。恰似塗硃。大耳垂着

。頭上戴着八楞抽口壯帽。當中茨菇葉。髮邊絨球。內含響鈴。未曾一動嘩嘩亂響。再往身上看。上身穿米色靠襖。綁身瘦袖。寸排白色鈕扣。身上銀灰色兜襠滾褲。腳底下藍緞子快靴。緊着杏黃色英雄帶。反搭蝴蝶扣。帶頭兒飄飄擺擺。白色十字絆。背後凸凸擁擁。大纓是有兵刃。閃披着粉色緞子大纓。藍雲子湖邊。上綉百鳥朝鳳。散碎花兒朶朶。站在那裏不像練功夫的。乍一看。就好像文質彬彬一個學生。細看可瞧出來了兩隻二眸子亞賽兩盞明燈。馬爺準知道這二位。不是普通平常之人。怎麼自己看了半天。並不認識。正在怔神之時。就看家人用手一指。口中說道。二位你們不是找我家主人有話說嗎。這就是我家主人。有事要你說吧。那二人把話聽完。微微的看了看馬爺。遂抱拳說道。來者這位英雄。莫非是馬青馬玉川嗎。馬爺聞言還禮道。不才正是馬青。但不知二位。因何知道我的賤名。那二人說道。馬大英雄。此地也不是談話所在。我們借一參到裏面談吧。馬爺點頭。這才讓到裏面客廳。分賓主落坐。還未等馬爺開言。就見那白臉兒的說道。馬玉川。我耳朶裏。也有你這麼個人。今天我們兩個人前來。特自拜訪。馬爺跟着問道。未領教你們二位尊姓大名。白臉兒那個人。用手指自己說道。在下姓秦。雙名天豹。外號人稱展翅蝴蝶銀面鬼。然後又指穿青的說道。這位姓尹單字名強。號叫萬方。也有個外號神龍探海鐵太爺。馬爺聞聽他們兩個人的名姓。就知道不是平常人。看那個長相。也是個英雄。也不知他來此何為。馬爺思想正在出神之際。猛然聽秦天豹說道。馬老爺。我們弟兄二人往這裏來。若不跟你說。大概

不知道。爽脆跟你說明白了。比甚麼都強。秦天豹把自己與尹萬方的來歷。如此如彼說了一遍。可把馬青馬玉川氣的了不得。書中代言。自從老太爺孫華被打。自己准知道這個仇算是報不了。又一想也怨自己。憑甚麼白住人家三間房子。今天我這就算是報應。臨頭家裏養傷算辦不了。趕緊請人看。還得慢慢調養。還不著急。這一日正在屋中坐着。聽見外面有人叫門。打發人把門開開。功夫不見甚大。陪進一個人來。孫華一看非是別人。原來是自己叔伯哥哥。千里神行腿鐵仙鶴孫豹。來在裏面。看見孫華那個樣兒。不由得一怔。跟着問道。兄弟。你還是怎麼的了。孫華聞聽。打了一個哆嗦。然後說道。兄長你就不用問了。兄弟我栽了。就把自己被打。前後說了一遍。孫豹聽罷。這個氣兒可就大了。遂說道。姓馬的這個小子住在那裏。住址留下了沒有。孫華明說道。哥哥你先別着急。憑恁也找不了這個場面。不過今天你老人家來了。我跟你說說。說為的是心裏痛快。恁可不知馬玉川這個小子的能耐。真够個英雄。憑我的功夫。也算不啻乎。跟他比試上。不幾錢招就輸了。哥哥你想想。就是恁跟他比也未必能贏。仇我是非報不可。不過得請有德為的。孫豹不等他把話說完。哈哈大笑道。兄弟。你今天趕上了。我也知我的能為比你強。不是今天有個機會嗎。再先前我跟你說過。我在鏢行作事。不過那是虛言。今天不得不跟你說實言了。我不是在鏢行。我是隨着人在江南成名的綠林英雄。當探盤子的夥計。因為我的腿快。我們寨主是特別喜愛我。這次因為我們跟官府有過節。打算要辦我們。故此到咱這裏躲躲。我們二位寨主。全住在咱們東村那章

陀廟裏。我這是告假看看兄弟你。不成想你被人家打了。要是我們二位寨主不來。這個大言我可不敢說。有他們二位。無論對方是怎麼樣兒的英雄。也饒不了他。你不是說到這裏了嗎。我先到廟裏去一趟。見着我們二位寨主爺。有甚麼事再說。孫豹說罷邁步往外就走。孫華見此光景。非常高興。遂說道哥哥您快去吧。最好把我這一份心思說明白。如果要是把把姓馬的打了。這個地方咱們住不了。不表孫華。但說的是孫豹。來到了韋陀廟。見着了秦天豹尹萬方。把孫華孫寶明的事。略為談談。不過這小子會說。竟說有理的。尹萬方聽罷。叫道孫豹。我們是自己人。這是你兄弟。當然我們就得照應。不過有一樣兒。這個時候不對。我們自己是來躲事沒完。再要鬧出意外來。可就不好辦了。到不如你先與你兄弟說去。叫他暫時避屈。對了機會。報仇不算甚麼。孫豹聞聽一皺眉。叫道寨主爺。話可是這麼說。我們弟兄這個氣兒太不好喘了。我想無論如何。你們二位也得替我轉轉面子。尹萬方聽着到不怎麼樣兒。秦天豹到火兒了。叫道孫豹不用多說了。不是給你兄弟報仇嗎。我們管就是了。吃完了飯。我們是一同到你兄弟那裏。問明白了。全都有我了。說着話叫小和尚預備吃喝。酒足飯飽。孫豹帶路。尹萬方秦天豹。一同够奔孫華的住宅。到了孫宅。孫豹頭前帶路。陪着二位寨主。來到裏面。見着孫華。孫豹用手一指口中說道兄弟。這就是我們二位寨主爺孫華聞聽。在床榻之上。連忙拱手。遂說道。二位寨主爺多原諒。恕我身有賤恙。兄弟不能見禮有罪有罪。秦爺一擺手說道。不要客氣你跟我們同事孫頭彼此都是自己。今天我同尹大爺到你

這裏來。就是爲問個明白。報仇算不了甚麼。全在我們身上了。孫華聽罷連忙道謝。孫寶明就把因何被打。這個人。姓馬。名叫馬青。馬玉川。住家馬集村。走的時候。怎麼說橫話。對着秦尹有根添菜的細說了一回。要是依着孫豹。打算他到馬集村。把馬玉川叫來。有甚麼事。還是在店裏說。眞要是打他。也到店裏打去。秦天豹說道。用不着。你不用管。我跟尹大爺親到馬集村找他去。如果是一天一夜不回來。我們算輸了。我們就不回來了。再請別位報仇罷。沒有我們的事了。說完秦天豹帶着尹萬方。由打孫宅動身。親到馬集村。一路無事。到了馬集村。問明了馬青的住宅。這才讓進去。見着馬玉川把話說明。此時馬爺才知道。原來是孫華打發來了。聽罷這才說道。秦尹二位。這個話咱們是這麼說。在店房的時候。這個孫家我也打聽明白了。不是好人。無惡不爲。別看我打他。還算留情。按他那個行爲。我得把他打死也不屈他。我是一時不忍。故此留他於世。今天你們二位前來要替報仇。我可不惱不過可有一樣。你們是一條英雄。受他的巧用。未免太過。尹爺聞聽馬青這遍話。也算有禮。不過秦天豹不肯完。因爲與孫豹說下大話。不打馬玉川彷彿不好說似的。就在這麼個時候。秦天豹說道。馬青。要是知道我們弟兄的厲害呢。不用動手。跟着我們到了孫華的面前。給他陪個禮兒。咱們算是滿天雲霧散。如不然的話。今天可沒有你的好兒。馬爺聽罷臉往下一沉。遂說道。秦老師論道義上說。咱們是一個朋友。不然的話。在我的面前隨便一談。我也不是饒人的人。秦天豹聽着有氣說道馬玉川。不必多言。我們來。就爲的是



報仇講不起。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爲。說着話。站起身往外就走。尹大爺也跟出來了。馬爺只可也來到外邊站在當中秦爺不容分說。往前一蹶。對准馬爺面門上就是一掌。馬青往旁邊兒一閃。進手還招二人就打在一處。家人站在兩旁觀看。這邊是尹萬方。替秦天豹擔心。馬宅衆家人各自害怕。論起來馬爺的能耐實在不含乎。無奈一樣兒。跟秦天豹比上。可差着點。兩人動手也就在二十多招。馬爺略一失神。被秦天豹用一個反背倒劈掌。够奔馬爺的胸膛上打來。馬爺見掌到打算要躲。焉能得够。就聽撲的一聲。正打在胸膛。馬玉川就覺乎着一陣難受。翻身栽倒。衆人們觀看。馬爺順着咀流血。昏迷不省。就在這般光景。再看秦天豹。站在那裏哈哈大笑。用手一指馬青馬玉川。說道姓馬的。你家秦大爺把你打了。有多大的能力你就使罷。打算報仇。我還在那個店裏候着。把話說完帶着尹大爺揚常走了。帶着一份得意揚揚。不表秦天豹他們走去。且說衆人們把馬爺摻起來。駕到屋裏。坐在床榻上。兩條腿一盤。留神看了看。還是不住的順着咀流血。馬爺不住的哼咳。馬玉川吩咐家人到外面把內外科的先生請倆位來。給自己看看傷對於性命上有關係沒有。家人答應。趕緊去請大夫。不多時二位內外科的先生請來。內科平平脈。遂說道。這是振動內五行。雖然是吐血。性命到無關係。內科大夫給開了個方兒。外科大夫過來。解開扭子看了看傷痕。外科先生細看。正在華蓋穴旁邊。有半個手掌印。青紫有五分多高。外科先生點了點頭。說道。馬老師。你只管放心。論起來你這傷可够重。有我給你調治。也算不了甚麼。外科大夫把面子藥拿出

來。用白干酒合好了。往上一糊。最好盼他別破。就沒有多大危險。二位先生走後。馬爺叫家人把藥買來。煎好了吃下去。雖然說不是神仙一把抓。到也舒服。書不要重叙。展眼光景。一月有餘。馬爺雖然說不見痊愈。也已好了七成。沒事不出門。在屋裏來回散步。不住的打咳聲。這一天將然吃完早飯。坐在那裏兩眼發直。有點神經錯亂。家人在傍邊看此光景。未免駭怕。說道。大爺。看你老人家每日精神不振。不住的咳聲嘆氣。我也明白。你老人家被打。心裏老不痛快。姓孫的會請朋友報仇。你老就不會請人轉轉面子嗎。馬玉川聞聽此言。衝着家人擺了擺手。遂說道。你們不明白。報仇我還不知道嗎。不過我的朋友身上的武術。跟我都差不往來。我既然贏不了秦天豹。我的朋友焉能行。據我看沒有劍俠的資格。贏不了秦天豹與尹萬芳。家人不等馬爺說完。樂嘻嘻的說道。莊主爺。你就不用說了。小子我也想到這裏。你老朋友都不行現在外面有位成了名的英雄。他叫神鏢將勝英勝子川。大鬧磨盤山。誰人不知。誰人不曉。真要是把他請來。給你報仇一不難哉。馬爺聞聽搖了搖頭，說道。馬祿。你說的話對。不過有一樣兒。我跟姓勝的素不相識。我怎麼請人家。小子又接着說道。不要緊。你給人家寫一封書信。我去請見不着勝爺就不用說了。如果見着勝英。無論怎樣。就是磕響頭。也得把他請來。還不用說都是練武術的。道義相投。勝爺知道絕不能不管。他若是不來我說活代點刺激性他一僵火就來了。馬青馬玉川一聽馬祿這片話。也算對。到不如給他寫封信，叫他去請。來了就算着。不來也沒關係。說到這裏他預備文房四寶。親自

提筆寫信。把信寫完了。打發馬祿親身下書。事情辦成了。我必然對你有份人心。馬祿聞聽。歡天喜地。接信在手。連連的說道。莊主爺我走了。你老人家在家中靜候佳音。馬爺點頭。馬祿轉身來到門房。把書信包一個小包裏。又代了點散碎銀兩。這纔由打馬集村動身。奔往磨盤山螺絲峪而來。行走中間。好在一樣兒。馬祿小的時候時常登山。對於路途上很熟。辰牌過到了螺絲峪口。馬祿知道螺絲峪裏面。是老人黎孝侯。知道他人家莊規森嚴。趕來到螺絲峪口且近。慢歇脚步。馬祿正然往前走。猛然聽有人大聲叫道。行路的別往前走了，馬祿聞聽止住脚步。抬頭觀看。但只見在峪口外有四名把守莊兵。他這才緊往前走。面帶笑容抱拳道。辛苦諸位。煩勞給我通稟一聲。你們這裏有位新出世的英雄。姓勝名英號叫子川。我有書信面呈。莊丁聞聽仔細看了看。心說有下書信的。一定是勝爺家中的人。既然前來我不能不回。莊兵說道。下書人在此稍候。我給你回稟一聲。神鏢將勝爺正在裏面。馬祿兒聞聽歡喜。遂說道。多多的分神吧。莊兵抹身行走。去了功夫不大。莊丁回來說傳見。馬祿還才跟着往裏走。繞走螺絲峪。到了黎爺客廳。挨着位的請安。只見人位不少。俱都是武裝打扮。精神百倍。自己分不出來那位是勝爺。他這才當着面的問。有神鏢將勝英勝子川。報通了自己名姓。馬祿仔細又看了看。只見勝爺生來的好看。朋友胎兒。衣裳架兒。正在中年。坐在那裏舉動不凡。不怒而自威。馬祿看罷。暗自思想。就看這位爺這個樣兒。不愧是一條英雄。今天要該着我小子露臉。我家主人大仇可報。就盼勝爺慷慨應允。輔助了我。把

仇報了。這才把書信呈上。勝爺拆書一看。馬祿恐怕信寫的不明白。自己又細說了一遍。但見勝爺聽罷。點頭應允。打發自己走。到了馬集村。跟馬爺述說明白。馬青馬玉川將信將疑。正在思前想後之際。就聽有家人進來回稟。說門外來了一位是三十來歲。英勇氣概。背後背着軍刃。馬爺聞聽就是一怔。不曉得來者是誰。就看看旁邊裏家人馬祿直笑得手舞足躍。口中連連的笑道。莊主爺。勝爺來了。你快快隨我到外面迎接。馬爺聞聽慌慌張張來到門外。果然門外站着一位英雄。恭敬敬讓到了裏面。問名姓才知道。是神鏢將勝英勝子川。後來馬爺也報通了名姓。彼此客氣一番。勝爺問馬青馬玉川。因何書信相約。馬爺這才不慌不忙。如此如彼細說了一遍。勝爺把話聽完。跟着說道。馬大英雄。既然以書信相約。一定是看的起小可。再說這件事。也費不了多大功夫。請放寬心。諸事都有我了。馬青馬玉川聞聽歡喜至極。抱拳拱手說道。勝俠士。果然名不虛傳。仗義勇爲。實在教我欽佩。我這裏謝了。正在此時有家人進來說道。莊主爺外面來了一位黑大個他說道他拜兄神鏢將勝英。他說他叫鐵天勝。莊主爺你快迎接去罷。勝爺一聽鐵天勝來了。又知道鐵天勝是直性子。到此時亦無可如何了。馬青趕緊站起問道。勝大英雄此人是你老拜弟嗎。勝爺說道。不錯。於是馬青趕緊走出客廳迎接。這時有家人頭前領路。後面跟着半截黑塔。一片烏雲的鐵天勝進來。馬青跟着抱拳說道。這位英雄遠路至此。恕某未從遠迎當面恕罪。鐵天勝道好說我好。不放心我哥哥勝英故而追趕前來。我鐵天勝來的鹵莽。馬莊主莫怪才好。於是勝爺說道。屋

談談罷。我亦不再給你們二位指引了。說着話來在客廳。馬玉川再三再四謙讓。鐵爺笑道。馬莊主。不客氣。好在咱們都是練武術的。再說那一頭兒活閻羅孫華孫寶明。那就談不到了。咱們所會的就是展翅蝴蝶秦天豹。尹強尹萬方。神龍保海鎮秦倉。要說憑我個人的能耐。將他二人個個活拿。不才勝英我也做不到。耳聞着秦天豹。展翅蝴蝶銀面鬼。也是一條英雄。江湖上綠林道。南北皆聞。不過是見着人家面當面說合。如若秦天豹看的起我。把你們兩造事了啦。俗語說的確好。怨家宜解不宜結。馬爺聞聽點了點頭。別看勝爺年青。說話不年青。說的俱都條條有理。句句有法。當面點頭。勝爺打聽路途。打算親身奔往。馬爺說道。勝俠士。何必忙在一時。天已然到了午正。在我這裏吃過了早飯。然後再說。就是去也不爲遲晚。勝爺點頭。吃喝也不必細表。然後沏得了茶。各自閒談。勝爺有心要奔雙順老店。打聽秦尹二位下落。旁邊有鐵天勝站起身形說道。這個事我也看出來了。您老人家也不必動身。有事小弟服其勞割鷄焉用宰牛刀。我到一趟雙順老店。到在那裏打聽孫華。把他找着。再打聽秦尹二人。勝爺聞聽沉吟了半天。遂說道。大弟。你不必前往。你的性情我是知道的。梗直粗野。一條道跑到黑。倘若你到在雙順店房。兩下言語不合發生誤會。那倒現着反美不美了。鐵天勝聞聽大聲說道。勝大哥。您這話說的不對。小弟我的性情粗野。我是知道的。不過也得分甚麼事。像這個事用不着我犯脾氣。你不知我粗中有細嗎。到在那裏可談則談。沒有說話的地方。我可以把他二人領到馬爺的家門。有甚麼話你們二位另說另議還不成嗎。

勝爺聞言這也是個道理。當時點頭囑咐完畢。家人馬祿用手一指說道。離着馬集村一百多里地。有一個興隆鎮大街。西頭有個雙順店房鐵爺點頭。這才由打馬宅起身。够奔雙順店。一路上跟人打聽。天到酉時已過。才打聽到了雙順店房。站在門前來回打轉。才看見由店房出來一個伙計。兩個眼睛亂轉。嗽嗽咕咕四下觀瞧。沉了半天遂說道。這位爺台您是住店嗎。要是住店您裏面請。鐵爺聞聽。哼了一聲說道。夥計。我不是住店的。跟你打聽一個人。你知道不知道。夥計聞聽遂說道。大爺你要是打聽我們本村子的人。以及本店住着的客人。敢說都在我肚兒裏裝着了。但不知你打聽是那一個。鐵爺道。提起這個人來。可不知現在在你們這裏住着沒有。從前在你們這佔了三間房。這個人姓孫。聽說叫孫華。還有個外號。叫活閻羅。夥計聞聽說道。呃。你問老太爺。他老人家還在裏面啦。書中代言。自從秦尹二位寨主。替小子把面兒轉過來了。自覺着惡氣不出。又來在雙順店房。夥計觀看駭怕。連忙問道。老太爺。你老人家今天才來。打算還住你那三間跨院的還是另有公幹呢。請你當面言明。再說跟你打架那個小子我們也不知道。再說跟你也不認識。活閻羅聽道。老三。你說那是費話。就憑你這個樣兒。你認的那個姓馬的。現在告訴你吧。有我幾個磕頭小兄弟。聽我被打很不滿意。找至姓馬的家中。當場打在一處。給姓馬的這個樂兒大了。聽說他就是不死。也得去層皮。今天我來了也沒有別的事。就問你們一樣兒。是認打。是認罰。三兒聽言不敢作主。讓到裏面櫃房。大家聚在一處。異口同音的說道。老太爺。有話你就說。認打怎麼說

。認罰怎麼講。活閻羅道。要是認打。把你們個個趕出去。這店我幹兩天。要是認罰。把我那三間房。還給我騰出來。買賣算有我一股掌櫃的。那才算完。大家聞聽着是惹不起。打架又打不過他。只可點頭。於是活閻羅孫華。就住在了這裏。成天好吃好喝。如同敬天神一般。伙計人等那一個也不敢錯待。一恍就是一月有零。這天鐵爺到了。站在門前徘徊。三兒觀看駭怕。恐怕這個黑大個也是活閻羅一流。上前問話才知找活閻羅孫華孫寶明。三兒心說我就知道。是跟孫華一黨。還不敢怠慢這才連忙說道。老太爺。孫華在裏面了。未領叫你貴姓。我給你回一聲。鐵爺道。我姓鐵。家住河南大名府。雙名天勝。外號人稱黑面尉遲。三兒道。鐵爺你在此候候。我給你通稟一聲。鐵天勝點頭。伙計去了功夫不大。由裏面走出一人。鐵爺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身材高大。怪肉橫生。鐵爺看罷。那人已來到自己近前。未等鐵爺開言。就聽那人說道。我姓孫。單字名華。號叫寶明。外號人稱活閻羅。誰找我。鐵天勝聞聽哈哈笑道。原來你就是活閻羅。好小子。我跟我哥哥勝英勝子川。到了馬集村。給你們兩造了事。聽說還有個姓秦的。叫甚麼小蝴蝶。你們倆人趕緊跟着我走。去到馬集村。叫我們哥哥給你們了了。年青的打架做甚麼。快跟着我走。鐵爺說着話連連擺手。他純粹是好意。可也得分跟誰說？這小子活閻羅。都是沒棗樹打三竿子的手。他那聽的懂這個。把話聽完一怔神。心說。看這個黑小子這個樣兒。不問可知。這是馬集村。馬清打發來的。我說姓秦的。外號小蝴蝶。不用問。就是寨主爺秦天豹。展翅蝴蝶銀面鬼。看黑小子這個樣兒。身上

功夫一定不小。本應當把他領到秦爺那裏去。無奈我跟秦天豹不熟識。不過是間接的朋友。還不如告訴他不知道。要打算見秦爺。除非馬青前來。自己把主意拿好。跟鐵爺一說。鐵爺把話聽完。微然就是一怔。用手一指叫道。活閻王。你這個說話不通情理。在我來的時候。我勝大哥囑咐過我。不叫我發脾氣。不想你小子說話。太招我生氣了。說甚麼見秦天豹。非得馬青前來。這要是馬爺不到。姓秦的就不能見了。好漢爺給你們兩造了事。你就這麼不識抬舉。你要是再在我面前說費話。可不怨姓鐵的不對。抓過來摔死你；鐵爺說出這個話。不大要緊。可氣壞了活閻王孫華。往前緊湊。怪眼圓翻。高聲喝道。好小子。你這分明是跟我找茬兒。你不打聽打聽。老大爺是好惹的嗎。活閻王綽號也不是一半天天劍。竟敢在老大爺面前大言欺人。我看你分明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邊拔牙。別走。叫小子你認得我。活閻王說着話將大鑿。撲騰騰打了個團擲在旁邊。搶步進前舉起拳來用了一個窩裏破炮。打鐵爺面門，鐵天勝觀瞧往後一倒步。氣憤憤的說道。好小子。你真敢找死。叫你知道知道太爺我的厲害。把你打哭了。自然姓秦的就出來了。鐵爺說着話倒身形。躲開孫華這一拳。跟着上左步。舉起雙拳打活閻王太陽穴。孫華縮頸藏頭。哈腰用了一手撞掌。打鐵爺石門穴。鐵天勝身形一矮。拍左腿用了一手拐李倒踢球。孫華往右邊一縱。二次進手。倆個人就打在一處。這功夫門前看熱鬧的可就太大了。別看人多沒有一位願意這小子贏的。因為他的行為太壞；就在這麼個時候。猛然間就聽澎的一響。看了看孫華這個樂兒可大了。擰了一個揚面朝天



。此時孫寶明躺在地下。心中這份難受就不用說了。心中暗想道。這個事情。怨我自己。無論如何。也不應該跟這個小子動手。我連姓馬的都贏不了。如何贏的了。這不是我。我着倒霉嗎。自己正在思想之際。就聽鐵爺大聲說道。小子你倒是起來呀。躺在地下就完了嗎。孫華聞聽此言。跟着站起身形。遂說道。別看我躺下了沒有甚關係。你要是英雄可別走。回頭我叫你知道我的利害。我聽哈哈大笑。說道。小子聽我告訴你。鐵大爺來到這裏不是找你。憑你也用不着我打你。仗持人找來我打你。一片話。遂說道。這位樂嘻嘻的說道。這位我們除了害啦。說孫華。由打店中動別人這一手兒真不聲痛哭有甚麼過不仇。我跟他動手。既來報仇。不白打嗎。得了。

聽哈哈哈大笑。說道。小子聽我告訴你。鐵大爺來到這裏不是找你。就是找你的仗持之人。跟你說完了。我也不走。你就快把你的回去交待去呢。鐵爺說完了。覺着得意揚揚。孫華聽罷鐵爺這等着吧。孫華說罷轉身就走。此時店裏的伙計等。全都過來。邀請這屋來吧沒有別的。就願你把他一羣人趕走了。就算給裏面吃茶。不雅如紫星捧月。將鐵爺讓到屋中不表鐵爺。再說陀廟。見着秦天豹小子是放聲就哭。這個地方是小子的能耐。看此光景。趕緊問孫華你是怎麼的了。憑一個男子漢。放說。孫華就把店裏來了一個姓鐵的。是由打馬集村來。說是報仇。說的話說了一回。秦天豹說道孫華。你也太明白了。他們得比馬青的功夫好點連馬玉川都贏不了。跟姓鐵的比。不是時就去。把話說完。叫道尹大哥。你在這裏等着。我到店裏

去一趙。會會這個姓鐵的咱們再說。尹萬方聞聽說道：兄弟你去的話，是咱們哥兒兩個一同去。就說愚兄不動手。也給兄弟助點威風。秦天豹聞聽。說道好了。要是哥哥你同我一塊兒去。那就太好了。說罷。站起身來。頭前走的尹萬方。後面秦天豹。孫華跟着由打廟中動身。趕奔店裏來。別人不要緊。惟有孫華這個小子。是精神百倍。來到了店門前。早有店裏的伙計。一眼看見孫華帶着好些人。都帶着得意的樣兒。趕緊往裏走。見着鐵爺。說道鐵大爺你快看過去吧。孫華把人約來了。你早作準備罷。鐵爺聽罷微微一沉。遂說道沒有關係。也不是姓鐵的說一句大話。他把天兵搬來。我也不在乎。正然說着。院內有人叫到。姓鐵的你快出來吧。今天我也看看挨打的。鐵爺聞聽。接着說道。小子不用費話。還不定誰挨打了鐵爺到了院內。孫華早就看見了。說道秦大寨主看見了沒有。那個小子就姓鐵。此時鐵天勝早看見了秦天豹。尹萬方這兩個。他並不認識。看罷這才說道。姓孫的。我當是你請天兵去了。原來請他們倆個人。這不是叫他們眼看現世嗎。不是驚人的英雄有甚麼用處。此時秦天豹。一聽鐵爺說這一遍。未免有點不喜歡。面帶不悅之色。跟着也說道。孫華你大驚小怪的。我當姓鐵是怎麼一個出色英雄。原來是黑小子。今天遇見我們弟兄也叫他知道知道我們的利害。兩個人算是言語不合。鐵爺是性如烈火。見秦爺這個樣兒他那裏看的慣。三句話沒說完。鐵爺就動了手。秦天豹。見鐵天勝進招。只可入手相還。鐵爺跟秦天豹兩個人打上。比方才孫華可好看的多。因為兩個人全都有分身。二人是各施所學。秦天豹是身輕如貓。鐵天勝

力大如牛。二人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也就在三十多招。鐵爺用了一個撞掌。秦天豹左手一接。右手橫着一推。對准鐵爺的胸膛上打來。鐵天勝想躲。焉得能够。就聽澎的一聲鐵爺倒在了地下。順着嘴裏往外流血。好半天的功夫。才換過這口氣兒來。大聲說道小蝴蝶你把鐵大爺打死吧。沒有關係。就怕小子你們這一羣人活不了。秦天豹聞聽。遂說道姓鐵的用不着這個樣兒。打死你還費甚麼事。因為你不置。我們走了你住那裏。打發人送你去。沒有地方住。叫你住我們店裏。請人給你治傷。鐵天勝聽罷這才說道。小蝴蝶。別看姓鐵的輸了。沒有關係。只要是有命。我還要報仇了。我看最好你還是打死我罷。此時秦天豹。到不怎麼樣了。旁邊兒的尹萬方。叫到大弟。別跟他說話了。打死他完了。日後無論有多大事非。咱們頂着就是了。說着話那個意思打算過來。要把鐵爺制死。就在這個光景。店裏掌櫃的過來了。口中說道。得了諸位爺們。今天把這個臉兒賞給我吧。你們爺們也消消氣打倒也就是了。千萬別出人命。掌櫃的有心眼兒。他看姓尹的火兒了。真要是打死鐵爺。你們也就是一走。回頭我們店裏事兒就大了。到不如先把他們勸走了。再救鐵爺。尹萬方這個人。也算看的寬聽掌櫃的如此說。只可說道。掌櫃的咱們是初次見面。你這個人也不錯。這就算看着你們的面子。暫時饒他這條狗命。如果他要是完了呢。是他的便宜。不完我們住在韋陀廟了。尹爺把話說完。叫到秦大弟。咱們走吧。一個個得意揚揚。出離店房。不說秦天豹等。但說店裏掌櫃的吩咐聲。把鐵爺搭到櫃房裏來。然後說道。鐵大爺。你只管放心。治你的傷。

無論花多少錢。全出在我的身上。就皆因起事算是由打我們櫃上起的。當初馬大爺。打不平也是爲我們。今天才有你老人家被打。鐵爺說道。掌櫃的我的傷不在你這裏治。你要是看我够一個朋友。打發人把我送到馬集村。馬青馬大爺家去。報仇我有朋友。你們要是胆兒小。不敢如此。也可以去一個人。給馬爺送個信兒就說我身代重傷。掌櫃的說道。鐵大爺你就不用管了。叫我們櫃上伙計們用簸籬把你送到馬宅就是了。掌櫃的說完了話。跟着派人。把簸籬拿來。把鐵爺放在裏面兩人抬着。一個人照應。一直够奔馬集村。連夜行走。來到馬爺的門前。叫人進去回話。此時勝爺與馬玉川二人。在屋中談話。神鏢將。勝爺後悔不該叫鐵大弟一個人前往。知道兄弟的脾氣不好。到了店裏見着他們諸事圓滿可太不易了。自己想想多時。未免後悔不應該叫他去。正在思想之際。家人進來回話。說是外面有人把鐵爺送回來了。勝爺聞聽。不由得吓了一跳。趕緊站起身形。往外就走。來到門前。留神觀看。但見鐵天勝。躺在了簸籬裏面。臉上的氣色。可太不好看了。勝爺看罷。跟着叫到。勝大弟。你是怎麼樣兒了。快說。鐵爺聞聽勝爺叫他。打了一個咳嗽。說道勝大哥。小弟鐵天勝對不起你老人家。到了店房。小弟被打。給你丟臉。哥哥千萬可別着急。勝爺聞聽說道賢弟。不要難過。有甚麼話。咱們是裏面說。此時早有馬宅家人。把鐵爺搭出來。扶往院裏走。到了書房。放在床上。勝爺跟着向送人的道是誰派的你們。鐵爺說道。是店裏的伙計勝爺點了點頭。叫爺馬趕緊取三十兩銀子賞給他們。夥計聞聽。連忙說道。爺們不用賞錢。這個事。是我們店

裏的事。各位爺們給我們幫忙。我們就知情不過了。還叫爺們賞錢幹甚麼。勝爺說道。你們也不用客氣了。我既說賞給你們了。還能收回來嗎。日後我們到店裏去。你們大家多關照就是了。說着話。家人把銀子遞給他們。夥計走去不表。且說勝爺。跟着問了問鐵爺在店裏動手却是誰。你怎麼輸的。鐵天勝就把秦天豹尹萬方。兩個人。怎麼揚氣的話說了一遍。後來解開衣服叫勝爺看看傷痕。勝爺看罷。先給他喝一點止疼散。然後叫馬爺請一位內外科的先生。給鐵爺看看。好在一樣兒。傷不算甚重。勝爺這才放心。馬青看見鐵爺。這才叫勝老師。因為馬玉川。鐵爺才被打。實在叫我心裏過不去。聽鐵爺說。這個秦天豹尹萬方能耐很大。別人如何是他的敵手。如此看來。馬青的這個仇。不用報了。勝爺不等馬玉川把話說完。連連擺手。說到馬老師。你不用說這個話。沒有關係。這個事我們不管。就不用說了。要是管上。平平常常的算完。那焉能得够。別說鐵大弟被打。是不被打也完不了。話不是這麼說嗎。你也別動。你在家裏候着。我兄弟鐵天勝。你分個神吧。我隻身一人要找秦天豹。又怕馬老師你過意。姓勝的來了。原打算給你們解合解合。萬沒想到他們如此的不懂交情。我要是不找他們。日後他們還說我怕他了。勝爺說罷。站起身形就走。馬爺也就不能攔了。勝英隻身一人。由打馬宅動身。施展自己的功夫奔興隆鎮店房。來到店房。進門先找了房屋然後才叫伙計把掌櫃的請過來。然後說道。我姓勝。名勝英。外號人稱神鏢將。被打的鐵天勝。是我的義弟今天找來。你先把孫華給我叫來我有話說。掌櫃的聞聽這才高興。遂說道。你

老人家走的是真快。送人的伙計還沒回來了。您到走在他們頭裏了。這麼看起來您真是英雄。掌櫃的說完了話。轉身出來。叫伙計去找孫華。伙計聽見這個信兒都高興的了不得。遂說道。您不用管了。我叫他去吧。勝爺聞聽連忙說道。好。你就辛苦一趟吧。伙計這才轉身形出了上房。一直够奔跨院找活閻王。一面走着。一面歡喜。心說。小子孫華這可算倒了運了。今日來的這位英雄不問可知。一定是昨天被打。那個黑大個約來的。昨天小子幾乎被那位黑面的英雄打死。後來秦尹二位寨主。把黑大個打得吐血。今天來的這位英雄。見了他們豈能輕饒。倘着上天有眼。叫這位勝爺一拳把小子們打死。不但是給黑面的英雄報了大仇。也給我們這村子除去了禍患。伙計一面走着。一面怨恨活閻王。這時來到孫華的住房。推門來到裏面。未曾說先樂嘻嘻的叫道。老太爺。請您到外面上房看看吧。來了一位英雄。說是姓勝名英字子川。有個外號叫神鏢將。今天到咱店裏也沒有旁的事。特自前來會老太爺。那活閻王孫華聽伙計把話說完。不由得心中暗想。不好。來的這個人一定為昨天的事。黑大個被秦寨主打吐了血。這人今天前來報仇。小子想到這不由己的駭怕。書中代言孫華孫寶明別號人稱活閻王。胆子就這麼小嗎。其實不對。皆因這小子兩次被打。幾乎喪命。把小子給打怕了。故而孫華左思右想猶意不定。最後是自己叫道孫華孫寶明。你是怎麼的了。你今天不敢見人家。以後誰人還能怕你。這個地方你還呆不呆。無論有多大的事。你也應該去見人家。就是言語不合。動起手來。不也就是武功高上的打人。能耐稍差的挨打嗎。活閻王孫華

孫寶明想到這裏，心裏發酸。好既是有人前來找我。三兒。你就頭前帶路。我倒要看看來者是何等的英雄。三兒聽了，一聳在頭前走。後面跟着就是孫華。功夫不大，到大房裏面。三兒搶先向勝爺說道：「勝爺，您這是我所找的老太爺。孫華孫寶明。回頭又向活閻王說道：「老太爺。這就是勝大英雄。三兒聽了，心裏發酸。就聽孫華孫寶明哈哈大笑。遂說道：「呦。你是勝英嗎。咱二人素不相識。又見面。但不知你找老太爺我有甚麼事。小子把話說完帶着一份得意揚揚。勝英勝子川聽了，心裏發酸。心說：若等他們動起手來，我再跑。那可就不及了。三兒想到這裏，暗暗的就溜出了上房。不表計三兒駭怕。就聽勝爺說道：「孫華。今天勝某並不是為你來的。所為的就是。掌打馬靈神馬青馬玉川。以及打傷我拜弟黑面尉遲鐵天勝的那個。展翅蝴蝶銀面鬼秦天豹。我知道你被人打了之後。依仗着他出來給你報仇。話說道這裏。你趕快去請你那個助手出來。我二人分個強存弱死。活閻王孫華聽到這裏。自己心中暗說：「這可是個台階。不然的話。憑勝英這個堂堂儀表。一份英雄氣概。我要跟他動手輕則帶重傷。重一重就得費命。這時他既然說出叫我去找秦天豹。正對我的心意。活閻王想到這兒。強壯了壯胆兒。遂說道：「既然如此。我就去找銀面鬼。他就在東村口草陀廟住着。用不了一刻鐘的功夫。我們一同的就來了。可有一樣兒。你可別說完之後。你再跑了。勝爺聞言哈哈大笑。遂說道：「孫華。你就快去罷。叫我走也成。除非是把你門個個人頭帶着。活

閻王並不還言邁步往外走。回頭連連說道。姓勝的。你竟說會子大話。也是半點用處皆無。有胆子你就等着。孫華說着話。走出了店門。順街奔往東村口。活閻羅走在道兒上。成了死閻王了。脚底下不敢放慢。恐怕晚了。連頭兒也不抬。一直往前够奔。功夫不甚大。來到韋陀廟前。留神看了看。角門兒開放。活閻王來在角門。未敢公然進內。登塔台又呆了會。正赶上有一名小和尚。提着一隻水桶。打水將回來。哈着腰兒正往裏走。孫華叫道。少師夫。勞駕給我說一聲。就提我孫華。又來請二位太爺來了。在店房之中。又來了馬青餘黨。非秦尹二位不可。煩勞通稟一聲吧。韋陀廟裏小和尚。正往裏走。忽聽外面有人說話。放下了水桶。留神細聽。原來說話之人非別。正是孫華孫寶明。等他把話說完了。這才接着說道。哦。原來是孫爺您裏面坐吧。秦尹二位。方才同着我師夫走了。活閻王聞聽就吓了一跳。不亞如凉水澆頭一般。機靈靈打了個寒戰。遂問道。少師夫。他們二位未提往那裏去嗎。小和尚說道。我到沒有聽說。看他們二位意思。大概一時半時不能回來。我師夫您是知道的。雖然韋陀廟是他老人家主持。我老師夫可不常在廟內。專門愛在外面遊山逛景。這一次回來。不知多時。也沒有留下話他們就走了。看那個樣兒。三位還是真走了。決然假不了。我向來就不愛說瞎話。活閻王怔了怔說道。可了不得了。這回我這一頓打可算逃不了了。小子說着話。這回可真害怕。小和尚見此光景。連忙說道。我說孫爺。你竟在這怔了會子。也是一點用處無有。還是先回去跟人家說說。那才算對。活閻王說道。和尚老爺。你說的可到是容易。



要到了雙順店房。沒有秦尹二位。人家還不把我打死嗎在此害怕不說小子。書中代言韋陀廟當家的。和尚法號。佛來。先前不是和尚。他俗家姓谷。單字谷忠。別號探套取物。因為在各處做案。時運不至。再三的破案。官人捉拿太緊他這才一駭怕。削髮爲僧。自己起的法號。佛來。後來在韋陀廟它就打算當二家。到不爲的成佛爲的是有一個安身地點。遮蔽衆人耳目。強死不如出家當和尚。作佛門子弟。他也燒香念佛。這就是暗邪明善。當和尚爲避免別人耳目。有時他到各處做買賣見着小號的買賣。就自己做了。有了大家富戶。油水多的。自己却做不了。他在太倉地面。結識兩位英雄。頭一位。就是神龍探海。鎮太倉。尹萬方。第二位就是。光天化日一陣風。崔堂。就是三俠劍所提的。太倉三鼠之父老人家崔重。和尚有了這廟。就好似左膀右臂一般。到招來由鎮太倉尹爺介紹。展翅蝴蝶銀面鬼。秦天豹。談秦爺身份。可比他們三個高。論武術。壓倒了綠林。秦爺做買賣。小的是不做。既作那一回也不能掉下百萬八千。自從結識了他們三個。日子長了。形影不離。無論到在甚麼地方。全是他們四位在一堆兒。故而江湖人稱。江湖四傑。這一年也活該是有事。在太倉做了一水買賣。也是一家深宅大戶。不會想。人家本宅主人有功夫。崔爺下去動手。叫人家看見了。出來動手。沒比了三招。崔堂當場被擒。三位在房上一看。知道人家功夫小不了。就是再比。也是不成。白白的叫人家拿住秦天豹彈指作響。言說風緊扯乎他們三人就走了。過了兩天一打聽。把崔爺送到縣衙。秦爺聞聽說道。這就不要緊了。但等天晚劫牢返獄。三位拿好了主意。

到了夜半更深。施展功夫。就把光天化日一陣風。崔堂救出來了。三個人安慰崔爺。崔爺道。三位兄長。我看你把我送家吧我也不打算出來了。這一次我受的打擊。三年也暖不過來。我得休養。抱路膊休息幾年。他們一聽無法。送到崔爺家門。哥兒四個在一處盤桓了幾天。誰想事機不密。叫官人知道了。到崔宅辦案。多虧銀面鬼秦爺靈機極快。連弟妹張氏孩兒四個全由後牆逃走了。另尋安身住所。後來崔堂在福州地方落了戶。和尚佛來。跟着秦爺等人。又在外面闖了幾年。官人也知道有這麼有名三位大賊了。見頭追頭。見尾追尾。三人沒有法兒。回奔他的韋陀廟。打算忍些日子。不想就勾起孫華這段事了。票依着尹爺。不願意鬧。孫華他哥。苦苦央求。秦爺無法。幫着孫氏弟兄打了馬青。秦天豹還以為沒有事了。後來又來了個姓鐵的。打算給馬爺報仇秦尹二位。也是不得不如此。來在店房。一看鐵天勝說話。不通情理。當場動手把黑面尉遲打了。自己回到韋陀廟。越想這個事越不對。我們是跑在這躲禍來了。把鐵天勝打了。人家能完的了嗎。憑老鐵在江湖路上這些年。難到說連一個朋友都沒有。倘若有他的知己賓朋。二次找到雙順店房。孫華這個小子。沒有不說我的道理。如要把我說出去。跟人家過手。我贏了就沒的話說了。倘若是不勝。這個事兒怎麼辦。秦尹二位又商量了半天。後來才把主意拿妥。此地咱們也別在呆了。呆長了越來越有是非。還不如一走。另謀棲身之所。兩個人想好了。又跟和尚一說。佛來和尚。也駭怕他們二位一走。人家也跟我完不了。還不如咱們一同走呢。和尚說着話。收拾好了。應用的東西。三個

人走出韋陀廟。臨行之時。告訴小和尚。我們這一走。沒有一准地點。有人問。就說沒在。小和尚答應。正在打水的功夫。孫華就來了。言說是請二位寨主爺至店房。小和尚把各位走了的話。對孫華說了一遍。可把活閻王孫華吓壞了。連連說道。少師夫。他們三位這一走可不的啦。人家姓勝的在店房等候。二位爺台沒在。我怎麼回歸雙順店房。小和尚道。我說孫爺。您老外號不叫活閻王嗎。這一回你還值當這麼害怕。係華道。和尚老爺。您就不用說這個了。我也不能在此延長時間。倘若功夫大了。人家姓勝的找在了韋陀廟。咱二人都有性命關係。我走了。如若三位今晚回來。叫他老等候我明天再來。小子孫華說着話。轉身形來到了廟門。不敢冒然出來。提頭縮頸不住的左右觀瞧。那個意思啾啾咕咕。恐怕勝爺找到了韋陀廟。好半天的功夫。觀看外面缺少行人。他這才抖身縱出。邁步就走下去了。孫華他可不敢回歸雙順店房。由打這裏另尋安身住所。不表孫華且說的是勝英勝子川。坐在了雙順店。等候孫華。不知不覺天都到了日未黃昏。也未見他等到來。大英雄不由心中納悶。暗自思索。小子孫華奔往韋陀廟。請秦天豹。尹萬方二人，因何天到這般時候。不見他的踪影。難道說這裏面。不有差錯不成。勝爺左思右想。後來想起。不好不好。想秦天豹尹萬方。他二人本是江洋大盜。草莽的英雄。當然對於世俗人情想的開。他二人要聽孫華報告。勝某我在雙順店房等候。他要是不打算鬥我。怨有頭。債有主。找到馬集村。會鬥馬青馬玉川。想馬清的功夫。焉能是他二人對手。不且不敵。賊人要惡氣不出。難免使用非法。他若是放

火燒了馬集村。燒了馬爺房屋倒沒有多大關係。我的義弟黑面尉遲鐵天勝尙在馬宅。一但有失。鐵天勝身代重傷。不能動轉挪移。豈不甘受其苦。看這樣兒。還不如跟店東告辭。回到馬集村。倒顯着諸事妥當。勝爺把主意想好。這才說道。掌櫃的。我看天也這麼晚了。孫華找人直到而今不見回轉。不用問。今天不來了。我想着跟你們告辭。回轉馬集村。伙計聞聽。含笑。勝爺。據我看也不是對不對。現時你不必回馬宅了。往返一二百地的路程。又在黑夜光景。行走不甚麼大方便。還不如在我們店房宿休一夜。到天明再打聽秦尹二人的下落。倒顯着妥當。勝爺聞言說道。我不打攪了。雖然路途遙遠。放在我們身上不算甚麼。再說我兄弟鐵天勝。在馬集村養傷。我也放心不下。還是明天再來。伙計聞聽也未敢強留。這工夫有伙計小三兒說道。勝爺據小子我想。秦尹他們倆個人。不敢前來了。曉得您老人家大名。也吓碎了她們苦胆。現時他們幾個逃竄性命。您老人家在我們這住上一夜。也沒有多大關係。就是。回轉馬集村。吃了飯再走也不晚。勝爺聞聽這個話。也是個道理。遂說道。我也不在這吃晚飯了。咱們是改天見。掌櫃的在旁邊聞聽擺手說道。勝爺。豈有此禮。天都到這般時候。路途沒有打尖的地方。還是吃完晚飯才好。勝爺自思掌櫃。人家這樣恭恭敬敬相留。出於無法這才點頭答應。有小三早把桌椅調擺齊整。擺放好了杯箸。把勝爺讓到上座。掌櫃的陪着。吃喝不必細表。天都快定更了。這才吃完。小三打洗臉水漱口。勝爺用畢。只聽本村更鐘齊鳴。天F.到了定更了。勝爺站起身形說道。天也不早我告辭了。咱們是後會

有期。店房衆人也不強留。勝爺走出了店門。店東直送到村口外。這才拱手作別。不表店東回店。說的是勝英勝子川。由打村口出來。不敢停留。四外看了看。路旁沒有行人。他這才按按背後軍刃。整整腰囊。伏下身軀。施展飛行術。磕膝蓋撞胸脯。脚打屁股蛋。鹿伏鶴行。十二字跑功。趕奔馬集村。行走中途。大英雄不由思想。天在定更過。我回轉馬集村。跟人家馬爺說。沒見着秦天豹尹萬方二人。知道的就不用說了。要是不曉得的。顯着我勝某無能。勝爺正在思索之際。猛然抬頭觀看。離着自己兩丈來遠。倏的一聲。有一道黑影倏然而過。勝爺不由自主住脚步心中就是一怔。低頭自語說道。啊。天在這樣時候。甚麼人在頭前施展夜行術。本應當不管。趕回馬集村。無奈一節。我身在俠義道。盡義務天職。是有形跡可疑之事。我不能不管。天在這樣時候。有人施展夜行術。我想非奸即盜還不如趕上前去。觀看他是如何人也。想到這裏。跟着一哈腰二次就追趕着下去了。跑了功夫不大。但見前面有座村莊。轉了幾個灣。追進了一家宅院。看見有一道花瓦牆。那個人止住脚步。那個意思要回頭看。勝爺趕緊隱住身形。留神觀看。這時那人抖身上縱。單胳膊跨住牆頭。借着星斗之光看的明白。身穿夜行衣。背後插着單刀。又見他探頭望裏看了看。二次躡下去。勝爺不敢怠慢。抖身來在牆頭切近。留神也回頭看了看。這才脚尖用力。漢地拔葱。往上一蹿。單胳膊跨住花瓦牆。留神往裏觀看。但只見裏面清靜異常。借着星斗之光看的明白。原來是一座花園。裏面真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四外裏少有燈光。惟獨當中有一個八角

涼亭。四外上着格扇。當中顯露幽雅的小門兒。能工巧匠雕刻許多花朵。隔着窗戶紙。就見面大概是有人。燈燭輝煌。人影搖搖。勝爺看罷暗自點頭。心說不問可知。當然方才那條黑影。進了八角涼亭。我既追到了。那還不如身臨其境看看。屋裏面是怎麼回事。勝爺想罷一飄身。脚踏埃塵。把身形貼在牆根。略微又沉了沉。二次攝足潛踪就往前湊。來到八角涼亭切近。測耳細聽。勝爺聽了好半天。只聽其聲，未聞其語。勝爺施展狸貓上樹的功夫。上了亭子台階。要到窗櫺以外。由囊中取出了樹棕。含在口中潤濕。把窗戶紙攢了一個小窟窿。這地方就叫藝高人胆大。哈腰往裏面觀瞧。但見方才那條黑影。坐在了下首太師椅。看年歲有四十多。兩撇墨髻。面色蒼老。滿臉的皺紋。兩道短眉毛。似有如無。好像兩道青崗兒一般。眼睛炒炒成光。鼻如玉柱。薄片咀唇。大耳有輪。頭帶青色軟紮巾。當中莢莖葉。鬢邊粉蓉球。未從說話禿禿亂撞。身上穿。元青色靠袂。寸排骨頭扭扣。下身兜襠褲又肥又大。脚底下抓地虎快靴。十字綵英雄帶。都扎了個整整齊齊。背後揹着軍刃。大髻在腰間圍着。再一看他身旁邊。上垂首。太師兒椅上。坐定一位年邁蒼蒼的老人家。面若銀盆。看年歲有八十多啦。頭帶員外巾。身穿福壽員外髻。脚登寸底官靴。再望兩旁看，並無別人。就在這麼個功夫。就看那穿夜行衣之人。未曾說話。先咳了一聲。道。老爹爹。想我生平以來就恨這等人。他要是在別處。與咱們爺倆無關。眼睜睜在咱眼皮底下。就有如此的惡人。孩兒不置他於死。一旦叫江湖英雄曉得。對於我面上無光啊。這人聲音未落。就聽那老人家咳了一

一聲。連忙說道。孩啊。不要如此。常言說的好。但能容人且容人。人不正自有天報。用不着你我父子相干。我屢次勸你不聽。即爲不孝。你要打算懲治於他也成。用你身後傢伙。首先治爲父一死。然後你再任意胡爲。就是把天鬧塌了。我不在人世。爲父也瞑目甘心。那年青聞言。站起身形擺手道。老爹爹。你老人家太性直了。你老是個買賣人的秉性。跟我們練武的性情不一樣。像我們會功夫的。身爲俠義道。就講究剪惡安良。濟困扶危。要依着你的話。久留惡人逍遙法外。等到日久天長。得屈死多少好人。老爹爹。你不用管。我要是不告訴你老。你是一點也不知道。我這跟你一說。你倒怪罪孩兒了。本應當不管老人家怎樣。仗大義除惡人。無奈一樣兒。老爹爹如此說法。真教我進退爲難。這人說着話。止不住的擦拳摩掌。他這一着急。驚動外面勝英勝子川了。聽那人把話說完。暗暗佩服。佩服這個穿夜行衣的。是俠肝義胆。練武術要全像他這樣的心腸。世界上那還有惡人。今天聽他們二人接談。一定是父子的關係。他父親不教他管。他是非管不可。所以爺兒倆個攪阻。他要是跟我談談。我二人一同掃滅惡人。以盡義務天職。勝爺一時高興。佩服這個人俠肝義胆。不由己的諷讚了一聲。好。真正叫當世的英雄。勝爺這句話聲音未落。就見亭中燈光一滅。啓閉風門。抖身形恰似狸貓一般。縱出了涼亭。這時候勝英扭轉身形。就聽那人哈哈大笑。抱拳說道。何方英雄。不要在此偷看。隨我到裏邊講話。勝英聞言不加思索。也因爲打算跟人家近乎遊乎。不由己的答道。好好。邁步走進了八角涼亭。那人在後面跟隨。來到了裏邊。聽見那

年老之人。站起身形拱着手，怔怔出神。口中顫聲道：「孩兒。這是甚麼人。深夜之間。來到了涼亭。勝爺聞言，尚未說話。就聽那年青的說道：『老爹爹。不要駭怕。我們都是一塊兒的。勝爺閉聽暗道：『好。年青人這麼好的靈機太少了。像我們倆個素不相識。跟我說話這樣的近乎。也不曉得我是誰。有心說當面問問。又恐怕人家老頭子挑了眼。人家孩子既然說了。我們是自己。我再問人姓名。未免不合適。』勝爺想着。就聽那人抱拳說道：『這位英雄。大概你不認識我吧。勝爺閉聽。不由一怔。就看人家由打腰中取出一種物件。遂說道：『這位英雄你望這裏看。』一看便知。勝爺聞言走到近前。仔細一看。他老人家不看則可。他這一看。忽然想起。遂哈哈大笑說道：『我當是何人。原來是當世英雄。書中代言。提起這位來。在本地面堪稱首戶第一家。』這位老頭兒姓李。單字名平。在青年的時候乃是糧行。當過幾年掌櫃的。家趁良田二百多頃。膝下一子。就是這個穿夜行衣的。姓李名白字全星。這就是三俠上的同勝英大破碧液灘那位老人家。那是後話暫且不提。自幼兒受過老劍客歐陽深的真傳。得了全身功夫。十八趟通背掌。軍刃是單刀一口。上中下三盤。最出名的就是插把彈弓。談他老人家彈弓。與普通人不同。像屠燦鎮九江。弓長三尺。銅胎鐵背。他老人家不然。弓長一尺有零。多年的老桑所製。外面用五金包了一層皮兒。然後用鹿筋辦了兩根繩子。也就如未指粗細。很爲精巧。彈兒是純鋼打造。不但彈弓出奇。而且十分準確。上打飛禽。下打走獸。大路神仙難以脫逃。故而人稱太白精虹風雷俠神彈鎮乾坤。自從跟老師分手。隻身闖蕩江湖。



後來因爲喪失了母親。老頭子李平。用書信將他找回辦理喪事。把老太太入土爲安之後。要依着李白。還要遊蕩江湖。老頭子說道。白兒。你也這麼大歲數了。再說爲父我已年到古稀。倘若有個一長兩短。再找你就容易了。我不用再出門了。等我百年之後。身入九泉。然後你再走。也好放心了。李白一聽老爹所說的話。不能不從。當時點頭答應。終日跟着父親過活。一晃就是一年多。時常有人往他耳朵裏傳話。說是在咱們莊子裏。有幾處不法之人。頭一處就是興隆鎮章陀廟。裏面那個和尚。他是江湖綠林道。各處偷盜。第二處就是離着咱這村東南上。不足二十里地。地名兒叫耿寶莊。首戶就是耿氏四傑。耿文。耿武。耿彪。耿豹。他們哥四個。明着是首戶財主。暗地結交江洋大盜。綠林賓朋。各處做案多起。差不多就是他那裏的人。竟說這個還不算。耿文這小子。又是一個酒色之徒。時常在各處搶奪良家婦女。官府上雖然知道。也沒有法子辦他。耿文跟府大人少爺同學。也搭着他家勢力大銀錢又多。官面買通的很好。所以被害居民。有冤難訴。我們本有心懲治耿家四傑。無奈身無縛雞之力。眼看着一點法子沒有。今天就算我多說。跟李爺你談談。你要是肯出頭幫大家的忙。把小子們治服了。或者結果他的性命。大家沒有不念你的好處。就是不修今世。還修來世了。少爺李白乃是劍客弟子。又在江湖闖過幾年。把話聽完。不由的這個氣就大了。在我們家門口。有這樣惡人。教外人知道。我是那道的英雄。我閒着也是閒着。如若不管他們。我把武術練到身上。有甚麼用處呢。老師叫我除暴安良。掃滅惡人。李白想到這裏。才

當時答應，又說這鬼仙就不用管了。我這些日，溺在家，別甚麼事，也不知道。這你告訴我，這事好啦。沒有事我到他們存身所在調查調查。也就是了。李白答應了人家。可就放在心裏了。得暇之時。先到了興隆鎮東村口韋陀廟。李爺去了幾十次均不在。有一次正赶上和尚佛來在廟裏。抖身下房到在裏面。和尚認的李白。是大名鼎鼎的太白精虹風雷禪神彈鎮乾坤。趕緊讓坐。問李爺由何而來。李白李金星並不隱瞞。把他不法之事一說。和尚駭怕連忙說道。李爺。你的名姓我也曉得。並且我知道您在這裏任。要說我是守法的和尙。我可不敢這麼談。可有一樣兒。本地面我沒有案。再說韋陀廟是我落腳的地方。我也不在這裏夜聚明散。這不是您來了嗎。誰叫咱有個好兒在呢。有話您只管談。要說叫我在這裏住。我還呆着您要說叫我走。我明天就搬家。李白聞言。知道和尚够個江湖人。既然人家抬舉我。我不能趕盡殺絕。這才說道。和尚。既是這樣兒。我不能太甚了。不但你這裏不準做案。並且有外方來的。我要是顧及不到。你還得招看。和尚點頭答應。這個話就攔下了。後來還不斷往廟裏調查。這一日也搭他老人家高興。吃完了晚飯後。信步閒遊要到趙耿寶莊。好在一樣兒。離着自己家不算遠。誰在那裏住全知道。不多一時來在耿家門口。看了看四外無人。用牆房越脊的功夫。來到房上。留神往各處觀看。但見四外少有燈光。二次來到後頭院。迎着面北上房，裏面燈燭輝煌。自己爬在房上留神看。只見裏面坐着五個人。當中坐着正是府大人少爺。兩傍耿氏四傑。李爺也認的他們五個人。都是幾里地的街坊。側耳聽了聽。他們談了些甚麼。就

聽見耿文說道。各位兄弟們。自從咱們搶這女人以來。你說他們誰長的好。府大人的少爺說道。耿大爺。要據我看。老陳家那個姑娘就不壞。看那裏有那裏。耿文聞聽搖頭說道。他不算好。要說好還是張家那個婦人。你說是頭。你說是腳。沒有一處不適當的。大家說的七言八語。李爺聽了半天。脫不過就是品頭論足。李爺在房上聽着。就有心下去。不如我把他們叫出來一刀一個殺死不留。又恐怕辦魯莽了。這是俗語說的。飽暖生淫慾。他們這幾個小子。發生甚麼事只要我偵查出來想活萬難。李爺正在思想之際。就聽耿文叫了一聲。順兒。你看他們來了沒有。天已竟這麼晚了。差不多足有四更天了。也該着來啦。就聽有一家人說道大爺。大概也快回來了。他們不是說。有一號大買賣嗎。八成有點兒費手。耿文聽了點點頭。接着大家又談閒話。天都快亮了。還未見有人回來。李白心說。我也別緊着看了。霎時天亮了。再走就不這麼方便了。聽他們說的這些話。大概是做江湖買賣去了。我就是再看。也是沒有多大益處。有甚麼話回頭再說。這才出離了耿寶莊。李白回轉自己家門。等到明日清晨。老頭子李平沒有不問的。因何一夜未歸往那裏去了。李白並不隱瞞。實話實說。觀查耿家動作。我有心把他們殺了。我眼皮底下不要這個不法之人。李平聞言。連忙說道千萬不可魯莽了。耿氏弟兄不法。我也曉得。不用說是咱們這個樣兒的。就是老王家怎麼樣了。他還是村中之首。還鬧不過人家了。返到押入牢獄。直到面今也未出來。那不是自找其禍嗎。可你是你身上有功夫。有我活着。不要亂來。李白聞聽皺了皺眉說道。老爹爹。離着咱這不遠。

我若不管孩兒妄爲英雄。李平道。白兒啦。你要聽我說。你就別管那才是我的好兒子。不聽我的話。以後我不認你這個奴才了。李白聞言。只可點頭。又過了兩天。又有人傳言。耿寶莊搶人來了。就是離着我們這裏十五里。現在聽說今天就要入洞房了。要是好姑娘。受了這種萬惡手段。姑娘就不能活。要是真死了。多麼可惜。李白聽見這個信兒。氣得了不得。恨不能立時把他趕走了。方出胸中惡氣。我先跟我父親商量商量。這回我可該管了。李爺到了家中跟老頭一說。李平還不叫管。李白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有心往東莊跟自己姑夫說說。叫他老人家勸勸老爹爹。這個事關乎德行。想好了主意。這才來到東莊打算見着老人家。不料想一家全未在家串親去了。直到了黑天也未見回來。李爺很着急。知道今天不能往耿寶莊。可惜姑娘不知死活。後來才把主意拿定。我別緊在這兒等着了。回到家中再跟我父談談。這件事我若是不管。枉爲俠義道。李爺想到這兒。才由東莊回到自己家門。行在中途。就被勝爺給追下來了。他可不曉得後面有人。他要是知道有人追。早止住脚步了。所以到了自己家門。天已太晚也不便叫門。來到花瓦墻。抖身越過。老頭子李平一個人好清靜。在花院八角涼亭。他才推開避風。到了裏面。這功夫勝爺也到了。登着台階用目望裏面觀看。後來聽李爺說話。英雄氣概。勝爺讚美。不由己誇了一聲好兒。李爺在裏面一聽。准知外面叫好這個人不是歹人。要是江湖綠林道。聽我說這種話。他得恨我。既然連連讚美。一定是身爲俠義道。盡義務天職。他這才不慌不忙把門兒推開。有心把燈熄滅。又恐怕老爹爹駭怕。跟着縱

花園。彼此跟勝爺揆談。一看勝子川那個樣兒。自己更放心了。五官相貌儀表堂堂。背後揸着軍刃。三十多歲英雄氣概。後來讓到屋中。李爺才由腰中取出插把的彈弓。教勝爺觀看。這才想起。江湖上早有威名。最得意的就是插把彈弓。彈發出去。人人難逃。人送美稱神彈鎮乾坤。太白精虹風雷俠。姓李名白字金星。莫非說就是這位大英雄。勝爺想着抱拳含笑。道。莫非說你老人家。姓李名白嗎。李爺點頭笑道。不才正是在下。未領教你尊姓大名。勝爺用手一指自己說道。我姓勝名英字子川。劣號人稱神鏢將。家住鄭州古城村。李爺聞言哈哈大笑。連忙說道。嘔。耳聞神鏢將勝英。三支金鏢甩頭一只。百發百中。一口單刀家傳八卦萬勝威名遠鎮。偕海皆聞。不才李白失敬了。勝爺聽道。小小虛名何足掛齒。真乃重看了。李爺笑道。耳聞神鏢將兩次學藝。各處成名露臉。實在是難得。勝爺開聽陪笑道。金星李爺。小可各處劇除惡人。並非真正武功精奇皆乃僥倖成功。李爺道。未領教貴老師那位。勝英道。提起我的業師本當不談。既然問到這裏。我不能不說。他老人家俗家姓艾。道號蓮池。大明朝俠客。後來出家爲道。身入玄門。未領教尊老師那位。李爺聽了遂道。勝義士。提起我的老師。你也有個耳聞。談論起來。咱們還是本族近派。親叔伯師兄弟了。勝爺聞聽不由一怔。遂問道。李英雄。聽你所談。小可不知。請講當面。李爺道。勝義士。請你坐穩。聽我慢慢的道來。我業師也是一位出家老道。複姓歐陽。單字名深。我的大師兄。家住山東泰安府。此人姓蕭名寅號叫虎臣。別號人稱踏雪無履痕。勝英聞聽這才想起。前者大師兄夏

侯商元跟我說過。泰安府住着一位英雄。名叫蕭寅肅虎臣。早已棄却綠林。後來幹了一個兵刃舖。以度晚年。聽說還有一個徒弟。名叫劉治。是個採花淫賊。招得他老人家二次出世。各處捉拿於他。大師兄夏侯商元。在中途與蕭爺分手。但不知此時可曾把萬惡淫賊劉治拿住了沒有。李爺聽勝義士說。現在師兄蕭寅。早已把劉治拿住送至官府。已然完了案了。聽說他老人家現時沒在山東。勝英說道。肅老英雄若大年紀。把案圓了。也真是萬幸。聽我大師兄說。他老人家練藝之時。歐陽深老劍客教導他並非容易。李爺聞聽咳了一聲說道。勝義士。提起他老人家練藝。教我老師費神還不算。再提起我來。比他老人家還難。有工夫時候。把我的學藝跟你老人家談談。方才我所說的話。你也聽見了。請你帮我的忙。够奔耿寶莊。搭救良家婦女。剷除惡人。勝英聞聽點頭道。李爺。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够奔耿寶莊。老人家不教去。你就在家中靜候佳音。待我勝英帶着一口單刀。準能置他等死於費命。可有一節。天才定更過。你得先把你的歷史跟我說說。勝英我這個毛病不好。見高人不肯交臂失之。最喜歡聽人家談練藝艱難。李爺把語聽完。不由說道。咳。勝義士。既然你說到這裏。我也表白表我的歷史。以及我老師的出身。再將你與我叔伯師兄弟。怎麼個原因。你就聽了。這才是小孩無娘。提起話兒就常。書中代言。李白李金星在十四歲那一年。一心專好武術。總想着訪一位高明武術家。求人家教導。得點絕藝。到各處行俠作義。別看現在才十四歲。心好劍俠。只要在家門口。看見有人打架。必然身臨其境。與雙方調解息事。一點怨言也沒

有。日久天長本地面的人。以及他父親李平的朋友。沒有一個不說這個孩兒不好的。有一位最跟李爺靠近的。也是個糧行人。他做過幾任掌櫃的。家裏也剩點甚麼。此人姓艾。名叫蓮瑞。是老劍客艾蓮池的家兒。原籍是江蘇人。後來因為胞弟看破世塵。身入三清玄門。與歐陽深爲師兄弟。敢說在老道之中。首屈一指。艾大爺屢次勸他還俗。艾蓮池不允。哥兒倆幾乎要反目。艾大爺一想。我也這麼大歲數了。你一出家。無人接續後輩香烟。艾蓮池是高明道長。那有還俗之理。後來避居萬笏山松竹觀。正務禪修。不與胞兄接見。專心練習劍術。艾大爺一生氣携眷外出。到了九江地面。操做糧行買賣。年限不多。置了些田地。無奈一樣。膝下無兒。老兩口子終日悶悶不樂。時常到李平家中串門。艾大爺跟老頭子交稱莫逆。談來談去。談到膝下無子。李爺說道。艾大哥。這不是我有這個兒了嗎。你要是愛他的話。教他給你做個螟蛉義子。將來以後給他娶兩房媳婦。作爲一門兩不絕。李爺道。是了。就把這個碓兒放下了。誰想艾大爺可記在心裏了。對於孩兒李白。百般疼愛。擇個好日子就給艾大爺叩了頭。從此歡天喜地。本有心給他早娶妻室。無奈少爺不要。一心要學武術。跟李爺商議。老人家申斥多次。無奈跟艾大爺一說自己的意思。艾大爺也是一時高興。遂說道。孩兒。你要是有這個心。我把你帶個地方去。提起來跟我有幾年沒見面了。是我親胞弟。名叫艾蓮池。是一個出家老道。在萬笏山松竹觀。聽說他身上的功夫高了。孩兒一聽很是歡喜。又過了些日子。非教艾大爺送他去不可。艾蓮瑞也出於無奈。只得跟李爺把話說明。李爺那個

意思。不願意教孩兒去。艾大爺道。李白他一心專好武術。莫若教他學去吧。這還用的了多少年嗎。有個一二年的工夫就學成了。別的不落。還落個好身體了。就是你不教他去。日久天長這個孩子出點別的錯。還不如教他學去。李爺這才點頭。到了次日清晨。艾大爺帶着李白就走了。一路上無書。來到萬笏山松竹觀。見着胞弟親近一番。然後引見義子李白。叩完了頭。又說了會子孩兒的志願。怎麼非練功夫不可。我這才領到你這裏來。艾道爺聽了。不能駁胞兒的面子。就把李白留在這裏了。一看李白很高興。本有心教給他功夫。後來歐陽深長到廟中來。一見這個孩子。也是很歡喜。艾道爺又把孩兒。轉拜歐陽深了。歐陽道爺收了以後。倒爲難了。我現在還教着徒弟了。那還有工夫教他。以後把少爺李白帶走了。路過安州。遇見雲遊和尚。大肚賽彌陀佛。普緣長老。看見李白歡喜的了不得。有意收爲徒弟。教給轉盤刀三十六趟。上中下三盤。歐陽深點頭道。既然如此那就太好了。老師你要打算慈悲那太好了。咱跟艾道爺見面兒。和尚點頭。到了松竹觀。把話說明。艾道爺也歡喜。把一切事辦完了。李白李金星跟着和尚在太行山古洞練藝十五年。學會單刀一口。各種小巧之藝。在這個時候。和尚告訴了自己的法號。本門戶之中。還有你一位大師兄。現在正闖蕩江湖。他姓班名雄號叫天龍。這幾年還真不含乎。闖出一個外號。人稱花面魔王。江湖綠林道舉他爲首。日後在道上看見他。多要親近。李白點頭。和尚又說道。金星。你下山之後。我再給你收個師弟。在江湖上幫着你成名。以後就不再收徒弟了。有你們三人足可以接續我的遺



傅功夫。李白點頭。這才跟和尚老師分手。隻身一人蕩遊江湖。數年光景得了一個美稱。太白精虹風雷俠。走在萬笏山。當然親身拜見艾道爺。便忙打聽打聽自己這位大師兄班雄班天龍。艾道爺說道。李白。你不要打聽他了。這個人自出世以來。沒有多少日子。他就身入綠林道佔山爲王。手下嘍兵寨主不少。他是爲首的大寨主。你要跟他一接近。豈不也落個賊名嗎。李白聞聽。也很相信這個話。憑他老人家也不能說瞎話。遂當時告辭。回轉太行山古洞。見着父親把話一說。現在我師哥佔山爲王了。你老人家怎麼就不管呢。普緣長老道。一個人在外面遊蕩。說不定落到甚麼地方。他佔這個山的地方。我也去過。就在陝山兩交界。最大的山峯。山清水秀。不用說他愛那座山。就是我在那裏。也不樂意走了。李白問道。此山叫甚麼名字。和尚道。只要你到陝西。打聽摩雲山玲瓏寨。沒有不知道的。李白聞聽點頭道。老師。聽你老這話。咱這門戶。大概全是山大王吧。和尚怒道。你這話說的不對。佔山爲王。也不爲之過。一個人闖業。說不定準落那行。你要有能耐。不許你也佔山爲王嗎。李白聞聽不由大聲說道。老師你老這話說的也不對。我要想着當山賊。也就不便練武也。我好話說定頭裏。限你一年的工夫。把我師哥找回。洗清了門戶。如若不然。我緊另拜他人。咱就脫離師徒關係了。李白說罷。一轉身就走了。又過了些年。跟人一打聽班天龍還佔摩雲山玲瓏寨。現在勢力更大了。李白異常忿恨。後來遇見老劍客歐陽深。把前後的話一說。歐陽深聽他既然不管。以後不要再叫師傅了。他這叫違背義務天職。又過了十幾年。普緣和尚。又

收了一個徒弟。姓秦名叫天豹。出世日子不多。就身入綠林。作江洋大盜。李白得着這個消息。氣的更了不得。有心憑自己的功夫懲治他。無奈武術是跟普緣和尚學的。他等功夫與我一樣。後來無法。轉求老劍客歐陽深又學習了插把彈弓白日打紅點。晚間打香頭。百發百中。江湖人稱太白精虹風雷俠神彈鎮乾坤。光陰似箭。一晃就是五年。這一天要回家。探望父親。老頭子李平不教走。今天打算不利耿實莊。耿氏四傑。行在中途遇見勝爺了。李爺在涼亭裏面跟老爹說話。勝爺在外面竊聽。然後讓到裏面。道義相投。各叙自己歷史。李白又把自己歷史說出。學藝怎麼艱難。老師是那位。細說了一遍。勝英聽罷遂道。如此說來咱們真叫親叔伯師兄弟。在我練藝之時。聽老就常說有這麼位歐陽深老劍客爺。再說我師傅胞兄艾蓮瑞。是你的義父。這又近一層。但不知這位艾大爺他老人家還在着沒有。李白說道勝大爺。我父親還七十多歲了。艾大爺早不在。在我闖蕩江湖之時。他老人家就故去了。勝爺聽了長嘆一聲說道。李大哥。對於他老人家後代香烟。不用問就是你了。李爺聞聽微然點頭。李平老頭子在一旁說道。這位壯士。是我不虧艾大哥遺言。李白回來時候。給他娶了兩房妻室。勝爺聽罷點頭說道。這就是了。你的意思我也明白。即與令郎娶兩房妻室。不問可知。一來是與艾大爺接續香烟。再者就是你的後代。這就叫一門兩不絕。勝爺把話說完。老頭子哈哈笑道。勝壯士。果不愧艾道爺的高足。非等閒可比。勝爺聞聽說道。老人家誇講了。這工夫未等李平說話。李白在一旁說道。勝大爺。咱們說話的工夫可不小了。此時天已

二更過了。有甚麼話。從耿寶莊回來再說。咱們早去一時。那位良家婦女不致身敗名裂。惡賊也少作一件傷天害理之事。李白話未說完。這工夫就見老頭子李平臉一沉。哼了一聲道。李白啊。你真不聽爲父的話。如今又說出這種話來。真真氣死我了。這時勝爺聽了這話。忙抱拳說道。老人家你千萬別生氣。令郎乃是一位俠肝義胆的英雄。像我們練功夫的人。把能耐練在身上。所爲的就是殺賊官。除惡霸。搭救孝子節婦。秉正義務天職。除惡人即是善念。抱定宗旨。不爲己身事。專爲他人忙。這就是我們練武的特色。你何必如此固執呢。李平聽了勝爺說了這一片話。遂點頭說道。勝義士。既然如此。你們哥兒倆到了耿寶莊。見機而作就是了。千萬不可殺人。二位英雄聽罷點頭一同說道。老人家。天也不早了。你老休息吧。等不到天亮自然就回來了。二位把話說完。轉身出了八角涼亭。抖身越過花瓦牆。李白頭前帶路。二位英雄伏下身軀。施展夜行術。一直够奔耿寶莊。好在一樣兒。離着不遠。李白又來過。天不到三鼓。已然到了耿家門庭。圍着四外房舍繞了一個灣。找一個極矮的墻頭。遂着縱上去。趕到了裏面留神一看。滿院燈光。男女僕人一個個都歡天喜地的。穿着很整齊的衣服。再望房中看。正當中放着一張八仙桌。扎着紅圍靠。上面坐着五個人。桌案上擺着盃箸碟盤。冷葷熱素。乾鮮菓品。五個小子正在興高采烈高談闊論的時候。李白一見要往下跳。勝爺一扯李白的衣裳襟。李爺點頭會意。這時勝英抖身縱上房去。留神望各處觀看。在先前神彈鎮乾坤李白心中不解。趕來到一所跨院。是三間北上房。西裏間燈烟輝煌。似乎有

女子涕泣的聲音。勝爺才爬伏李白耳邊。低音悄語說道。李大哥。聽這種聲音。大概是被搶的女子在這裏間屋。您在此處援救。我到前面捉拿惡人。李爺點頭。心中這才明白。看起來勝爺人家比我高。我說不在前面動手。爲甚麼各處亂找呢。原來如此。李爺想着再看勝英勝子川。抖身越到前面。呆了功夫不大。就聽見四外鑼響。知道勝爺與惡人打上了。李爺不敢慌忙。飄身下來。走到西裏間窻前。用舌尖舐破了窻戶紙。用目望裏觀看。看見了屋裏面各樣陳設。擦的乾乾淨淨。迎面放着一架軟床。捲着紅幔帳。擺着嶄新的被褥靠枕。緊靠窻沿搭着兩條腿。坐着一個年輕的少婦人。身穿藍布褲褂。樸素非常。脚下青緞小鞋。青絲散亂。低着頭。看不見相貌。止不住的哭哭涕涕。李爺心說我先不用忙。聽聽被難婦人是否節烈。倘若水性楊花一刀將他殺死。若是節烈可嘉援救不遲。再看他的身傍。站着一個半老的婆兒。年過四旬。風流猶存。上身穿着鸚哥綠的短袄。下身穿玫瑰紫的中衣。脚下五鬼鬧判腳帶。三根雪青。兩根品藍。再望面上看。雖然看不見正臉兒。偏臉倒很清楚。大麻子奪小麻子。小眼大嘴。別看這位奶奶長得這個德興。說出話來可叫人愛聽。站在那傍連忙的说道。我說這位大嫂子。不是老身我說句大話。我可看着你長的。自從你嫁了這位張老大。一恍就二三年。憑你心說。過了一天好日子嗎。現在我家大爺把你弄在了耿寶莊。也算你的福分不淺。倘若你點了頭。跟他老人家回床共枕。准保你穿不盡綾羅品。吃不盡珍饈美味。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上上下下這麼些人伺候着。要跟張老人家裏比上。天地相隔。我說了這麼半

天。都是金石良言。倘若再勸你不聽。若叫大爺知道。他老人家一怒。可惜你玉容月貌。也得命喪黃泉。婆子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那婦人羞慘慘的說道。咳。這位媽媽。你老人家就不用說了。我已二十有零之人。世界事我也曉得一角。不過可有一樣兒。爲婦我不敢說曉三從。知四德。就是夫唱婦隨我也明白一點。雖然我丈夫貧寒。願隨我丈夫永度貧苦生活。雖然耿氏四傑家有萬貫。財過北斗。也不與我們張氏門中相干。小婦抱定宗旨。能死這裏。其志不改。這位媽媽就不用再勸了。這半老婆聞聽。牙關緊咬。用手指着他說道。張大娘子。我可是看着你長的。不肯下以絕情。要依着我們大爺。說三聲不從。皮鞭沾水定打不容。如要你再固直不允。我可就管不了啦。那婦人聞聽連忙說道。這位媽媽。你還不用說這個。你是不在我的眼前。小婦我早已碰頭一死。那婆兒聞聽。說道。好。你只顧不允。我這十兩銀子飛了。依我說還是答應了好。你如再不應允那麼我捆起你來省的你靈死了。婆兒說着話緊往前湊。這功夫氣壞了大英雄李白李金星。惡恨恨來到了屋門口。哈腰拉開避風門。轉身形來在裏面。嚇的一聲亮出鋼刀。伸手挑軟帘。邁步進了西裏間。把單刀倏倏三幌。口中說道。惡乞婆。少來發威。我乃李家莊李平之子。姓李名白字金星。特意前來搭救這位婦人。要你好好看守。我到前面先把惡霸殺死。然後回來再救這位夫人。這半老婆聞聽抬頭觀看。可把他吓了個魂不附體。敢情來者他認識。就是李家莊李平的少爺。耳聞李白這個孩子。自幼上山。學會了拘神遣將。撒豆成兵。利害無比。今天前來。耿家哥兒四個就叫有命難活。

婆兒想着那敢怠慢。跪倒身形說道。擊少爺請您高抬貴手。饒我不死。我來好好看着張家婦人。耿家四傑就在前面廳房。李爺點頭道。但願如此。倘有陷害等我回來要你的性命。轉身形來到外面。抖身上房。奔赴前面。留神一看。當院中只剩下勝爺一人。正在那裏綑綁耿文。李爺抖身跳下來。哈哈大笑說道。勝大弟。果然武功高強藝業絕倫。不費吹灰之力。當場拿住了耿文。但不知那幾個人呢。勝爺聞聽用手望廊沿下一指。李爺留神一看。似馬倒攢蹄。細着人位不少。全羅成堆了。此時天已五鼓天明。勝爺說道。李大哥。被害之人可曾救出。李爺聽道。還在後面那跨院裏了。我因爲是一位年青少婦。搭救不便。現時有人看守。勝大弟。你隨我到這裏來。勝爺聞聽將然要走。只聽大門外有人叩打門環。咚咚的聲音。二位聞聽不由就是一怔。李爺說道。這是何人叫門。耿氏四傑完全都拿住了。勝爺說道。李大哥你沒看見嗎。不用說耿氏四傑。就連使喚家人全都綑在那裏。二人說着話。只聽門外打門太緊。勝爺知道。準不是有功夫的。他若有能耐。自然就上房了。開開門看看他是甚麼人。勝爺說着話往外走。只聽門外聲音噪雜說話不一。有個尖嗓音的說道。大家別怔着。叫不開門不須拿梯子上房嗎。這時勝爺來到過道。抄起門門。大門將然開了一個縫兒。門外人多。呼騰一聲人滿進來了。勝爺跟着把身兒一轉。藏到了門後。這些人一直往裏闖。勝爺用目觀看。心中這才明白。在頭前兩個人帶着紅纓帽。手中拿着單刀鐵尺。後面跟着十幾名。全拿着傢伙。勝爺曉得這是官人。聽見鑼響。往這辦案來了。自己有心要走。又一想李爺還在裏面

了。這步隨後追趕。到了裏面留神觀看。李爺正與李豹王雄二位班頭說話。客客氣氣。勝爺來到。李爺說道。二位班頭。就是我們弟兄二人。耳聞耿氏四傑不法。早有意給地方除害。無奈沒有機會。現在耿文搶來良家婦女。我們弟兄仗大義。拿獲衆賊。二位班頭聞聽點頭稱謝。然後李爺又問。你們幾位是怎們得着的信。李豹王雄說道。有位老爺子李平報信。李白明白。這是老爺爹不放心。總算是好。要不然往返報官也是麻煩。既然你們幾位老爺到了。那太好了。跨院現有被難的張氏婦人。連同我們哥兒倆。隨你們到衙署打官司。班頭聞聽擺手說道。李少爺你這是說的那裏話來。二位晝夜捉拿匪人。有益地方。我們哥兒幾個感情不盡。你們二位就不必辛苦了。把所有的情形跟我念叨念叨。到衙署我跟老大人一回稟。也就完了。勝李二位聞聽。很爲歡喜。勝英又談說捉拿經過。耿彪耿豹一齊動手。功夫不敵勝英。一脚一個。當場拿獲。耿文耿武要逃。趕到近前每人一掌。打倒就地。餘者不用費勁。伸手就擒班頭點頭。派伙計由跨院找來張氏婦人。連同惡婆王氏。衆人聚在一處。派伙計看守耿宅。大家出了耿宅門首。勝李二位當面告辭。二位班頭行禮道。二位英雄改天再見吧。且後再給你道謝吧。勝李二位很客氣的說道。二位班頭有事只管攬信。我等必然幫忙。這球拱手作別。不表衆官人押着賊人回衙。且說勝英見他們走後。遂即告辭要走。說馬集村還有兩位朋友候着我了。我自昨天出來。到現在音信沒有。他二人也是不放心。如果沒有甚麼要緊事。咱們也改日見吧。好在一樣兒。你的家我也認的。李白道。勝大弟。現在你不要再走。昨

天晚上還有許多話沒跟你說了。怎麼你就要走呢。依我說可不定對不對。先跟着我到家裏吃盃茶。你的朋友要是不放心、先派我的家人。到馬集村這個信兒你看怎麼樣。勝英聽了有心再說不成。又顯着不好看了。勝英無法說道。李大哥。你是不知道。我的事情也沒跟你說。既然教到我府上。小弟敢不從命。李白聽了很是歡喜。工夫不大。到了李爺門首。留神一看老頭子站在門口。止不住的望外面看。勝李二人也明白老頭子是不放心。說道老人家。我們回來了。李平抬頭一看說道。你二人一夜未歸。天一亮我就報官了。但不知耿寶莊怎麼樣了。本府班頭到了沒有。二人一齊說道。老人家。此處也不是說話的地方。請到家裏談吧。李白頭前引路。後面跟着李平勝英。三位來到屋中。各自入座。老頭子問道。你們把耿寶莊的事跟我談談。我也明白明白。後面還有甚麼事沒有。李白把經過的事一說。老人家點頭說道。雖然你倆跟府裏熟。也不能這麼容易。大概這裏另有情由。李白道。老爹爹你就不用管了。跟着家人把臉水打來。勝爺和李白淨了面。李白又說道。勝大弟。咱們也算是自己人了。你老師艾道爺是我的叔父。咱們哥兒倆比親弟兄也差不了多少。我耳聞你不是在九江省。開了個雙義鏢局嗎。怎麼後來又大鬧磨盤山呢。勝爺聽了不由咳嗽說道。李大哥。簡直別提了。也算勝英我時運不佳。一事未了又來一事。我把所遭所遇的事。跟你細說一遍。勝英這才把自己來歷。以及與磨盤山前後的事。如此如彼細說一遍。後來又談到馬集村馬青馬玉川約我出頭報仇。我到馬爺那裏。本打算了事。也是我義弟鐵天勝去請秦尹二人。不料想他二



人意狠心毒。打傷了鐵天勝。我找到雙順店報復前仇。不知他二人逃往那裏。教我無處追尋。由雙順店將要回馬集村。就遇見你了。聽你昨天說普緣弟子。是不是姓秦名天豹。別號人稱展翅蝴蝶銀面鬼。神彈鎮乾坤聽點頭說道。正是此人。莫非他現在還在我們這地方了。勝爺道。大概要是走。也走不了多遠。既然他是普緣弟子。不用問功夫也含乎不了。今天勝某當面要求。我也不管你有事沒事。跟我追趕秦天豹去。李爺聽了接着說道。勝大弟。不要客氣。你肯償臉。我情願跟你一同前去。勝爺聽了很是歡喜。這工夫飯已竟預備好了。李爺父子款待勝英。勝子川毫不客氣。爺兒三個坐在一處。推盃換盞高談闊論。大吃八喝也不必細表。飯畢家人撤下殘席。擦完了臉。又說了會子閒話。勝爺一看天已不早了。遂告辭說道。老人家。改日我再望看你老吧。恐怕馬集村馬清着急。李白接着說道。勝大弟。你若是忙。請先行一步。我把家裏的事安置安置。過兩天隨後就到。你就是不在馬集村。還不在螺絲嶺嗎。勝爺聞聽點頭說道。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不再客氣了。咱們改日見吧。說罷轉身形。走出了八角涼亭。穿宅過院。工夫不大來到了大門。李爺父子直送到街門外。這才拱手作別。不表李平父子。且說神鏢將勝英。順着大道回歸馬集村。好在離着不遠。也就是幾十里地。工夫不大就到了馬宅門前。邁步要往裏走。就見由裏面慌慌忙忙的走出一個人來。細看正是馬宅家人。看見勝英忙搶步請安說道。義士爺。你老人家可來了。我家主人正不放心了。打發我到雙順店看看。你老既來了太好了。快快裏邊請吧。說罷頭前帶路。趕來到了裏面

聲。就聽他高聲喊道。莊老爺。勝大爺來了。趕快出來迎接罷。話未說完。躲避風出來馬  
 背馬玉川。抱拳拱手笑道。勝大英雄裏面請。怎麼忽往雙順店還去了兩天呢。我們這正放心  
 不下了。恐怕大事有變。賊人不利你老人家。要依鐵天勝說。您凶多吉少。我想叫人打聽消息  
 。勝爺聽道。馬莊主。此地也不是講話之所。咱到裏面說吧。二位進了客廳。分賓主落坐。  
 有家人獻茶。勝爺開言說道。馬大英雄。我此去本打算見着秦尹二人。跟他等誓不兩立當揚  
 動手。無奈一樣兒。賊人聞風早已逃去。打發活閻羅孫華。到章陀廟去找。直等到日未天黑。  
 不用說秦尹二人。就是小子活閻羅也未會回來。我有心親往章陀廟到那裏看看。後來一想。  
 既然活閻羅去了半天。我到了章陀廟也是往返徒勞。只可先回來吧。不略想行在中途遇見一  
 條黑影。腳程甚速。行走如飛。馬爺你猜是誰。馬玉川聽道。我那裏曉得。勝爺接着說道。  
 就是你幾里地街坊李家莊李平之子。李白字金星。別號人稱太真精虹鳳雷俠神彈鎮乾坤。馬  
 爺聞聽跟着說道。嗚。李白他甚麼樣子。自從他由外歸來。我坐在家中時有所聞。聽說這位  
 李白字金星彈發連珠。等閒之人難已抵敵。他家李家莊。回來年限不多。在本鎮上濟困扶危  
 。揮金似土。可算是當地英雄。勝爺您見着他後來怎麼樣了。勝爺接着說道。我隨後也跟他  
 他家門。聽他跟老人家李平說話。令人敬佩。我自己冒言一聲。李白字金星是正人君子。我  
 們倆個夜探晚寢莊。拿獲衆惡人。拯救張氏婦女不死。前後話又說了一遍。後來談到展翅翅  
 蝶銀面鬼秦天豹。跟李爺還是一師之徒。因為大師見花面龐玉班雄遊天龍。佔據摩雲山玲瓏

寨。佔山爲王。李爺不滿。故而秦劫師生之情。後拜老劍客歐陽深。聽他老人家的歷史。令人可佩。真可說慷慨義胆。叫他這小人近君子盡義務天職。是我當面約求。找尋銀面鬼秦天豹。給義弟鐵天勝報仇。李爺當時點頭。甘心補助幫忙。現在我怕你不放心。首先來到馬集村。大概李金星把家甲事安置完畢。不久也要前來。他來了給你們二位介紹介紹。幾十里地鄉親。又都是練武術的。馬青馬玉川把話聽完連忙說道。勝大英雄。聽他談秦天豹是摩雲山大寨主師弟。現在你造訪不見秦尹二人。難道說還往摩雲山不成。勝爺聞聽吸口涼氣道。那話也不一定。真要是本地面方圓左右沒有。一定奔往摩雲山去了。據我看等李白來到。咱們三位合計。真要是此地沒有。秦尹二人奔往摩雲山。不怕他那裏有滾開油鍋。風快刀山。勝某何懼。也得前往給義弟報仇。馬青聞言接着說道。勝大英雄千萬不要性急了。談起摩雲山。馬青我也有個耳聞。在我闖蕩江湖之時。在路上不斷遇見大寨主班雄班天龍。此人身高丈二。膀闊三亭。手中軍刃。釘釘狼牙棒。自從佔了摩雲山玲瓏寨。江湖英雄舉他爲首。江湖道上無論有甚麼事情。也得跟人家班爺商量商量。花面魔王威名。綠林道英雄懼他三分。現在雖然是秦天豹的師哥。秦尹二人到不到也尚未可知。咱們等李爺來了合計合計。再說摩雲山離着此地也甚遠。倘若不加思索。公然前往。秦尹不在。也白惹個不值。勝爺聞聽站起身形哈哈大笑。連忙說道。馬大英雄。聽你談班雄班天龍當然任何人不可侵犯。不才勝某也要瞻仰瞻仰這位大寨主花面魔王。馬青聞言。觀勝勝爺那個樣兒。知道是撞了火了。要說鐵

天勝被打。實在是起禍原由是我。現在我要說幾句做甚麼的話。這迫勝大英雄前往摩雲山。倘若再輸給人家。那到顯着我馬青不啻個朋友。馬玉川想到這裏。跟着把話又拉回來。這才接着說道。勝大英雄。要說花面魔王班寨主的威名。總算是聽外方傳言。我也未身臨其境。班雄班天龍真有功夫。假有功夫。在兩可之間。我的主意是在咱這方前後左右。把他拿着或是打聽出來消息。到顯着省神。較比往摩雲山強的多呢。勝爺聞聽。接着說道。這到是個辦法。如若天長地久找不着。那也沒有別的辦法了。馬爺聞聽點頭。二位英雄暢談了一天。勝英親自到鐵爺面前安慰。說我不久給你報仇。兄弟你就多多受屈吧。千萬不可着急。好好養病。等你好了以後。愚兄我還有一點事。沒有奉報你。我怎樣能够露臉。鐵爺在床榻上聞聽。接着說道。勝大哥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小弟我皮粗肉厚。我想有十天半個月的。就能全愈了。此次被打。也是怨我自己。要是把他們約來。一者我也挨不了打。二來他們也走脫不了。勝大哥。你隨便休息去吧。我這個傷不要緊。如果馬爺這裏不方便。可以回歸螺絲峪老英雄黎孝侯那裏。勝爺聞聽說道。鐵大弟。你好好靜養吧。馬爺這也沒有說的。我們還要在這最近幾天。打算給你報仇了。鐵爺聽了將要答話。這工夫有馬宅家人進來報信說道。回稟勝義士。外面來了一人。說是姓李。特地前來造訪勝義士。勝爺聞聽急忙說道。趕緊領前帶路。馬玉川說道。是李白來了嗎。勝英道正是。這才緊往前走。到了街門。抬頭一看。果然是李白。李白見了勝英。和顏悅色的高聲叫道。勝大弟。你早到了。勝英趕緊還禮笑道。李大哥

不要客氣。請裏面坐吧。回頭我再給你們二位引見。李白點頭道。好好。三位往裏走。到了客廳。勝英用手一指馬爺向李白說道。這位就是馬青馬玉川。又向馬爺說道。這位就是李白金星。號稱太白精虹風雷俠神彈鎮乾坤。馬青聽了。留神看了看李爺。不由暗暗點頭心說。不愧人稱神彈鎮乾坤。遂着笑道。李義士。耳聞閣下大名。今日一見。實爲欽佩。李爺聞聽說道。馬義士誇講了。二人彼此客氣了一番。從人獻上茶來。各自飲畢。勝英首先說道。李大英雄。今天你既來到。追尋秦天豹的事。應當怎麼辦。咱們大家可以計劃計劃。馬爺聞聽說道。二位英雄。當初這場事是由我身上起的。到現在我倒一點主意沒有了。還是你們二位核計。我情願意聽命。教我幹麼我幹麼。要是教我出主意我可沒有。馬爺這個地方。就叫有身份。今天這個事是自己的。我要說出主意來。好了。那就沒有說的了。倘若是不好。顯着不合適。這個事情全在這擺着了嗎。人家是勝爺請來的。大主意教他自己拿。馬爺把話說完。勝英一聽這話。簡直馬青他是推了個乾淨。勝英那個意思。還要說甚麼。就在這個時候。有李金星說道。勝義士。既然你重看我。把我約出來了。我不能相馬爺這樣的講話。馬爺的意思我也明白。人家恐怕說話有不如意大家的地方。我可就不然了。現在不是打聽秦天豹的下落嗎。往別處打聽那是白費工夫。最可靠的地方。就是山陝兩交界。摩雲山玲瓏寨。大寨主與秦天豹是一師之徒。他二人交情最深。時常住在摩雲山。這次在雙順店惹事。打傷了黑面尉遲。他二人知道鐵爺義兄是勝英。一口魚鱗紫金刀江湖皆聞。他二人不敢前來。才把

覺見隱起來。他們既然知道打了。可是也不能白打。他們還敢在近處居住嗎。一定有個相當的地點。最可貴的。也就是摩雲山了。一者玲瓏寨那裏。全寨的大寨主。是秦天豹師兄。當然對於吃喝住。很爲妥當。據我看。秦尹二人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一定住摩雲山了。我合計他有幾年沒有出來了。現在借着這個機會。我來一趟。看看秦尹二人在不在。也沒有多大關係。我跟大寨主還是師兄呢。可是未曾會過面。就是秦天豹沒在他那裏。我就提今天是路過此地。想起班天龍來了。勝義士。你聽我說的這個話。有道理沒有。如果這個意思不成。咱們大家再商量商量。勝爺開聽哈哈笑道。李大哥。你說的這個話太對了。應當先由根上來。那怕他二人沒在。咱們也到了。也把這股子心死了。倘若他二人在着。我勝英沒找他去。倒顯着面上無光。再者說。我跟我義弟鐵天勝。由打螺絲峪出來。是幫助馬青來了。到現在我倒平平安安。優兄弟鐵爺。反倒身受重傷。倘若有分不出青紅皂白的人。談起我勝英。有些好說不好聽。再說這個事。還是事不宜遲。一恍我由螺絲峪來了三天了。那裏還有我好幾位知己的朋友。如果他們不放心。來到馬集村。到那時我再說。前往摩雲山。就是我哥哥鎮九江屠獠知道。他老人家是不能教我前往。真要是這麼一來。那不就糟了嗎。倒把我勝英弄了個裏外不外人。李爺開聽接着說道。如此說來。那就得依着我這個主意了。到一趟摩雲山。打聽秦尹二人的下落。勝英開聽說道。事到如今。也就是這個法子了。李白說道。好。今天不用說了。有甚麼話明天再說。咱們就此起身。馬青在旁邊開聽遂說道。二位英雄諸事可要

謹慎一些。俗語有云。未曾慮勝先防敗。把事研究完善了。然後有甚麼話再說。馬爺說此話。也算是慎重意思。沒想到勝英李白二位英雄想錯了。聽馬爺把話說完。二位彼此全是這麼想。口雖未言。暗自說道。馬青馬玉川你這地方說的話不對。現在我們全說了個八成了。你還叫往深處研究。那不用問。你是瞧不起我。花面魔王威名你是有耳聞。恐怕我們不敵。到在那裏白栽一場。你要是胆兒小不敢前往。那沒有關係。我們也未打算帶着你。你何必說這些話呢。不去摩雲山便罷。倘若我們到了玲瓏寨也得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給你馬青馬玉川看看。勝李二位各自思想。勝爺笑道。馬大英雄。我看這個事也沒有可核計的了。就是到摩雲山理由正當。要不然我對不住義弟鐵天勝。虧負馬爺您重看意思。我二人到明日天亮就要告辭了。馬青馬玉川聞聽尚未開言。李白接着說道。勝大弟我也是這樣兒想。作甚麼拉不開扯不斷。不是咱們辦的。馬青聞言。他未曾聽出來。接着說道。要是這個樣兒。我馬青在家中沒有甚麼事。隨同二位到趨摩雲山。勝英聞聽接着說道。馬莊主不可。你在家中等着太好了。我兄弟養傷。也不往別處奔了。你老人家分神照看。螺絲峪有人來了。你用言語搪塞他們幾天。也省得跟着我們來一趟。我此一去。還不一定到摩雲山了。或者在路途上還要觀看風景。看看山西道上土地民情。馬青聽道。如此說來。我就在家等候了。要是螺絲峪有人前來。不告訴他們你往山西了。勝爺說道。是的在最近幾天有人前來別告訴實話。倘若說了實話。我哥哥鎮九江屠燦。得着這個信兒。必然順道追趕。不叫我冒險。倘然追上我。那到

顯着我對不住人了。馬青聽了點頭。看一看天已然不早了。吩咐一聲開飯。三位同桌吃喝。勝英勝子川三位把飯吃完了。恨不能一時到了天明。趕緊前往摩雲山。給馬青看了。這一次約我幫忙。未能如願。也教他看方才說的那個話不假了。不表勝爺暗自掛倒火兒。書說現時。當時三位吃喝完畢。有人撤下殘席。三位又喝了會茶。天可就不早了。差不多就要定更。馬青還要談閒話。話到大天明。勝英很不高興。撥了一個發兒。取上兩條腿。盤膝打坐。閉目合睛養神。李爺一看勝爺歇着了。跟着他也休息了。馬青一看。二位不高興談話。他就不說話了。也撥了一個發兒。合睛養神。功夫不見甚大。各自安然睡去。這一夜晚景。也不必細說。閉眼到了五鼓天明。勝英站起身兒活動了活動。這功夫李爺也醒了。二位在屋中徘徊。馬青吩咐人打淨面漱口。各自梳洗完畢。勝身站起身形。遂說道。馬大英雄。現在天已然不早了。當時告辭。遂同李白。我二人奔往摩雲山。馬青聞言笑道。勝義士。何必這樣着忙呢。在我這裏吃完點心。然後再起身也不算遲晚。勝爺道。不然我怕再延長時間。我哥哥鍾九江他要來到。再想走就不容易了。馬爺聽道。如此說來我在家中竟候佳音。這才吩咐人。由賬房取來了銀兩。給勝老二位作爲川資。二位英雄把隨手用的東西。歸置了一個小包裏。往腰間一圍。每人背後揹着一口單刀。由馬宅出來。不叫馬青相送。弟兄二人一同奔往山西。不表馬青馬玉川。單說勝英勝子川。李白李金星。由打馬集村起身。對於路途上。李爺可通熟。皆因他老人家年長幾歲。差不多南七北六十三省。有名地點。他老人家都到過在路上



就顯着輕便了。本應當是曉行夜住。到現在不然。勝爺心急。恨不能一步邁到了摩雲山。當馬打倒秦天豹尹萬方。給義弟鐵天勝報仇。李白明白勝爺這個意思。無晝無夜往前緊走。要是錯過了村莊鎮店。找不着店房。也許住在庵觀寺院。對於吃喝兩項。也就是在那裏餓了。隨便買點甚麼。二位英雄這樣一走不要緊。由打馬集村奔往山西。雖然道路相隔數百里地。哥兒倆一高興那架的住他們二位走。非止一日。這一天正往前走。李白止住了脚步。定了定方向。途說道。勝大弟。大概離着摩雲山不遠了。當初我闖蕩江湖之時。住在了雙莊子雙家老店。到明日起身。不到正午。就到摩雲山了。我渺茫這個地方。好像雙莊子一個樣兒。當初我到的時候。街衢與先前相同。就是多有樹木。桑槐柳松。可不知這個雙家老店還有沒有。勝爺聽道。咱先找個人打聽打聽。不就知道了嗎。二位說着話。找了一位上年歲的行路之人。途往前躬身作揖道。這位老人家。此地可是雙莊子嗎。但不知雙家店現在那裏。老者聞聽。抬頭看了看他們二位說道。二位壯士。不錯。你若問雙家店。到現在可沒有了。二位幸虧是問我。要問別人。或者還許不知道呢。現在老雙家已經沒有人了。店房兌出去七八年了。字號改爲安泰。但不知你打聽雙家店。是找家裏的人哪。還是住店啊。勝爺道。我們跟雙家不認識。不過當年我們來過一次。記得雙莊子有那麼個雙家店。裏面夥計招待週到。這一次到了。還打算住在雙家店房。那老者聞聽東張西望。然後湊到勝爺近前說過。這位壯士。你就別提當年了。當初人家老雙家幹店房。那是營業性。人家是由打幹店房發的財。怎麼想

不遇到呢。到現在可不成了。我也不用跟你說。我指給你雙家店在那裏。你二位到那裏去。住上一夜。你就明白了。二位咱是回頭再見。勝爺聽了這話。內含有刺激性。不能把老者放走。遂緊了幾步。趕上老者向前攔道。這位老人家。你說這個半截話。我不明白。要是雙家店有甚麼毛病的話。你老可以告訴我。何必走呢。老者道。二位壯士。你要教我說也成。你得先談談你的來歷。我聽着放心。才敢跟你說了。勝李二位一聽。也明知這個店房一定有事。或者背着人的地方。要不然他說話也不能吞吞吐吐的。想到這裏才各報名姓。他二人沒敢說出綽號。只說姓名。老者聽了點頭道。現在雙家店掌櫃的。姓褚名金鏢。有個外號叫金面太歲。他本是江洋大盜。綠林中的大賊。後來投奔。離着我們這二十里。望正東看。有一座高山。山名兒叫摩雲山。玲瓏寨。大寨主花面魔王班雄班天龍。那褚金鏢也真有能耐。又搭着言巧能說。大寨主看他有本領。收爲心腹之人。派他坐鎮雙家店。督飭店房生意。給摩雲山做一個眼線。只要有人到摩雲山。非走雙家店不可。要是他們同道之人。那就不用說了。倘若官人。他們好往裏面送信。又是他們全山人掛號地方。只要是山上兵卒寨主下山有事。先得到安來店掛號。有正當理由。褚金鏢給往裏回話。這段事你除非打聽我。要是打聽旁人。量他們也不知道。皆因我是他們店裏做過兩天事情。我看天也不早了。你要是跟摩雲山沒有交情。得不住他們那裏就不用住。爲甚麼找撒撈呢。再說由打這裏一直往南。那是極大的一個鎮店。裏面店房有三四個了。勝李二位一聽。知道老者這是一份好意。連忙點頭說道。

。這位老人家。我二人承你指示之情。本應當離開此地。可是我二人是上摩雲山來的。耳聞着山下。有一處通信地方。可是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故而才打聽你老人家。既然你老知道全山的詳情。我再來請示請示。但不知玲瓏寨一共有幾位寨主。那老者說道。二位壯士。要說裏面有幾位寨主。我一時之間。也說不清楚。我耳聞着大寨主。就是斑爺一個人。武功絕倫。武術高強。年過六旬開外。膝下二子一女。那兩位少寨主。論功夫都不合乎。再說那個姑娘。更是女中魁首。可有一樣兒。我耳聞其名未見其人。大概你們二位也是練功夫的。當然比我耳音好。我向來就好打聽這個。你們二位知道這位姑娘有多大功夫嗎。勝爺聞聽接着說道。老人家你這句話。可問着我了。連你老人家都沒見過面。我們兩個人全是外鄉人。更摸不着頭腦了。既然好打聽談武術。今天我們住在安來店。若打聽出消息。趕到明日清晨。咱們還是這裏見。老者聞聽歡喜說道。二位壯士。咱就這麼辦。明天咱是不見不散。勝李二位說道。好吧。老者這才告辭。彼此分手。勝李二位英雄。這才順着老者所說的道路。慢慢的往前行走。工夫不大。留神觀看。在對面有一座店房。門前十分冷淡。大門外掛着幌子。就像年頭多似的。糟的不成樣子了。可是大門口掛着一塊大金字的匾。寫的明白。安來客棧。勝李二位看罷。全點了點頭。來到門前。一同進了店房。將然來到過道。就見由看面走出一個人來。年在四旬左右。新剃的頭。面似薑黃。兩道門鷄眉。一雙母狗眼。小蒜頭鼻子。稜角口。小錐子把的耳朵。兩腮無肉。賊眼灼灼身上穿着藍布的短袄。白粗布水褲。藍布中

衣。脚底下青布靴子。頭戴白色毡帽頭。肩膀上搭着帶手。來到勝李二位近前。止不住的上下打量。勝爺看他這個穿裝打扮。就知道是店房夥計。跟着向前說道。裏面有跨院嗎。夥計聞聽笑道。客官爺你是要住店嗎。你就請進來吧。我這還正閑着跨院了。請你老隨我來罷。勝李二位點頭。夥計在頭前引路。走了不遠。對面有三間房。看那個樣兒。大概是櫃房。二位站在門外一看。就見裏面有三四個人站起身形望外看。這時二位已然來在兩山夾道。過了夾道。可就到了跨院。裏面也沒有多少房子。就是北房兩間。夥計推開了門兒。把二位讓到裏面。然後打來洗臉水。二位淨完了面。又給沏了一壺茶來。夥計站在面前。就隨便談起話來。遂笑問道。二位爺台。這是從那裏來呀。怎麼這麼早就住店房呢。勝爺說道。夥計。我們這是走兩天一夜了。路過此地。恐怕過了村莊沒店。所以早早的住店。省得天晚了麻煩。夥計笑道。看起來你們二位還是常出門兒的。二位快快把大衣脫下來歇着吧。給你們二位好預備飯呀。二位先嚐嚐我們這兒各樣的炒菜。可別看我們這個門臉不講究。要講究吃。我們這兒可以說考第一。勝爺聞聽點頭說道。那麼你將可口的作來吧。夥計立刻吩咐下去。跟着把大衣脫下來。掛在衣裳架上。然後由背後摘下魚鱗紫金刀。也掛在衣裳架兒上。二位這才落座。就聽門外有人叫道。王頭兒。菜飯做得了。問問二位這時候吃不吃。屋裏面伙計一聽說道。劉師夫。你候信吧。夥計後又說道。二位客官爺。我給您預備的各樣菜飯。全做得了。二位吃不吃。要是覺着餓我就給您擺上了。您要是先不餓再呆會也沒有關係。勝爺聞聽說道。

要是得的話。擺上來吃吧。夥計答應。好吧。我這就去。說罷。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就見他又進來。把桌案擦抹乾淨了。夥計遂把酒菜擺上來。又給斟上兩盃酒。勝李二位一看。酒色很黃。知道是多年的老紹興。再看八個酒菜。全都是應時的酒菜。二位把碟箸擦了擦。各自挾了一口菜。真是味美適口。勝爺心說。夥計這叫重看我們。平常行路住店。我們還要這麼好些酒菜嗎。看這個樣兒。那一碟也得值點麼。這還是酒菜。要是飯菜。還不定預備甚麼了。雖然是錢多。那倒沒有關係。看夥計招待我們這個意思。我太高興了。方才在路上聽老者說。安來店怎麼看不起人。我以為是真的了。現在這麼一看。才顯着老者說瞎話了。一定他跟人家店房有仇。說那個話是仇口。對於這裏是摩雲山眼線。也不是真的了。勝爺自思着把夥計斟的這盃酒。一飲而盡。把盃子往桌案一放。夥計跟着又給斟上一盃。說着話不知不覺的喝了三四盃。再要給斟。勝爺就不好意思的了。遂笑着說道。夥計。俗語說的話。你別忘了賣酒不管滿酒。有一有二。不能再三再四。現在三盃酒已過。再給我斟。就顯着麻煩了。還是自斟自飲。也顯着方便。你到外面張羅別的客人去吧。夥計一聽笑道。客官爺。你還不用說這個話。別說這點酒。就是連吃喝住。我們全候了。也不算甚麼。勝爺聞聽笑着道。夥計。別打哈哈了。我們那能這個樣子。你既說出這個話。我們還得謝謝你。在店房當夥計的。都要像你這麼聰明。何愁不發財。要沒有別的事。你把菜飯上齊了。隨便休息去吧。伙計聽了笑道。二位爺台。我說不找你要錢。你還不信。這個話可不是由我嘴裏說出來的。這是我

們掌櫃的說的。你要是不信的話。回頭我給你陪來。你們兩人談談。勝李二位一聽。就是一怔。看夥計說話這個樣兒。還是真的。未等李白開言。勝爺說道。夥計。我們兩個人也是初到貴寶地。你們掌櫃我們並不認識。想我二人是一個練功夫的。就是有我們朋友幹店房。他也是練武功的。買賣人不跟我們認識。伙計聞聽哈哈大笑。我的爺台。你這話說的太對了。我們掌櫃的。正是個會功夫的。我一提他人家姓名。大概你就想起來了。掌櫃的姓褚。名叫金鏢。還有一個外號。金面太歲。你們二位想想。有這麼位英雄沒有。勝英聽了此言。轉睛思想。忽然就想起來了。方才那老者所說的話。安來店房東家姓褚。別號金面太歲。聽他說的那個意思。是江洋大賊底子。我也先不用問。先教夥計把他們掌櫃的說說。是不是幹這個店房。所為給摩雲山打聽消息。勝爺想到這裏。故意又沉了會子說這。原來是褚爺幹的。我聽說他不是摩雲三有事了嗎。怎麼又開店呢。夥計說道。大概你老是不知吧。連我們這店房也是摩雲山的山眼。爺台。你既然跟我們店房掌櫃的認識。你們二位先吃着。我請掌櫃的去。夥計把話說完。轉身就走。去了有喝兩盃茶的工夫。勝李飯也都吃完了。就聽夥計在當院叫道。二位客爺。我們掌櫃的來了。勝李二人一聽。跟着站起身來往外走。就聽有人說道。二位義士在那裏。勝全聞聽。忙開屋門出來觀看。只見頭前走的是夥計。後面跟着一個人。年在四旬左右。頭帶九楞硬扎巾。當中茨菇葉。鬚邊青色絨球。面若病黃。兩道掃帚眉。一雙大環眼。秤錘鼻子。厚咀唇。大薄片耳朵。長着一扎多長壓耳黑毫。上身穿着漿紫色

靠襖。青護領。綁身瘦袖。下身穿青色兜襠裏褲。脚下青緞薄底快靴。扎着英雄帶。散披天藍色斗蓬。行走瀟灑。威風凜凜。勝李二位看罷。自己並未見過。因何稱呼我們義士的身份。二位想着共同抱拳。遂說道。來者這位英雄。可是本店東。那人聞聽哈哈大笑。遂說道。不正是。二位裏面請吧。勝李二位抱拳拱手。轉身形來到屋中。後面跟着伙計店東。各自入坐。首先是勝爺開言說道。貴店東。方才聽伙計言。你老姓褚。雙名金鏢。別號金面太歲。今日會面話不虛傳。真乃儀表非俗。英雄氣概。今天有一事不明。要在店東面前請教。褚金鏢聞言笑道。二位。有話請講當面。何必客氣。勝爺接言說道。店東家。我們臨來時跟人打聽。安來店房掌櫃的褚金鏢。與摩雲山玲瓏大寨。有莫大的關係。今日我二人來拜山。不能不來拜安來店。故面來在貴店房。但不知店東你老人家真跟摩雲山有聯絡沒有。金鏢聽道。二位英雄。我要不說。您老也許不知道。自從我幹店房那一天。就給大寨裏作一處眼線。所有出入摩雲山嘍兵寨主。全由我這裏掛號。我許他進山。才能進山了。我要不答應登山萬難。再說我幹這個店房。不爲做生意。所爲給摩雲山玲瓏寨打探消息。不用說沒有住店的客人買賣客商。就是有。住在我的店房。好似自投羅網。說一句不好聽的話。安來店在陝西道上。算個賊店。今天你們二位既然到了。百般優待。我耳聞你老二位大名鼎鼎。我知道是倆位英雄。談這位。我們到看不清楚。爲獨您老人家。這們可是早聞威名。勝爺聽了就聽人家說話。明白我的姓名。遂說道。貴店東。聽你之話。明白。我是何許人。店東笑道。二

位英雄。你要不信。我說你聽聽。你就是家住直隸鄭州古城村。勝家寨。姓勝名英表字子川。別號人稱神鏢將。你說是不是。勝爺聞聽就是一怔神。啊的一聲說道。不才正是勝英。貴店東因何知道。貴店東聞聽哈哈大笑道。勝義士。就說你穿裝打扮。背後着軍刃。臨下鏢囊。自從你一進我們店房。我就看出來了。故而百般款待。預備上等酒席。既然你住在我們這了。一定對於我們大寨有事。要不然你也來不到我們安來店房。勝爺聞聽接着說道。貴店東眼光太好了。不才勝英。與我這位李大英雄。神彈鎮乾坤李白李金星。特自前來。一者是拜山。二者是有點閒事。要面見大寨主。跟他人打聽打聽。褚金鏢聞聽接着說道。原來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彈鎮乾坤。不才褚金鏢失敬了。李爺開言抱拳說道。小小虛名。貴店東誇講了。褚金鏢說道。既然你們二位要打算進山。今天可不成。大概得明天。因為甚麼呢自皆因我家大寨主有話。無論來了任何人。先得住在安來。容我往裏面回話。今天要把信兒傳進去。大概明天就要派人前來了。要是我們大寨主見你老。也許派頭目迎接。也許擺隊親身前來。要是不見你老。今天把信傳進去。明天也就知道了。既然二位打算進山。我馬上就往裏回稟。還請二位英雄在我的店房屈尊一夜。勝李二位聞聽。一同說道。貴店東不必客氣。在您這住着。比在家中勝強萬倍。既然如此。我們弟兄在這裏敬候佳音。褚金鏢連忙說道。好好。二位少候。我到前面派人往山中送信。勝李二位說道。請店東多美言吧。金面太歲褚金鏢扭轉身形去往前面。這功夫天可就黑了。有夥計進來。把蠟燈掌好。又沏得了茶。站在了



傍邊。聽着二位說話。勝英問道。夥計。未領教你貴姓呀。夥計聽了笑道。二位英雄。我那當貴字。小子我姓劉排三。在我們這方前後左右沒有不知道我叫劉三的。勝爺開聽說道。原來是劉三頭兒。今天叫你受累不小。事畢之時。我在謝你們吧。夥計聽罷說道。這位勝義士。你老說的這個話遠了。今天要有不週到的地方。你還多原諒。我伺候你們二位。是應當的責任。勝爺遂着說道。劉三你忙別位去罷。我們這再喝幾盃茶。就要歇着了。明日清晨好上山見大寨主。夥計聞言遂笑道。二位英雄何必這麼忙呢。我們掌櫃的生平就愛談。他老人家這是往山裏回話。辦理手續了。要不然也不能離開這個地方。你們二位要不忙的話。可以候一會兒。等我們掌櫃的回來。大家再談談。勝爺道。我們這是初次到此。那能打攪了。夥計劉三說道。二位義士你要不嫌棄的話。我把這山裏面事。跟你說說。你就知道摩雲山是怎麼個樣兒。勝李二位一聽。心中歡喜的了不得。接着說道。劉三你知道。那可太好了。你真要好說好道。那們算對了脾氣了。不才勝英我。時常沒有事的時候。常找幾位知己朋友談談。既然你知道摩雲山玲瓏寨。詳細對我明言。勝英我是願聞其詳。夥計說道。二位義士既然如此。咱們閒着也是閒着。我把摩雲山對你們二位說說。勝爺點頭。劉三說道。現我們大寨主。他老人家雖然武術好。那還不叫出奇。最叫人談論的。就是他老人家女兒千金小姐。大概今年也就是二十四五歲。長的那就不用提了。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天下找不出第二個來了。別看小姐長的好那還不算出奇。天生來知慧過人。見一知十。就是女工針黹。大

裁小較。尤其是特長。再說文武兩科。文的提筆就寫能畫。最出名就是畫竹蘭。武功是大寨主親自教導。各種小巧之藝後來我們大爺怕姑娘功夫不精。又請了一位老師。現時住在山中。姑娘拜老師。可不爲學習文武。所學就是他老師身上技能。他老師姓名我要提起來大概你們二位也許有個耳聞。他姓苑。單字名良。有個外號。人稱聖手小諸葛。這位苑良。人家可不是江湖綠林道。是我們大寨主聞人家大名遣人請來的。到了山中百般款待。聖手小諸葛因爲情不可却。當面問我家寨主爺。大寨主。你老人家這樣敬看於我。實在往臉上貼金。常言有一句俗語。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咱二位就不用說別的了。你是怎麼個意思。當面請講。我苑良願聞。我家寨主說道。苑老師夫。班天龍把你請到了。也沒有別的要求。就是我身旁有一個女兒。名叫班碧蘭。自從他小的時候。我就看這個孩兒比他三位哥哥強。數年的光景。把我全身武功。完全學會。在我身旁真稱起是我一條膀臂。今天把你請來了。打算叫他拜你爲師。學你全身技能。日後可以造就他成一個人材。苑良聞言說道。大寨主你可太看的起我了。本應當從命無奈一樣兒。我身上的功夫沒有一樣專門。我怎麼收徒弟。我家寨主說道。苑師夫。你就不用客氣了。你的大名。童叟皆知。婦儒皆聞。你老人家自幼兒出過雲南鹿耳門。學會消息埋伏。走輪轉弦。我打算叫女兒隨同你老人家學習消息埋伏。將來學成。把我的摩雲山前後。完全裝設好了機關。治理如同銅牆鐵壁一般。大概你不能撥我面子罷。你要是往外傳。那就不用說了。我也不能強人所難。苑良一聽接着說道。大寨主。如此說來。我

就不客氣了。要說文武兩科。我可不成。提起消息埋伏。我到略知一二。無奈一節。令愛千金是一位女流。怎麼能够學習。班天龍說道。那有何難。只要你肯教就行。苑老師就住在我的摩雲山。我拿出錢來。請苑老師修造消息埋伏。叫我的女兒實地練習。不知苑老師意下如何。苑良聽道。好好。就依大寨主之言。由打這一天為始。摩雲山上開始工作。不到二年前後山空按設了消息埋伏。走輪轉弦。姑娘班碧蘭。對於埋伏也有相當經驗了。後來爺兒兩個一商量。在後山避雷峯下花了若干銀子蓋了一所八卦五行醉仙樓。裏面兒空裝設西洋消息埋伏。裏面奧妙無窮。把樓蓋好之後。全山人等。拿他做為遊戲。有本山雙卒寨主犯了山規。不至於死罪。就把他囚在醉仙樓。到了時候有自行人送吃送喝。想着出來。勢必登天還難。到而今有八九年了。可是外方人看見過的太少了。就拿我們店東褚金鏢說吧。連他都沒有見過。其實人人皆知在後山避雷峯。就是沒有人敢去。道路上全有消息。只要你登上。就有性命之憂。明天你們二位要到了摩雲山。要求我家寨主爺去參觀參觀八卦五行醉仙樓。別說不到。勝李二位聞聽想了半天說道。這座摩雲山這樣險惡。真叫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不足為奇。後山八卦五行醉仙樓。我們到底得看看。耳聞着外面有這麼一種消息埋伏。見過的很少。如果大寨主要是見我們的話。也好開開眼。夥計說道。勝義士。你  
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外面有人叫道。劉三。你還在二位義士那裏打攪了。天不具  
們二位歇着了。伙計聞言接着說道。義士爺我們掌櫃的來了。勝李二位一聽。站起身形說道

• 褚店東。快快裏面請罷。話音未落。褚金鏢由外面進來笑道。二位義士休息着吧。進山之事我都回進去了。大概明天到不了午正。山上就來了。天已不早。我不打攪了。明天再談吧。連伙計劉三。一併告辭出去。勝李二位把店東送出屋外。二次來到屋中又坐了一會兒。天已到二鼓。二位才各自搬了一個凳子。盤膝打坐。閉目養神。不多一會兒可就睡着了；睡到四更醒來。又打了打蠟花。略微活動活動。二位坐穩身形。就覺着一陣陣涼風吹入。勝爺微睜二目。留神觀看。只見桌案上燈光閃閃不定。勝爺心中明白。大概臨睡的時候。門沒關嚴。遂站起身來。走到屋門挑開棉帘一看。果然外面避風門開了。遂將門兒關好。又回屋中打坐養神。不大一會。天已微明。勝爺再想睡。就合不上眼了。止不住的前思後想。自己記得真真切切。臨睡時我把門帶上了。而且還用力拉了拉。怎麼門又開了呢。再說看外面風又不大。如何能颺的動。勝爺左思右想。不知不覺。天光大亮。伙計們全起來了。英爺也站身來。活動活動。功夫不大。就聽外面有人喊道。二位英雄起來了沒有。天可不早啦。起來吃點心。我都給你預備好啦。勝爺聽着聲音耳熟。仔細聽了聽。知道是伙計劉三。這才說道。劉三。我們起來了。快給我們打淨面漱口水。外面答應了一聲。這時候李爺也起來了。不消一刻。劉三把水打來。二位漱洗已畢。喝着茶。點心擺好。用過之後。談了一會閒話。天也就在辰時剛過。由外面進來一人說道。三頭。你快快給二位英雄引路。到咱櫃房。前面大寨來人言說有請二位英雄上山。劉三聽了說道。勝李二位英雄隨我來。勝李二位聞聽。心中歡

喜，遂說道。劉三煩你給前面送個信兒。說我二人。這就前往。劉三答應道。好罷。這才轉身奔往前面。勝李二位各自收拾李白把大鱉披好。勝爺把小包袱圍在了腰間。二次來在衣裳架前。打算把軍刃背在後面。誰想來至切近。再找單刀。踪影皆無。勝爺不由一皺眉。留神又四下看了看。不用說魚鱗紫金刀。就連刀鞘兒亦不見了。這一下子不要緊。可把這麼大的一位神鏢將勝英吓着了。直嚇得魂不附體。失聲道。咳呀。李大哥。可了不得了。小弟所用魚鱗紫金刀。現在不翼而飛。李爺聽了呢言。也吓了一跳。接言說道。勝大弟你仔細找找。別是忘了地方罷。勝英忙道。沒有的話。我記得真而切真。昨天進門之時。我把刀掛在衣裳架上了。怎麼這一夜光景就會沒有了呢。真正的怪道。李白也着急的不得。眼看前面人接來了。到在摩雲山。有個話不投機。與秦尹二人就在山上動起手來。勝英手中沒有趁手軍刃。怎麼能够大事告成。二位英雄，急急忙忙把屋中全找到了。踪影皆無。這一找不着。非同小可。勝英冲冲大怒。連忙說道。李大哥不用找了。這一定有人給我盜走了。看起來盜刀之人。還不是外人。一定與店東褚金鏢有莫大關係。在咱們昨天到了。他說當天不能登山。得轉天清晨才成了。到現在看來。那是當天不成呀。分明容我住在他的店房。夜晚引來摩雲山的人。盜去我的軍刃。哈哈褚金鏢你當勝大爺。手中沒有兵刃。就不能登山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咱勝英。是何人門徒。今天沒有別的說的。我到前面櫃房。先一巴掌擊破店東頭腦。然後找到摩雲山。也不能與賊人善罷干休。李白說道勝大弟不要忙。咱到前面聽言觀色。

刀之事暫且不談。說出來與咱臉上無光。咱是慢慢的找。不言勝李二位談話。進來伙計劉三。用手一指說道。二位義士爺。怎麼還沒收拾完嗎。前面接您的人全念了。快快隨我到前面吧。劉三話尚未說完。勝爺正在氣頭上。看伙計講話心中有氣。聽他之言。分明是掛牽我們。跟着走到近前。就要動手。李趕緊使了一個眼色。不叫勝爺動手。勝爺只可忍耐一時。李爺閱歷高。可就走出來了。接着說道。勝大弟此處不是說話之處。咱是到前面有甚麼話再說。劉三這才代路。李勝二位來到前面櫃房。李爺觀看氣色。不似有偷刀之事。與勝爺施一眼色。意思是丟刀之事。暫時不談。勝爺無法。只可聽李白的。看掌櫃的褚金標他未必有盜刀之能力。李白看掌櫃說話那樣兒。一點樣兒亦看不出來。老人家說道。勝大弟。你我先到一窟玲瓏寨大寨。見着大寨主。有甚麼話回頭再說。這句話沒說完。由打櫃房走出來一個人。一陣哈哈大笑說道。勝李二位英雄。現在那裏。勝李來在櫃房門口。留神觀看說話的人。但見他身高也就有六尺。膀乍腰圓。穿着靠襖黑漆臉。勝爺看罷。沒等他說話。就聽李白說道。嘔。這位寨主。領我們進山嗎。這位就是勝英勝子川。不才是李白李金星。未領教你老貴姓高名。那人聞聽說道。二位英雄。我姓田名雷。外號人稱黑旋風。現在奉我家寨主之命。前來迎接二位英雄上山。李爺聞了訝道。原來是田寨主。今天你可多受辛苦了。請你領我們上山。田雷點頭道。好好。請到門外。有我帶來的。爬山虎。咱們好登山。李爺聽了說道。那就不必了。我們二人那敢這麼麻煩。步行也就可以了。田雷道豈有此理。我奉了寨主

之命。還能虧負你老人家嗎。請二位不要客氣。我給二位帶路。田雷說着話。往外就走。後面跟着勝李二人。來到店房門外。褚金鏢道。勝李二位義士。田爺。我就不遠送了。咱們是回頭再見。勝李二位點頭分別。不表店東。且說勝李二位英雄。跟隨田雷走了不遠。在前面樹林裏。倚着三乘爬山虎。勝爺來到近前。田雷招手讓往上座。勝爺看了搖搖頭心說。這個玩藝我也沒坐過。擋着我走。也別管是山上澗溝山谷。倘若兩個人要是一發壞。或者有人告訴他。往下面一滑。我就是有能耐。在轎上坐着。也來不及呀。還是不座的對。我這是頭回來。他們都是甚麼心眼我也不知道。既然有意偷我的刀。就有心傷害我的性命。我到了玲瓏寨裏面。他那裏人多勢衆。當場把我治於死地。我也算死得其所。也不能教抬轎的把我治住了。勝爺想到這裏。這才說道。田寨主。我看不必坐這個了。想你我還坐轎嗎。步行也就是了。還是蹣跚着倒好。如果頭目你要是行走不便的話。請你乘你的轎。我二人步行也就是了。田寨主道。那何必呢。既然二位不願意乘轎。那只好咱們先把他打發走。咱們慢慢再往前走。不多時到了山根。李爺說道。咱二人有好幾年沒往這兒來了。久聞摩雲山。山清水秀。怪石重生。三位走着道說着話。各處觀看。不知不覺天已正午。前面一片矮松林。過松林就是摩雲山了。田雷用手一指說道。二位英雄看見沒有。前面那高峯頭。就是我們摩雲山最高之處。勝爺開聽順着田雷所指的仔細觀看。只見陡壁懸崖。青山壘壘。怪石橫生。高高的峯頭。恰若與雲相連。四下佔的地盤可大了。差不多總有三四十里地。這時已到山前。只見巖卒全

穿着藍號坎。紅火沿。胸前一個兵字。手中拿着長槍短刀。勝李二位知道這是摩雲山的卡子。離着山近了。嚴加防守。再向旁邊看。可就來在頭道寨了。兩旁栽種着各樣樹木。當中青石鋪地。再往前面就是山口了。兩旁八名驍兵把守。各個青布包頭。身穿號坎。脚下抓地虎快靴。一把雙手帶。年歲均在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年青力壯。精神百倍。再往山上看。只見在高埠之處。扯着杏黃色大旗。藍火沿。當中斗大三個字，寫着摩雲山。勝爺正在看着出神之際。就聽田雷道。二位英雄。可到了我們玲瓏寨了。我家寨主有話。衣帽不整不能出山迎接。請您海涵。他老人家在寨口接迎你們二位英雄。勝李二位說道。頭目你就頭前代路吧。大寨主出來不出來。那不要緊叫你受這樣大的累。就是感情不盡的了。勝李二位說說講講。不消片刻已然越過了頭道寨門。再往裏走。就到了二道寨門了。這二道柵欄門。兩傍把守驍兵。跟前面的不同。這都是身長面大之人。手中拿着軍刃。再往裏走。三道寨門。這兩傍把守的兵卒。又跟方才不同了。身上穿着長大衣服。年歲都在四十開外。徒手未拿兵刃。勝李二位觀看。自己點頭。心說看起來花面魔王。班雄。雖然是江湖綠林道底子今日看他這一切佈置。真叫我欽佩的了不得。不表二位英雄暗想。書說當時。這功夫已然來至近前。就聽山裏面一陣鑼響咚咚的聲音。兩位英雄聽了。看見由裏面。二龍出水式。左右開弓出來兩行人。每人全是穿着一身藍色衣服。青布包頭。手中各拿着兵刃。威風凜凜雁翅排開往外行走。來到勝李二位近前。往兩傍分列為兩隊。不久的功夫。出來二三百名。最到未後。跟着五個人



。身背還有人位不少。年歲不一。真有上年歲的。鬚若銀條。鬚過前胸。年青的精神百倍。天然帶來的尙武精神。再看頭前這五個人。內中這位年長。六旬開外。花白鬚。面上紅色面若刃鐵。一臉上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麻子全擠了一堆了，兩道粗眉。寬够一指有餘。二眉相連。一對闊目。金睛光華。燦爛眉毛。大獅子鼻子。火盆口的嘴。七顛八倒黃板牙。厚嘴唇大耳輪海下一部連鬚鬚。頭上戴着杏黃色鴨尾巾。橫着一道黃絨鬚邊花色絨球。鷄卵大小。未曾說話頰頰亂幌。身穿灰色綁身瘦袖靠襖。大紅色中衣。脚下粉底青緞子快靴。內披着黃雲緞子斗蓬。上繡着散碎花朵。扎着英雄帶真有一巴掌多寬。在上面掖着一種物件。看不甚真。勝爺看罷。不認識。那知這就是大寨主。班雄花面魔王。勝李二位再望旁邊看。靠着左邊這位。年歲約在五十多歲。頭戴青色小帽。外穿天藍大衣。上繡百鳥朝鳳。再看他的下手。這位年約也五十多歲。武裝打扮。神光倍增。靠着右邊三位。歲在年青風流瀟灑。俊品人物。勝李觀看。並不相識。就在這般光景。就聽當中這一位。哈哈一陣大笑。抱拳拱手。叫道來者不是勝李兩位英雄嗎。恕過俺班天龍未得遠迎二位莫怪。不才我就是本山寨主。班雄別號花面的魔王。不知那位是大名鼎鼎的神鏢將勝英。李白李金星聽了。不由這句話可就生氣了。自思說道班雄。你不認識嗎。咱別的不談。今天你就這樣眼空四海。目不視英雄。我跟大家勝英。說的明白。玲瓏寨主班雄。與我李白是師兄弟。今天怎麼看我到了。你不認識我了。他就是神鏢勝英這不問可知你是把我李白看不起了。到在前面諸事平順。那沒有話可說

。倘若言語失和。姓班的。我也叫你曉得我神彈鎮乾坤。不是無名之輩。李爺觀看。未等勝爺開言。就先叫道。班大寨主你我二人這些日子。未得見面。你就把我忘記了。我李白李金星威鎮乾坤。今天隨同勝大弟。特自前來拜山。望看寨主。班英雄班天龍接連說道。李大英雄。這地方你恕過我。一者因為我年歲將進七旬。腦力壞了。二來山上窮事太多。現在我見着你的面兒。才把你想起來。不料想師弟就挑了眼了。請勿過意。此地不是談話之所。隨我到裏面來。勝李二位一聽。略微一怔。大寨主遂又說道。兩位英雄。千萬不要客氣。請您進到我的聚議大廳。此時勝李二位點頭這才先後往裏行走。過了二道寨門。兩位再望前面看。對着面一片青山綠苔長了多長。這山跟普通山不同。這山上並沒有多少路。到是四面通玲瓏寨。勝爺看罷。心中明白。走了不遠。就到了聚議廳了。他起這名字玲瓏寨。大概寨口就在這裏了。勝爺想着。就點頭跟隨帶着路的嚶兵。繞了兩灣。又走了功夫不大。遠遠就看見了。高大房子十分講究。白灰抹的屋頂。磨磚對縫。遠看就好像一片青山一般。來到切近。寨主挽手相讓。勝李二位並不客氣。來到裏面留神觀看。只見聚議大廳。明着是十間。兩間近身。長五間。另外預備有耳房各一間。全掛着茶青色軟帘在大廳裏正當中有一把金脚椅。虎皮靠墊。前面硬木茶几。兩旁兵刃架子。擺着十八般兵器。前面是桌椅條凳。全都紮着圍靠。非常整齊。明柱上掛着各種的燈。再望山牆上看。掛着江湖人三位祖師。兩邊相趁對聯。聚議廳雖沒有甚麼。倒顯着威風大方。二位正然觀看。就聽大寨主說道。二位英

雄請來上坐。有話細談。李爺聞聽心中明白。尙未答言。就聽神鏢將勝英說道。大寨主不要謙讓。我二人那敢上坐。俗話說的好。帥不離位。還是大寨主上坐。我二人旁坐好來談話。花面魔王聽了笑道。如此說來。我就要無禮了。跟着坐穩身形。勝李二位坐在兩旁。這工夫見那同寨主出去迎接那幾位。二位年長的坐在上面。三位年青的。坐在末座凳兒上。再望大寨主身背後看。還有不少的人了。個個都是抖擻精神。大寨主說道。我給二位英雄引見引見。遂用手一指二位老者說道。這位是我們山上能人。提起來二位。或者也有個耳聞。他姓苑良。外號人稱神手小諸葛。此位自幼年間。專用智勝人。故而人稱小諸葛。二位英雄互相見過。自從把苑爺請到我們山來。給我出力不小。幾年光景。治理摩雲山好似銅墻鐵壁一般。全是他老人家一人之力。勝李二位聽了。用目仔細一看。這位苑良雖然沒有甚麼特色的地方。五官相貌代陰毒之態。勝爺心中明白。我在店房裏夥計說過。山裏面有他這麼一個人。能擺消息埋伏。原來他就是這個樣兒。我那有這麼大工夫跟他見禮。況且我身上有這麼些事。這工夫苑良和顏悅色說道。大寨主高台了。我苑良微末之能。何足掛齒。這二位英雄不要見怪。我有禮了。二位聽着人家這麼客氣。於是也還了一個禮兒。然後花面魔王又引見這位。此人姓錢。雙名應龍。外號人稱金槍無敵。也是我好膀臂一條。勝李也見完了禮。大寨主又吩咐身後這些人報名相見。言還未了過來三位少寨主。班傑班霸班忠。少寨主也見完了。就在這麼個功夫。由打人羣之中轉出一個人。年歲也在三十左右。邁步向前未與勝李接談。

把袍袖一撩擋住了臉面往外行走。勝李二位一看。暗自思想。看這個人這個樣兒穿整打扮跟所提的秦天豹一樣兒。就衝着他這一走。那就是他無異了。無奈一節。自己未見過面。勝爺那個意思還以為李爺認識了。李白李金星他還當勝爺知道了。用目一瞧遞了個眼色。那個意思是問勝爺這個是秦天豹不是。勝爺他耳聞着。也是未看見過。聽馬青馬玉川。鐵天勝說過。展翅蝴蝶秦天豹是那個樣兒。二位英雄微忽一怔神。就聽大寨主擺手。班天龍說兄弟。你這是怎麼的了。咱不是都說完了嗎。怎麼到現在你又把我亮了。幸而我還未跟人家說。要是說完了。我這顯着够多麼輸面兒。你走在那裏去。話不是還有三說解了嗎。這功夫那人已然來在了大廳門前。回頭又看了看聽在人羣之中有人說道。大寨主。叫他去他的了。這個小兄弟相來就是這個毛病。他們這三個人一答話。勝李二人可吃疑了。勝爺心說。好你班雄。你這地方叫。看着我們不懂的甚麼。方才走的那個人那不問一定是銀面鬼展翅蝴蝶秦天豹。今天我們到了。你不知道。我們是爲他來的。你願意把他放走了。不見我們二人的面兒。你不打聽打聽勝英是如何人也。今天別的話不用說。睜睜眼找你要秦天豹當場與我比手。我把他打吐血給我兄弟報仇。再說我的魚鱗紫金刀。一定是你們這裏人拿來了。要不然也不能吞吞吐吐。勝爺想到這裏。高聲說道。班大寨主。你這地方就叫不對了。像我們弟兄。前來拜山。是拱着手說好話。皆因看你也是一位老江湖人不會想你看不起我。你小看我們。所有在場各位寨主列位英雄。我們全引見過了。因爲甚麼方才那位不指引。教人家揚揚一走。還是

我兩個人。不趁跟那個人接近怎麼着。勝爺把話說完。站起身形。在那裏亮亮兒。班大寨主見此光景。也站起身來說道。請勿着忙。方才那位英雄。原來你們二位不認識。有話容我慢慢的說。班雄這才把前後的經過說了一遍。書中代言。方才走的那位。勝爺還真猜對了。正是銀面鬼展翅胡蝶秦天豹。自從秦尹二人。太倉失敗。投奔佛來和尚韋陀廟避禍。本有心在廟裏住上幾月。哥兒幾個盤恒盤恒。誰想有手底下夥計孫大。在二位面前搬動是非。提說他叔伯兄弟孫華，孫寶明。跟馬集村的馬青結仇。怒氣不出。打算請秦尹二位出頭幫忙。打倒馬青。秦爺也不願意點頭。無奈孫家哥們再三央求。秦天豹這才應允。遂即找到了馬集村。當場打倒了馬青。打完之後。秦尹二人回歸了韋陀廟。以爲沒有甚麼事了。有誰想後來又有黑面尉遲找到了雙順店。口口聲聲。要給馬青報仇。活闖羅駭怕。又把二位請到雙順店。秦天豹尹萬方留神一看鐵爺。認得。前幾年在江湖上。跟尉遲爺見過面。本有心不動手。不料想黑面尉遲鐵天勝蠻橫不講理。非要跟秦天豹過招不可。秦尹二人一時無法。彼此可就動上手了。一掌打的鐵天勝口吐鮮血。秦天豹打完了鐵爺。倒後悔起來了。閒聽外面有一位新出世的勝英。身爲俠客。武功精奇。招法絕倫。跟鐵天勝交稱莫逆。知己不分。今天我把鐵天勝打了。勝英要是知道。一定得要報仇。倘若是我找到雙順店。或者是韋陀廟。兩下動手。勝負輸贏倒是沒有關係。就是勝英有能耐。把我當場打倒。我也不算栽。還有日後報復了。可有一節。可得分甚麼時候。現在我跟尹萬方。投奔韋陀廟。倘若勝英找來。我跟尹萬方栽

了跟頭。我們兩個人倒不算甚麼。可是連累了當家的佛來和尚。秦尹二人自從打完了鐵爺。回歸韋陀廟。坐臥不安。思前想後。想來想去。才把主意拿妥。遂跟佛來和尚說道。當家的。據我等看。咱這裏不能呆了。從此遠奔他方。另尋安身之所。佛來和尚一聽。連忙說這二位寨主爺。怎麼你們二位還怕事嗎。勝英到了那有何難。咱們哥兒三個。跟他一人動手。還吃的了虧嗎。常言說的好。兵來將擋水來土屯。秦天豹道。當家的。要說動手我可不在乎。可是這個時候不對。我還是走。省得連累你老。佛來一聽說道。二位寨主。這個話可有這麼一說。可是躲躲也好。我也跟着你們。秦爺一聽點頭。三個人又計劃會子。這才一同遠奔他方。三個人不敢停留。馬上起程。走在中途行無所定。想不出來可靠的安身之所。一恍兩天的工夫。手中所有的銀錢。也都化完了。三個人就在路上做了水買賣。得了銀子三百多兩。秦天豹說道。二位。咱們在這裏遊蕩兩天。也沒找着存身的地方就是再有幾天。也就是這個樣子了。我打算往摩雲山去。你們二位要是願意。跟我一回前去。佛來道。那個摩雲山。就是山陝兩交界。摩雲山玲瓏寨的大寨主。就是花面魔王班雄班天龍。跟我是一師之徒。是我的大師兄。佛來和尚聽了擺手說道。我說秦寨主。摩雲山我可不敢去。班大爺他老人家不喜歡我。就是我跟你們去了。也得留你們二位。把我趕出來。秦天豹說道。當家的。我跟班大爺不是那個交情。無論你多不對。跟着我到的。他也說不出甚麼來。和尚說道。二位。我的意思。你們是知道的。我在外面再遊蕩些日子。若沒有甚麼事。我回小廟了。秦尹二人

一聽。點頭答應。和尚這才告別不表。且說秦天豹尹萬方。兩個人順道前行。奔往山陝交界摩雲山而來。一路上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一日來到了摩雲山。見有把守山口的兵卒。敢情兵卒一看認得。是寨主爺師弟。趕緊向前請安說道。秦爺你這是由那裏來。一向可好。有些日子沒見面了。我們寨主爺。那天還打聽你了。秦天豹道。班大爺在着了。你給我回一聲。兵卒說道。秦爺。還回甚麼。你就自己進去吧。秦天豹這才同着尹萬方。走進三道寨門。就見兵卒同聲道。秦爺你好。我們這裏請安了。銀面鬼一看含笑說道。免了吧。秦尹二人跟着來到聚議廳。大寨主一看。師弟來了。遂笑道。兄弟。這些日子你在那裏了。爲兄我很想念你。沒有甚麼事。在我這裏住着。比甚麼不強。這次不用走了。秦天豹一聽歡喜說道。大哥。你這話說對了。今天我跟尹萬方。我們兩個人來到這裏。就沒打算走。因爲在外面得罪了仇人。再要是在外面遊蕩。恐怕有暗算我們的。班雄一聽說道。師弟。你這話說的太大胆了。你們得罪誰了。跟我談談。有名有姓的。還有不知道秦天豹是我的師弟的嗎。這不是說到這了嗎。願意在我這兒住着。你們就住着。要是呆着悶的慌話。可以隨便閒遊。要有人敢摸你們。他那就算太歲頭上動土了。秦天豹說道。大哥。我們得罪的這個人。大約你也有個耳聞。就是那新出世的神鏢將勝英勝子川。班大爺一聽就吓了一跳。心說。敢情是勝英。年青英雄各處露臉。那是一位當世英雄。身上的功夫太高了。三支金鏢一只甩頭。到處聞名喪胆。我要是早知道是勝英。我也不能說這麼大話。班大爺想到這裏。有心不管。又一想不是那

個交情。話已出口。那能再挽回的道理。遂又說道。師弟。你把得罪他的經過。跟我詳細的說說。我也明白明白。秦天豹這才把前後的事。班雄一聽說道。不要緊。他是艾蓮池徒弟。就是他到了。也得給你們兩造說合說合。也就完了。如果兄弟你把我的約出請勝英。教他到咱們這裏。我給你們介紹介紹。秦天豹聽了。也未加可否。這個話說過去有十幾天的光景。這一天有雙莊子安來老店褚金鏢回話。說現在店房住着兩位英雄。一位姓勝。一位姓李。特來拜山。班雄聽了一怔。見向回話人道。安來店住着這兩個人。他們是作甚麼的。叫甚麼名。回話人道。這是我們掌櫃的打聽明白。那位姓勝的。單字名英。號叫子川。人稱神鏢將。那一位姓李名白。號叫金星。外號人稱太白精虹風雷俠。神彈鎮乾坤。班爺聽了回頭說道。秦大弟。勝英來了。怎麼他來的這麼快。我正要找他了。他就來了。看起來人家勝英真算高。你跟尹萬方臨行時。到摩雲山人家不知道。現在這才幾天的工夫。人家就來了。秦天豹一聽說道。可了不得了。這勝英他來的這麼巧呢。怎麼他就知道。我往摩雲山這裏來呢。這裏頭有壞人了。班大爺道。兄弟。壞人是那個。秦天豹道。大哥。怎麼你繞住了。李白這個人。你還想的起來嗎。這小子知道咱們的底細。班雄聽了。沉了一會兒。忽然想起來說道。不錯。李白是咱的師弟。可是沒見過面。你要不提。我還真忘了。這裏面要是有李白。這是他把勝英領來的。既然如此。我還不能不見。當初跟李白有個磁兒。這小子才叫欺師滅祖。跟咱們是一個師父學藝。後來聽說我當山大王了。棄却師徒之情。另拜他人門下。後來又請出



老劍客歐陽深學藝。彈打聯珠。今天他既然同勝英前來。咱們聽他們是甚麼口吻。要是打算了事來的。咱們以後還得跟李白近乎近乎。當初不願意跟我們在一處呼兒喚弟。到現在跟俠客走在一處了。總算不含乎。倘若是前來借着勝英力量挾制我等。我教他難逃公道。大寨主想到這裏。當時把回話的打發走了。夜間跟秦天豹商量到天明。看了看天已大亮了。這才打發頭目。到安來店去請勝李二人。工夫不大。果然來了。秦天豹不教班爺出去迎接。等他自己進來。花面魔王一想不對。這才率領三子二位寨主。走到三道寨門。見着勝李二人。彼此客氣了一番。耳聞勝英可比俠義。我當是怎麼出奇了。今日一見。也不過如此。見面客氣了一回。然後讓到議廳。這時候秦天豹還在裏面了。看見勝英把身形坐穩。細打量了一番。才知道勝英。他的模樣兒。秦爺看着大寨主給勝英指引。後來到了年青的這兒。這叫報名相見。秦爺這個氣可就大了。心說師哥。你這個面兒。給他們的也太大了。想我秦天豹還在他的面前報名。倘若他們衝着我說幾句幹甚麼的話。你說我是聽不聽。秦爺想到這裏。這才起身走出了聚議廳。班大寨主一看。師弟走出去了。心說你這是怎麼的了。我教你報名相見。我有什么用。我爲得是教勝英知道我這裏了。他們爲甚麼來的。好教他說話。怎麼你走呢。大寨主正在想着。就教人來請英挑了眼啦。請問大寨主。方才那個人。是看不起我們是怎麼着。班雄聽了。接着這就把勝李二人的來歷。對勝英說了一遍。勝李二人聽完了這個話。才知道方才走的。正是秦天豹。班說道。大寨主。既然秦天豹在此。我二人總算沒白來。

我們來到貴山。就爲他一個人。我們可得當場比試比試。就是輸在他的手裏。也算爲朋友盡了責任啦。不能教義弟鐵天勝怒氣不出。班雄聽了說道。勝義士。方才已然說過。這件事既然你來在我糜雲山。不才我得出頭給你們兩下調解調解。教他認罪伏輸。你們兩家永結盟好。勝義士。你看怎麼樣。勝爺聞聽說道。大寨主。要說我們兩家這點小事。不值一了。非得我們兩人見過了招。才能算了。我義弟被他打的。已然吐血了。要不然在這時候。我也把他打吐了血。班雄聽了說道。勝義士。話不能這樣說法。要是你能聽我的話。我把他叫出。來在你的面前陪禮。那也就够看的了。勝英聽了沒等說出話來。李白在旁邊說道。大寨主。要說這個事。可不與我相干。可有一節。我聽你說的話。太有氣了。既然秦天豹打傷了鐵天勝。你就該教他奔馬集村。那才合乎了事的情理。現在我兄弟到了。你說把他叫出來陪個理就算完了。這分明是小看我們。這個事要輪到你的身上。你能完的了嗎。眼睜鐵天勝被打吐血。誰能够跟他善罷干休。要打算了也成。由我李白這說。當面交出秦天豹便罷。不然的話。想完萬難。班雄聽了這個話。不由得火往上冒。用手連連點指李白叫道。李白。他們兩造的事。那有你說的話。我是看你跟勝義士一同來的。不肯以惡言相加。不然老夫喝喊一聲。要你的命。李白呀。你聽我良言相勸。站在一旁聽着吧。並且我跟勝義士談話。沒有你發言的必要。李白聽了說道。班雄。你這叫打哭哄笑了。當面說好話。背地施毒手。今天我們二人前來。實話告訴你吧。早已看破你的鬼計。教我們在安來店住了一夜。你暗含着

派人。盜走了勝爺魚鱗紫金刀。現在裝作不知。你當我們是三兩歲的小孩子啦。別的話不用說。當面交出魚鱗紫金刀跟秦天豹。萬事皆無。如若不然。我要將爾等斬盡殺絕。李爺把話說完。站在一旁。雄糾糾氣昂昂。那樣的威風。就叫令人可怕。這把魚鱗紫金刀。可不准知是人家摩雲山的人盜走的嗎。李爺的意思。是要看着他的形色。如果真是他們盜走的。他必定得意揚揚。李爺只顧這麼一打算不要緊。可了不得了。真把班英雄給氣壞了。自己心中暗說不好。勝李二人住在安來店。晝夜之間丟失魚鱗紫金刀。這事未免教人駭怕。憑勝李二人的功夫。誰人不知。並有俠客之稱。兵刃被人盜走尚且不知。那個盜刀的人不問可知。非劍即俠。要不然決沒有這麼大的本領。今天李白口口聲聲教我獻刀。萬事皆休。如其不然。豈肯跟我善罷干休。要說實理。也不能怨人家李白。怎麼偏偏住在我的店房。夜間就把刀丟了呢。這個事若輪到我的身上。可也一定是找摩雲山要刀哇。可有一樣兒。我跟勝爺是慕名的朋友。我所尊重他的地方。乃是一位英雄。既然刀丟了。我決不能袖手旁觀。必然派人各處尋找。把刀找回來。以明我的心。然後再與他們兩家解和。這够多麼好。不想你小子從中煽惑。給他們兩家挑撥事非。滿口說些無理的話。你既然如此。休怨我意狠心毒。不錯你的外號叫神彈鎮乾坤。我要打算要你的命易如反掌。班英雄想到此處。連忙用手點指說道。李白。量你有多大能爲。竟敢在我面前如此發威。今天你來到我的摩雲山。我觀其勝義士的面上。拿你也當作英雄。也與勝義士一樣恭敬。你這是借了勝爺的光了。不然的話。若是你一人前來

。要教你得了活命。我就不姓班。今天你再三的逼迫。非要動手不可。這也是你大數來臨。自尋其死。可休怨你家大寨主無禮。李白聽了這一片話。不由得火往上冒。跟着用手一指說道。班雄。你也不用耀武揚威。今天你家俠客爺既來之則安之。來到你的山上。就抱定給這一方除害的宗旨。像你們做賊的。早早晚晚都得死在我的手中。你現時這麼橫。也不過是烏合之衆。來來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李爺說着話抖身縱出了大廳。亮出兵刃就在當院一站大聲喝道。山賊還不出來受死。等待何時。班雄尚未答言。旁邊怒惱了一人。他看着李爺有氣。一句話沒說。飛身也縱出大廳。李爺一看。非是別人。正是寨主身後站着那個人。年在三十左右。藍黃臉。手中拿着一對雙鋼。來到李爺面前高聲叫道。李白。休得逞強。量你有多大能爲。你是不怕死。只管前來。少寨主要你死。李爺聽了喝道。孽種。休得口出狂言。你通賊。那人冷笑道。問你家太爺。姓班名信。外號人稱雙鋼賽寶。大寨主。那是我的天。某家是本山二寨主。李爺聽了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小賊崽子。大太爺打發你一死。你休得說我父要魚肝刀。班忠聽了。往後一撒身。擺雙鋼往裏進招。李爺急架相還。要論班忠功夫也不含罕。可得分跟誰。若跟李爺一比。可就差的太遠了。動上手也就是十幾個回合。李爺用了一招立劈華山。二寨主用雙鋼往上一迎。李爺隨着招收回來了。借着個機會。他走下盤。底下一脚踢在二寨主的胸膛。跟着把軍刃往外一擡。翻身栽倒。李白哈哈大笑說道。班天龍。你不出來受死。還等待何時。看見你兒子那個功夫。就看見你的

了。李爺正然說話。就見由廳裏出來一人。這時候二寨主也站起身形。羞愧滿面退回大廳。這人用手點指叫道。姓李的。你這地方不算英雄。我二弟身兒沒轉過來。你把他踢倒。你要是有真胆子的話。咱們兩個人試試比試。分個勝負。可別在這個地方。李爺聽了接着說道。你叫甚麼名字。你說到甚麼地方。你家李大爺何懼。少寨主道。好。你隨我來。說罷轉身就往外走。李白也緊自跟隨。這工夫少寨主也出了聚議廳。一直往後走。不住的招手道。姓李的。有能耐跟我來。李爺道。你就是有刀山油鍋。你李大太爺何懼。李爺說着話緊緊相隨。不多時追到近前。跟班忠相離也就有一箭之地。抬頭看見前面有一座高樓。心中明白。不問可知。當然是八卦五行醉仙樓了。我在安來店劉夥計跟我說過。醉仙樓怎麼厲害。裏面全是消息埋伏。你現在把我引到這裏。想着要誑我到樓上去。你那是妄想。你李大太爺能上你那個當嗎。既然我追你來了。我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先把你的人頭揷着。遂趕奔近前說道。你還教我費事嗎。少寨主一看追來了。遂緊自往那座樓上跑。李爺要追。李爺心說。說甚麼我也不往樓上去。李爺想的滿好。不料想雙足將然一接地。就覺着一軟。暗道不好。我上了當了。不料樓梯有毛病。地下也有毛病。跟着脚尖一用力。使了一手懶驢坐坡的功夫。往後面一坐。出去了六七尺。脚尖落地。就覺着脚往下一沉。李爺那知道地下有毛病。打算再往後蹤。可就來不及了。李爺跟着把軍刀往旁邊一擲。撲的把李爺掉在翻板裏。李爺生死暫且不要。再說勝英在聚議廳。自從少寨主會鬥李爺。心中很不滿意。要出頭幫着李爺動手。無奈

大寨班雄。說了許多好話。也無可如何。遂說道。大寨主。你要不與勝某交手也成。除非是把李白給我找回來。班雄一聽傲然笑道。勝義士。你要見李白不難。請你隨我一同到後面觀看。勝爺連忙說道。好好。如此說來。你就頭前帶路。說着二人邁步出了聚議廳。後面全山的人。隨着往外走。工夫不大來到後山。勝爺一看。吓了個胆裂魂飛。看見少寨主獨自站在樓梯上面。得意揚揚。却不見了李白。勝爺看着。不由得心中後悔。方才人家李爺跟少寨主動手。完全是爲我勝英。到現在蹤影不見。就是被害身死。也得見個屍首。勝爺想到這裏。不由得怒從心頭起。遂厲聲叫道。班雄。你這那是與我們了事。分明設下陷阱。要把我們一網打盡。不問可知。李白一定被你等詭計被害已死。我豈能與你等善罷甘休。神鏢將說到這裏就要動手拚命。大寨主連忙擺手說道。勝義士切勿着急。容我問問再動手不晚。說罷衝着樓梯上少寨主說道。班惠。李白現在那裏。班忠聞聽樂嘻嘻說道。要問李白被我略施小計已然掉在這下面翻板裏了。花面魔王聽罷遂叫道。勝義士聽見沒有。別說是李白就拿勝義士你現時所站的這地方。我要說叫你跟李白一樣。易如反掌。我這座樓。乃是名人所擺。消息埋伏無一不精。裏裏外外種種機關。還別說是你乃俠客身分。就是人間武術家劍上劍的主兒以及大羅神仙。他也難逃活命。花面魔王把話說完透出一份揚揚得意樣兒。正在這般光景。益聽得在樓上面有人嘻嘻的冷笑。緊跟着大喊了一聲。呸。班天龍少說狂話。聽你之言。也太自滿了。滿的你小子往外直流壞水。你當你這玩藝。壓倒天下英雄。據我看不值識者一笑。

